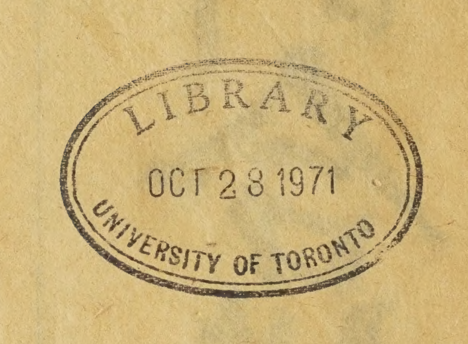


愛日堂四書遵註

旁訓合講

自序

我

國家鼎興以後崇正道以黜異說凡爲制舉

藝以闡發四子書之精意者

功令一以朱子爲主文治之隆依古以來所

罕及今

聖天子右文好古合六宇而陶冶於禮樂文章

之化四子之道直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

矣幸生其際者詎可不講貫而誦習之以
期與於一道同風之盛哉顧其書自漢儒
箋疏之後至有宋周子始以太極圖易通
啓其奧繼則二程張子大其傳而集其成
於後者朱子也其間范尹游楊謝呂之說
朱子既折衷之以載入集註矣自是而後
之發明者俱各有成書若黃陳饒史蔡林
王顧諸儒則其最表著者也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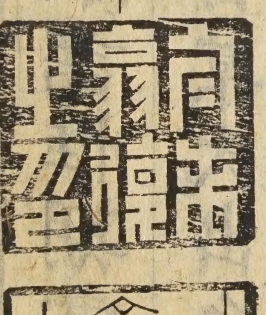
藏板

本朝以來之名公鉅卿復有以提其綱領而詳其節目則此中之微言精意似亦闡發詳明而不留夫餘蘊矣然而部帙既繁指歸復異非約其繁而使之簡去其異而使之一初學之士未必能遍觀而詳核也故近日之盛行於海內者郎用講章弁之於本文集註之上庶乎繁者簡而異者一矣乃代聖賢語氣序講而外為地既已無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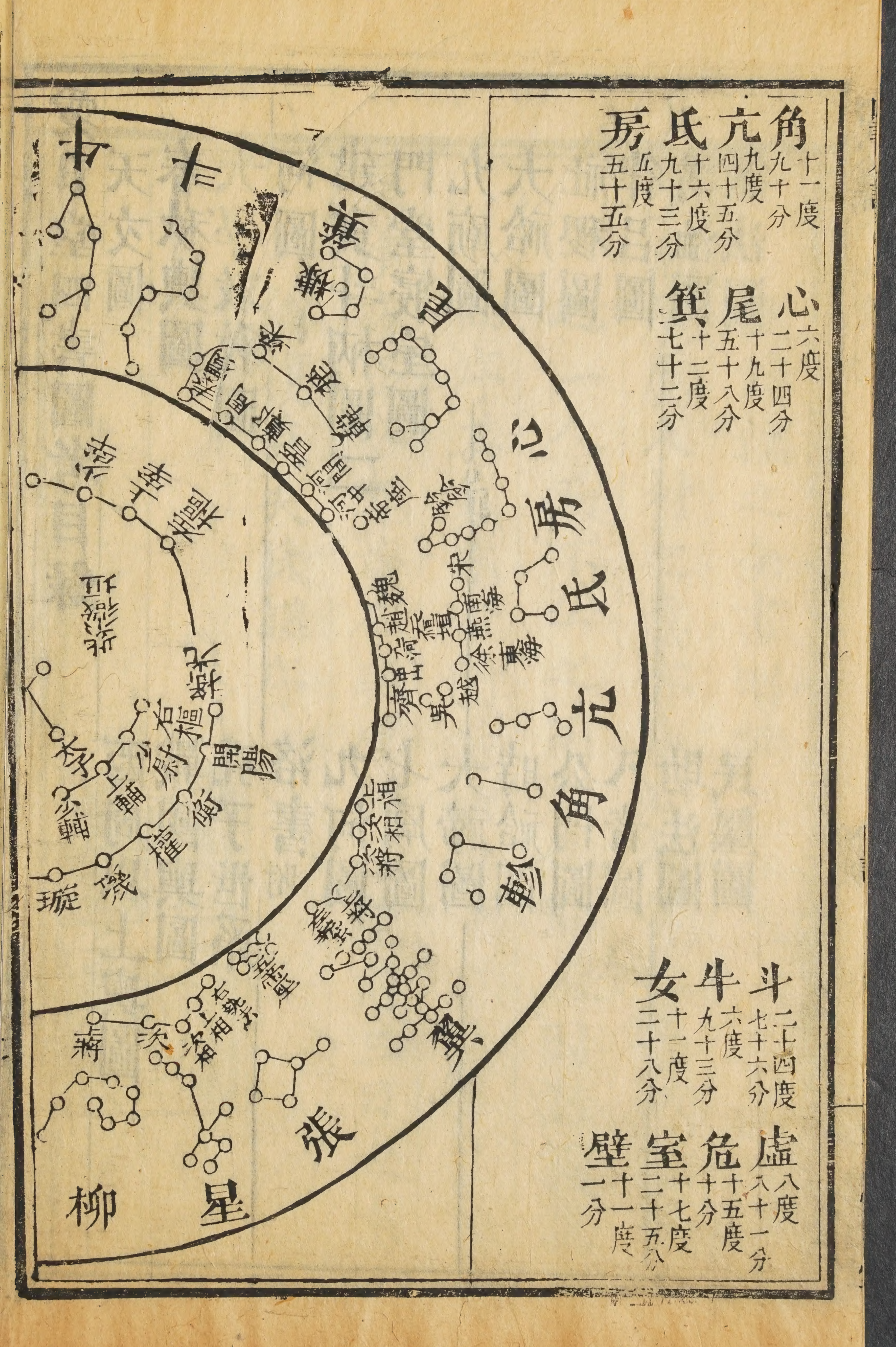
而更標指其綱維訓詁其字句聯貫其脈絡辨析其是非苟非去取洽於至當則於當日立言之本旨亦安在其脗合而無間也哉復於四子之書自或問語類精義輯略而下復旁叅互証以諸儒之論說每於理醇而旨括義明而詞簡者卽隨錄而彙存之歲戊申復假館於詹氏之闇然室與二三同志以卒業焉特其所採而輯者或

裁其一叚或摘其數語惟期書理明晰而
已未及詳載其本自某氏出自某書且順
文釋義亦有難於詳載者葢本意秪存以
自課而非敢出而問世也乃同志諸子力
請於復曰講章之設本以應童蒙之求爲
口耳之學也今子之所輯繁者簡矣而非
失之略異者一矣而非失之拘世之學者
得是編以正其趨由是而肆力於朱子以

及諸儒之全書則於
聖朝廣厲人材之意亦非必無當也子何獨秘
之一人而不公之同好也耶復因諾其說
而序其巔末於簡首云旹
皇清雍正八年歲在庚戌相月望前三日太末
翁復克夫氏謹序



愛日堂四書圖考目録



角十一度九十分
亢九度四十五分
氐十六度九十三分
房五度五十五分
心六度二十四分
尾十九度五十八分
箕十二度七十二分
斗二十四度七十六分
牛六度九十三分
女十一度二十八分
虛八度八十一分
危十五度十分
室十七度二十五分
壁十一度一分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張
星
柳

奎 十四度 三十二分

婁 十二度 二十四分

胃 十五度 九十八[illegible]

昴 十度 五十五分

畢 十八度 八十一分

參 觜 共十一度 九十七分



井 三十二度 七十分

鬼 二度 十八分

柳 十三度 零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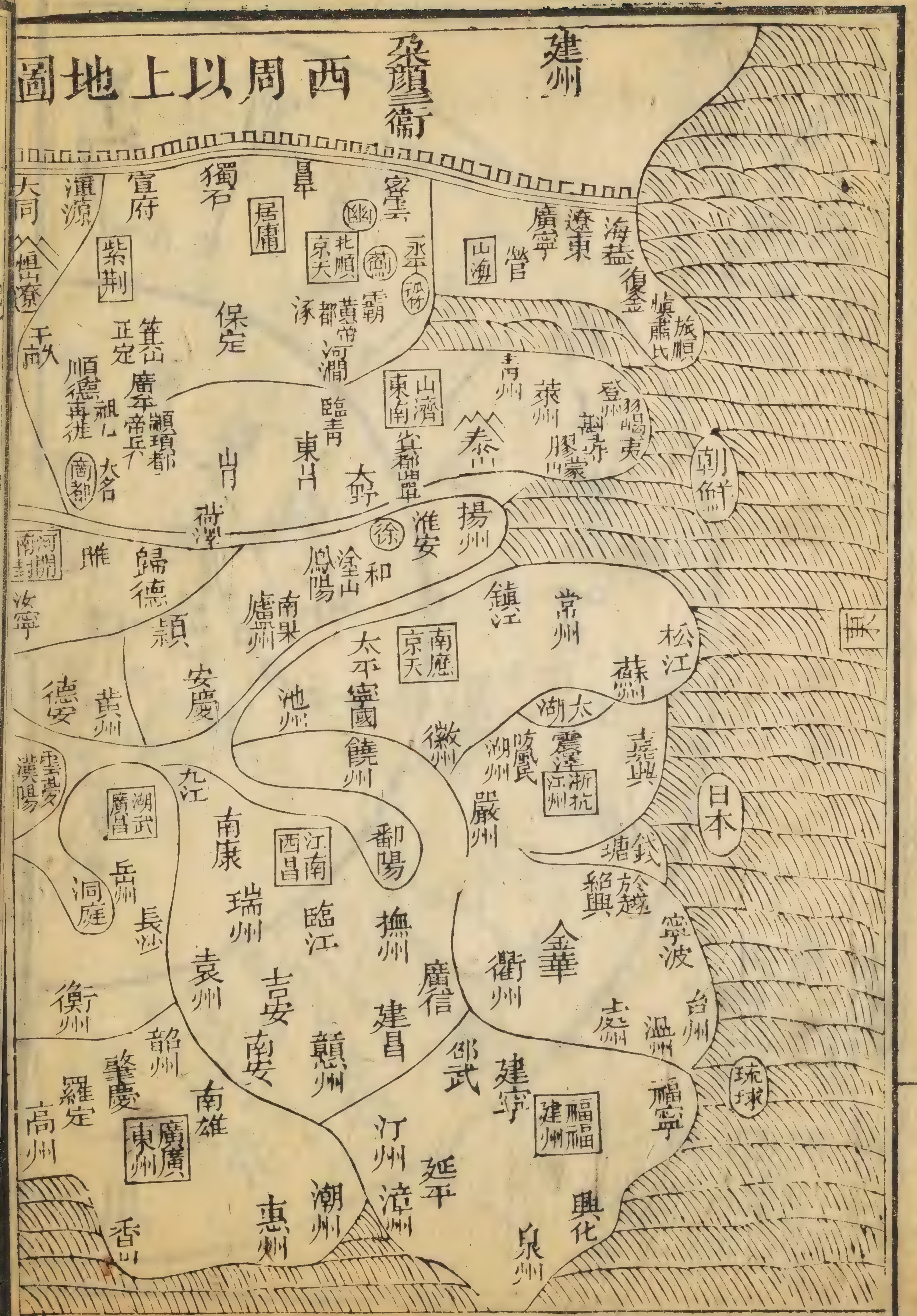
星 五度 八十八分

張 十七度 五十七分

翼 十八度 九十分

軫 十七度 五十七分

西周以上地圖



建州
大同
渾源
宣府
獨石
密雲
居庸
紫荊
北京順天
永平
山海
廣寧
遼東
海蓋
復金
旅順
保定
正定
霸
涿
河間
山東濟南
青州
萊州
登州
泰山
臨青
東昌
大名
揚州
淮安
徐
鳳陽
和
河南開封
歸德
汝寧
潁
廬州
安慶
鎮江
常州
松江
蘇州
太湖
南京應天
太平
寧國
池州
徽州
饒州
湖州
嚴州
浙江杭州
嘉興
朝鮮
日本
德安
黄州
九江
湖廣武昌
南康
江西南昌
鄱陽
岳州
洞庭
長沙
瑞州
臨江
撫州
金華
衢州
寧波
錢塘
紹興
台州
溫州
處州
袁州
吉安
廣信
建昌
衡州
韶州
肇慶
羅定
高州
廣東廣州
南雄
南安
贛州
邵武
建寧
福建福州
汀州
延平
漳州
潮州
惠州
興化
泉州
福寧
琉球
香山

北

長城東皆在偏北西北

朔

雁門

偏頭

山西太原

井唐

汾州

呂梁

冀

平陽

帝堯都

潞安澤

沁

彰德

太行

懷慶

夏都安邑

解

鳴條

桑林

相

絳

蒲

帝舜都

歷山

雷首

嬀汭

綏德

榆林

延

河套

雍

漆沮

周都

陝西西安

慶陽

豳

邠

固原

平涼

鳳翔

岐山

崇

畢

程

臨洮

鳥鼠

積石

蘭

甘州

涼州

肅州

玉門關

三危

寧夏

漢中

褒

漢

劍

龍安

錦

梁

保寧

四川成都

底柱

桃林

潼關

澠池

華山

終南

商都亳

河南

周營洛邑

為東都

嵩山

孟津

鉅橋

亳

歸德

南陽

襄陽

荊州

郢陽

禹

順慶

夔州

重慶

瀘

敘州

潼州

雅

邛

江

嘉定

永寧

鶴慶

馬湖

鎮雄

烏撒

烏蒙

遵義

東川

銅仁

思南

石府

貴州貴陽

安順

都勻

平越

思州

黎平

鎮遠

歸

崇

辰州

三苗

常德

寶慶

衡山

永州

麗江

大理

昆明

姚安

武定

尋甸

曲靖

順寧

蒙化

永昌

孟定

雲南雲南

景東

楚雄

鎮沅

孟艮

沅江

臨安

廣西

澂江

鎮安

田州

太平

思恩

慶遠

廣西桂林

平樂

梧州

柳州

思明

南寧

廣南

潯州

廉州

欽

雷州

越南安南

瓊州

西南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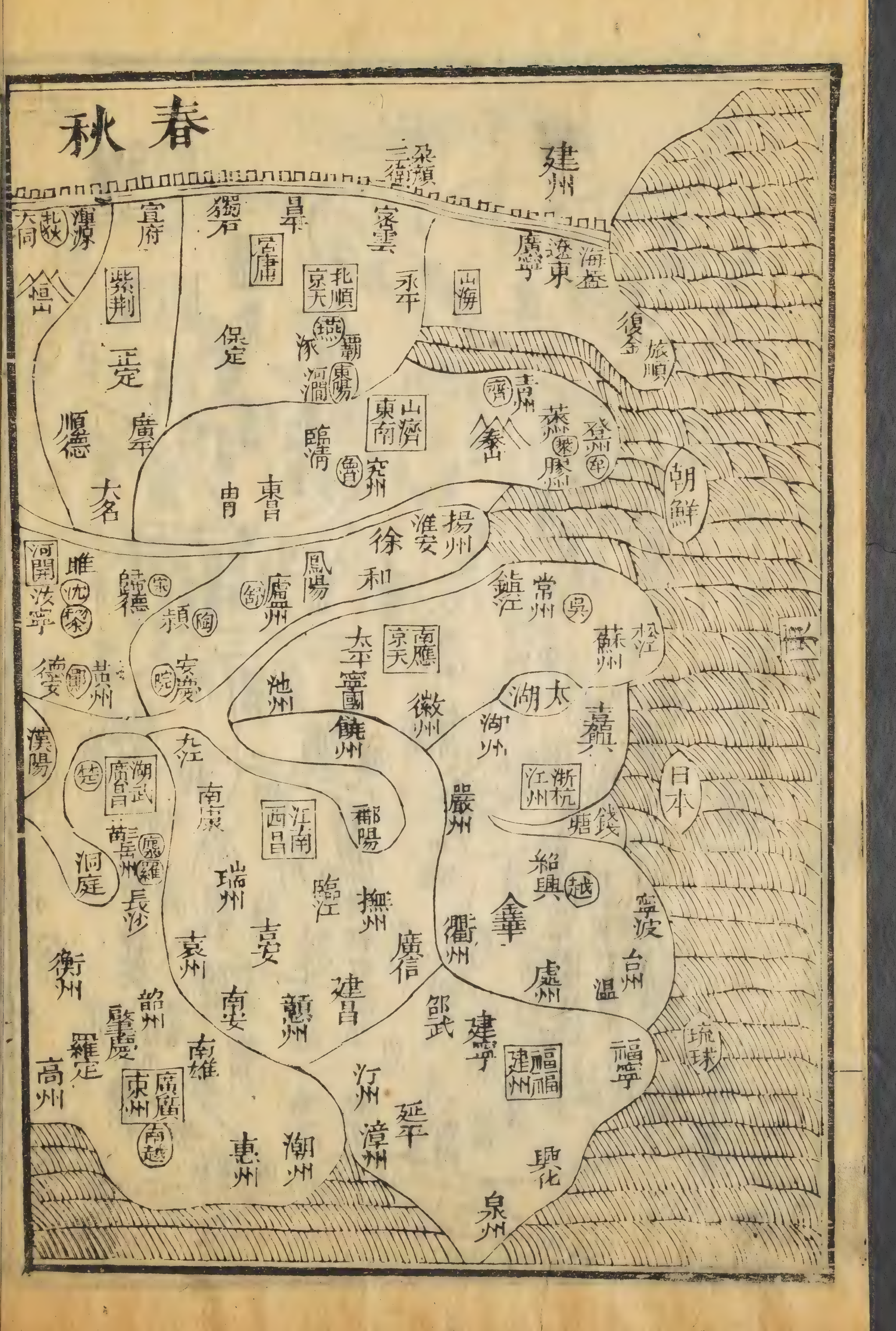
河源

西

哈密諸國

圖說

愛日堂



春秋
建州
朶顏三衛
宣府
獨石
密雲
永平
山海
廣寧
遼東
海蓋
復金
旅順
大同
渾源
紫荊
居庸
北京順天
保定
涿
霸
河間
東陽
真定
順德
廣平
大名
臨清
山東濟南
青州
萊
膠
登州
朝鮮
東昌
曹
兗州
揚州
淮安
徐
鳳陽
和
河開
汝寧
歸德
潁
廬州
安慶
常州
蘇州
松江
鎮江
南京應天
太平
寧國
池州
徽州
饒州
太湖
湖州
嘉興
浙江杭州
日本
漢陽
湖廣武昌
九江
南康
江西南昌
鄱陽
嚴州
錢塘
紹興
岳州
長沙
洞庭
瑞州
臨江
撫州
金華
衢州
寧波
袁州
吉安
廣信
處州
台州
溫
衡州
韶州
肇慶
羅定
高州
南安
贛州
建昌
邵武
建寧
福建福州
福寧
琉球
南雄
廣東廣州
汀州
延平
惠州
潮州
漳州
興化
泉州

地圖

北

哈密
諸國

肅州
嘉峪關
甘州
涼州
寧夏
河套
蘭
綏德
榆林
延安
固原
慶陽
周王畿
陝西西安
朝那
平涼
臨洮
鞏昌
鳳翔
秦
漢中
龍安
劍
保寧
錦
蜀
雅
四川成都
邛
江
嘉定
馬湖
烏蒙
鎮雄
烏撒
東川
遵義
永寧
河源
鶴慶
姚安
大理
武定
尋甸
鹿江
順寧
蒙化
雲南雲南
曲靖
永昌
孟定
景東
楚雄
鎮安
孟艮
鎮沅
沅江
臨安
澂江
廣西
廣南
西南諸國
朔
偏頭
雁門
山西太原
晉
汾州
絳
平陽
遼沁
潞安
彰德
澤
蒲
解
懷慶
太行
衛輝
華山
終南
潼關
河南東都
鄭
嵩山
南封
潼州
順慶
巴
夔州
夔
禹
鄧
南陽
郢陽
襄陽
穀
楚都
荊州
瀘
重慶
歸
銅仁
石府
思南
貴州貴陽
思州
黎平
鎮遠
平越
常德
辰州
寶慶
衡山
安順
都勻
程番
廣西桂林
慶遠
思恩
田州
泗城
平樂
梧州
潯州
柳州
永州
太平
思明
南寧
廉州
欽
南安
雷州
瓊州
南

戰國

建州
泰寧三衛
朵顏
遼東
廣寧
海蓋
山海
復金
旅順
密雲
昌平
燕順京天
居庸
宣府
渾源
紫荆
恒山
永平
保定
真定
燕
涿
霸
河間
順德
廣平
齊
青州
山濟東南
泰山
萊州
登州
臨清
東昌
兗州
魯
邾
大名
朝鮮
揚州
淮安
徐和
鳳陽
河間
魏睢
歸德
汝寧
潁
廬州
安慶
黃州
德安
鎮江
常州
吳
蘇州
松江
南應京天
太平
池州
寧國
饒州
太湖
徽州
湖州
嘉興
浙杭江州
日本
嚴州
錢塘
漢陽
九江
湖武廣昌
楚
南康
江南西昌
鄱陽
洞庭
岳州
長沙
瑞州
臨江
撫州
紹興
越
金華
寧波
衡州
袁州
吉安
廣信
衢州
處州
台州
溫州
韶州
南安
贛州
邵武
建寧
琉球
肇慶
羅定
南雄
廣廣東州
汀州
福福建州
福寧
建平
惠州
潮州
漳州
興化
香山
泉州

地圖

北

大同
雁門
朔
偏頭
山西 太原
趙
汾州
絳
平陽
韓
潞安
沁
澤
彰德
衛輝
太行
懷慶
解
蒲
綏德
榆林
延安
白翟
慶陽
固原
陝西 西安
秦
河套
寧夏
甘州
涼州
肅州
西寧 關
蘭
哈密諸國
平涼
鳳翔
鞏昌
臨洮
西羌
漢中
龍安
劍州
保寧
蜀
錦
漢
潼關
河南
南封
華山
終南
嵩山
南陽
汝寧
襄陽
荊州
鄖陽
承天
德安
雅
四川 成都
潼州
叙州
邛
江
嘉定
瀘
重慶
夔州 夷陵
順慶
禹
歸
黎
建昌
馬湖
鎮雄
烏蒙
東川
烏撒
遵義
思南
銅仁
石府
思州
鎮遠
黎平
辰州
常德
寶慶
衡山
平越
貴州 貴陽
都匀
安順
程番
普安
廣西 桂林
平樂
梧州
永州
潯州
柳州
廉州
高州
雷州
欽
南寧
思明
思恩
慶遠
田州
泗城
鎮安
太平
廣南
廣西
臨安
澂江
沅江
楚雄
曲靖
武定
雲南 雲南
蒙化
大理
順寧
姚安
鶴慶
麗江
永昌
永寧
孟艮
鎮沅
景東
安南
河源
西南諸國
國

南

大學政教圖

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 繼天立極 爲君爲師

三代 其法寖備

孔子 取法先王 以詔後世

顏子 曾子 獨得其宗 作爲傳義

孟子 沒而其傳遂沒

二程夫子 尊信表章 以接其傳

朱子 章句或問 爍然明世

孔子世譜

微仲—宋公稽—丁公申

襄公熙—弗父何—宋父周

厲公方祀

世子勝—正考父—孔父嘉

木金父—睪夷—防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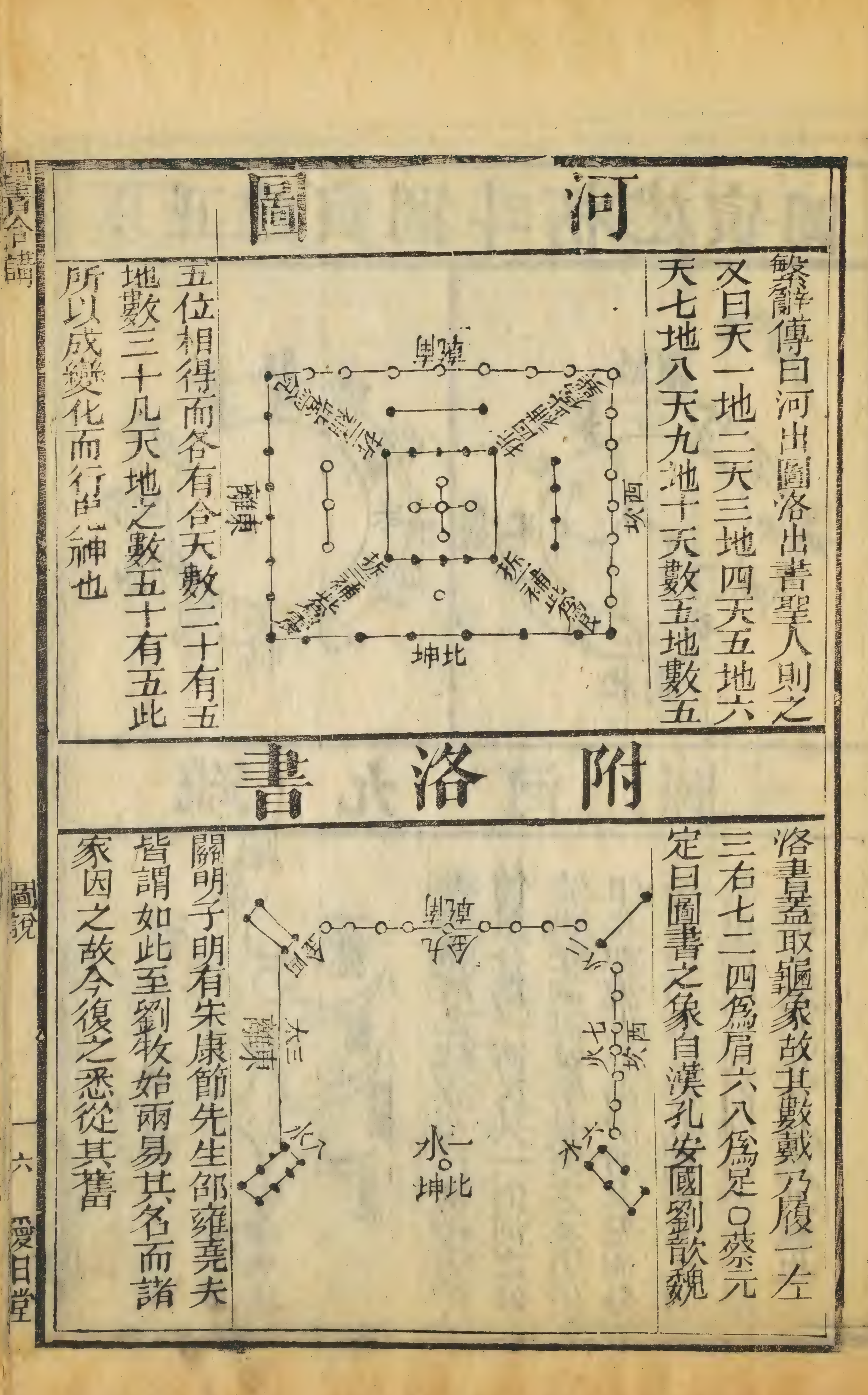
伯夏—叔梁紇

孟皮伯尼

丘 仲尼

河圖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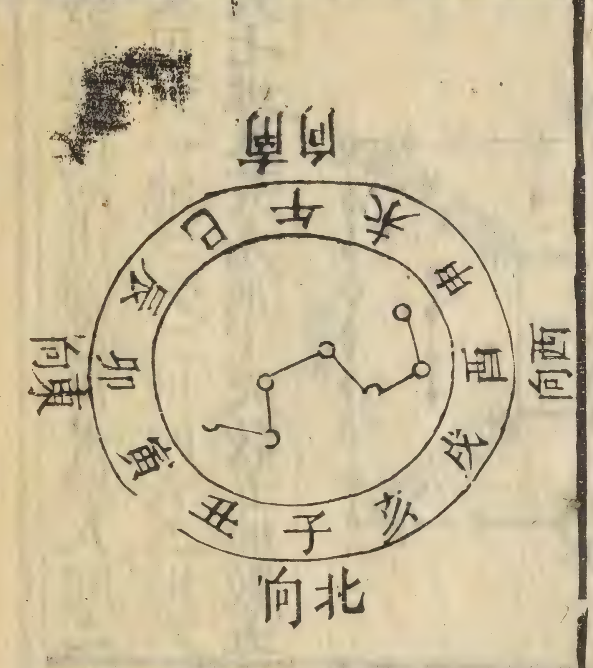
附洛書

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明子明有朱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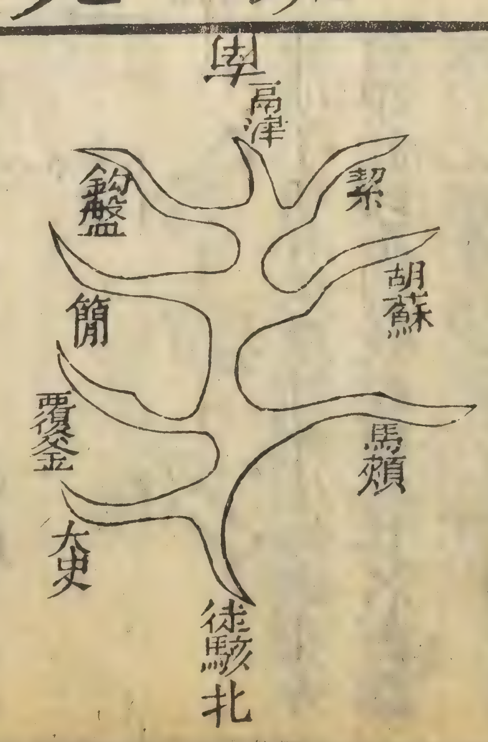
夏正建寅圖



斗柄建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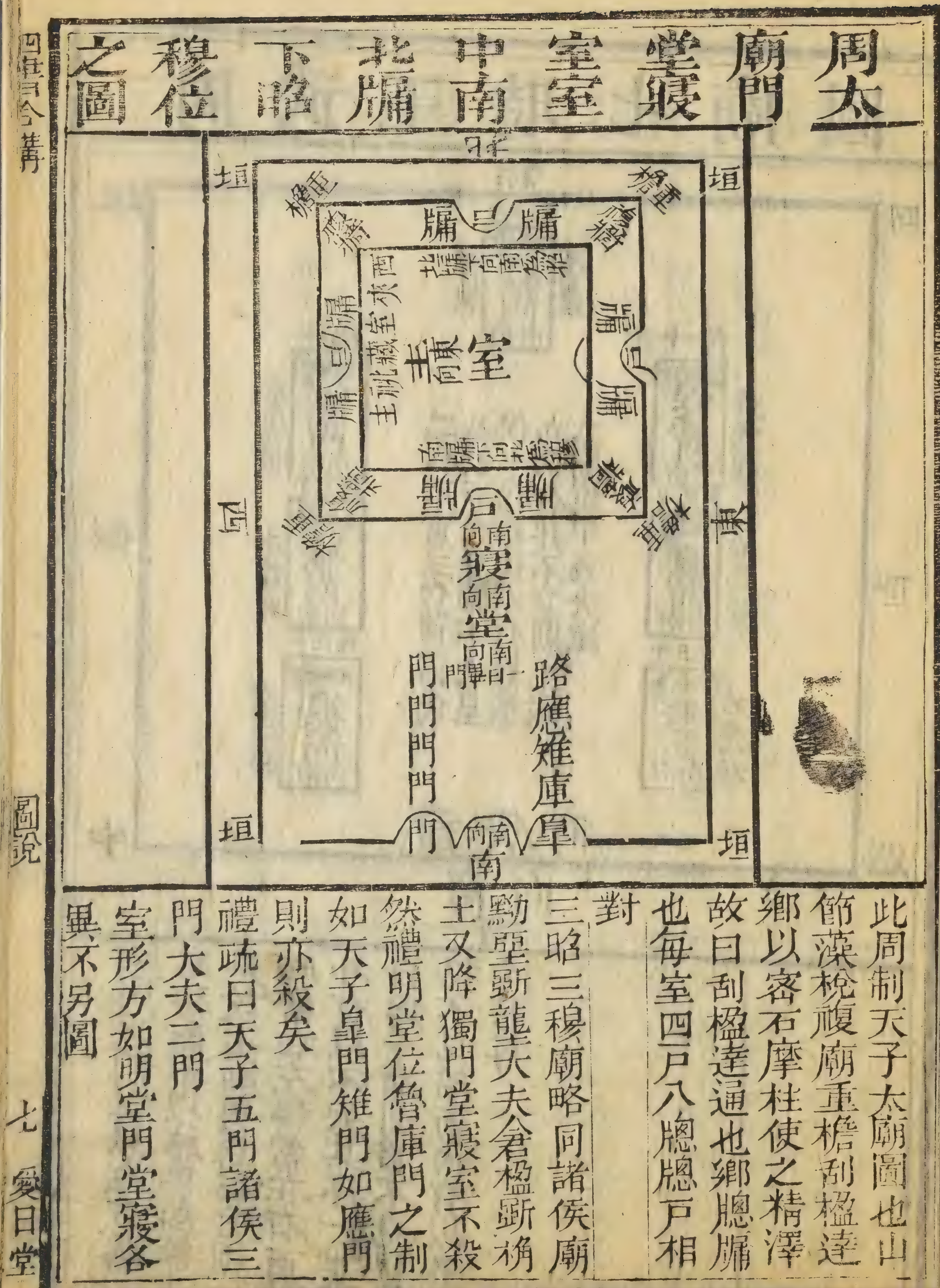


疏九河圖



書傳漯河之枝流九河當按書傳簡絜合為一河又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楚詞註徒駭是河之本道道卽北經流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閒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周太廟門堂寢室室中南北牖下昭穆位之圖



此周制天子太廟圖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曰刮楹達通也鄉牕牖也每室四戶八牕牕戶相對

三昭三穆廟略同諸侯廟黝堊斲礱大夫倉楹斲桷士又降獨門堂寢室不殺然禮明堂位魯庫門之制如天子皐門雉門如應門則亦殺矣

禮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

室形方如明堂門堂寢各異不另圖

周武王時七廟圖

北

始祖

百世 寢門 南向 不遷

十代 寢門 南向 左爲昭

十一代 寢門 南向 右爲穆

十二代 寢門 南向 左爲昭

十三代 寢門 南向 右爲穆

十四代 寢門 南向 左爲昭

十五代 寢門 南向 右爲穆

二代不窋三代鞠一四代公劉五代慶節六代皇僕七代差拂八代毁喻九代公非不立廟主藏太廟室中西夾室

東 垣 宇 週 西 四

都宮門

南向

南

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七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

周九廟圖

北

四 周 週 垣 墻 宇

始祖后稷廟 百世不遷

十六代武世室宗 百世不遷

十八代康王廟 昭

十三代穆王廟 昭

廿二代懿王廟 昭

十七代文世室宗 百世不遷

十九代昭王廟 穆

廿一代共王廟 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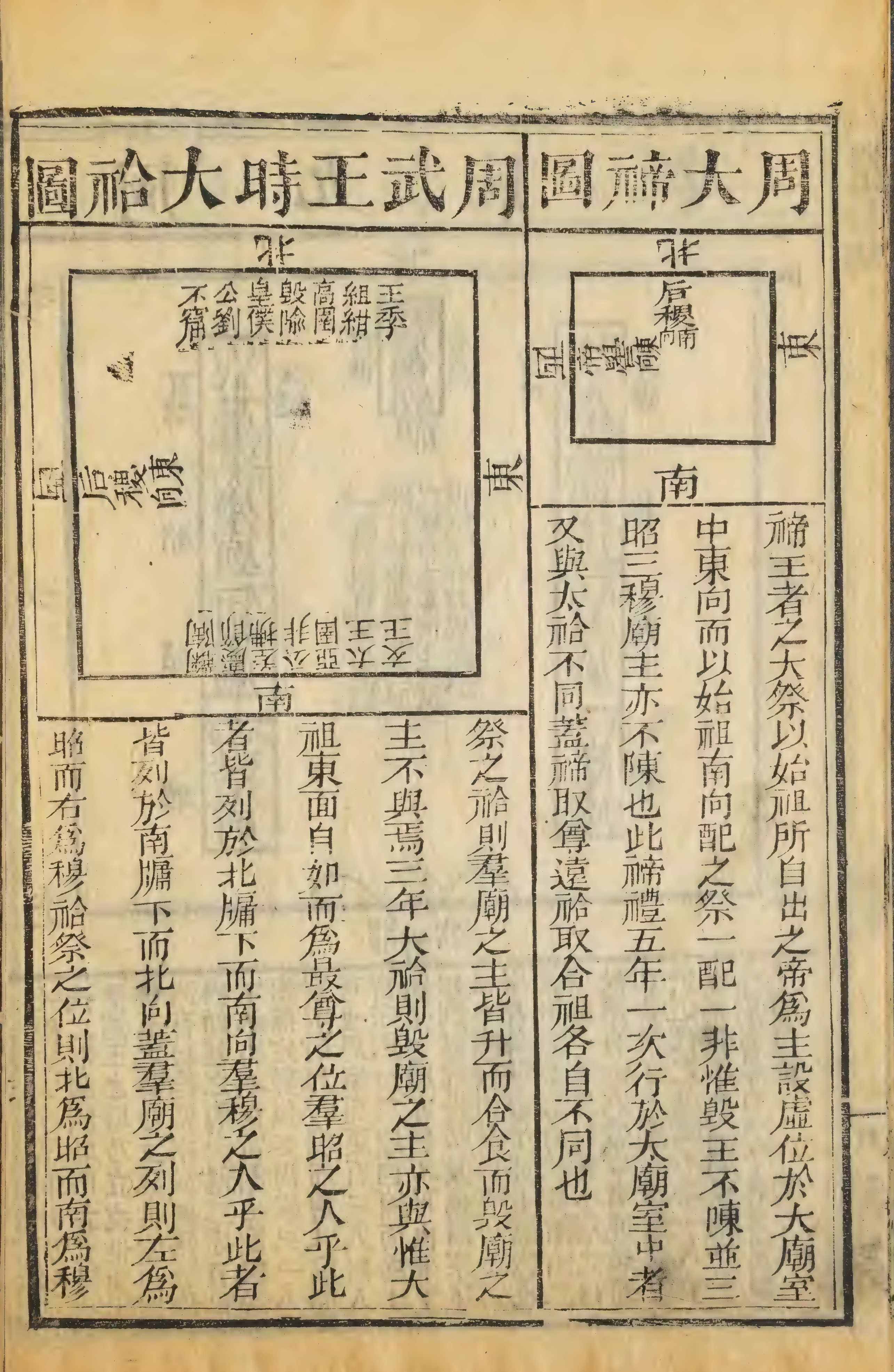
廿三代孝王廟 穆

一祖二宗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祧三昭三穆合太廟而七文武世室不在昭穆之數

都宮

南

七廟乃天子常制非周以前代之制開國時即立九廟也至懿王之時乃立文世室至孝王之時乃立武世室以文武有功德當宗故別爲立廟與始祖之廟一祖二宗百世不祧本不在常制七廟數葢宗無定數假如周家只一人當宗則加一廟而爲八廟亦可也周家而更有三人四人當宗則加三廟四廟而爲十廟十一廟亦無不可也朱子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數內者恐有功德當宗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按此謂如殷有三宗周有二宗倘以爲宗即在七廟之內使更有六人當宗者連始祖已占滿了七廟之數豈後世於近代之祖禰不祭一人乎故知宗不在七廟之數天子七廟自是有天下者之常制不可易也



禘王者之大祭以始祖所自出之帝爲主設虛位於大廟室中東向而以始祖南向配之祭一配一非惟毀王不陳並三昭三穆廟主亦不陳也此禘禮五年一次行於大廟室中者又與大祫不同蓋禘取尊遠祫取合祖各自不同也

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而毀廟之主不與焉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惟大祖東面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

周武王時時祫圖

北

王季

組紺

高圉





后稷東向

東

西

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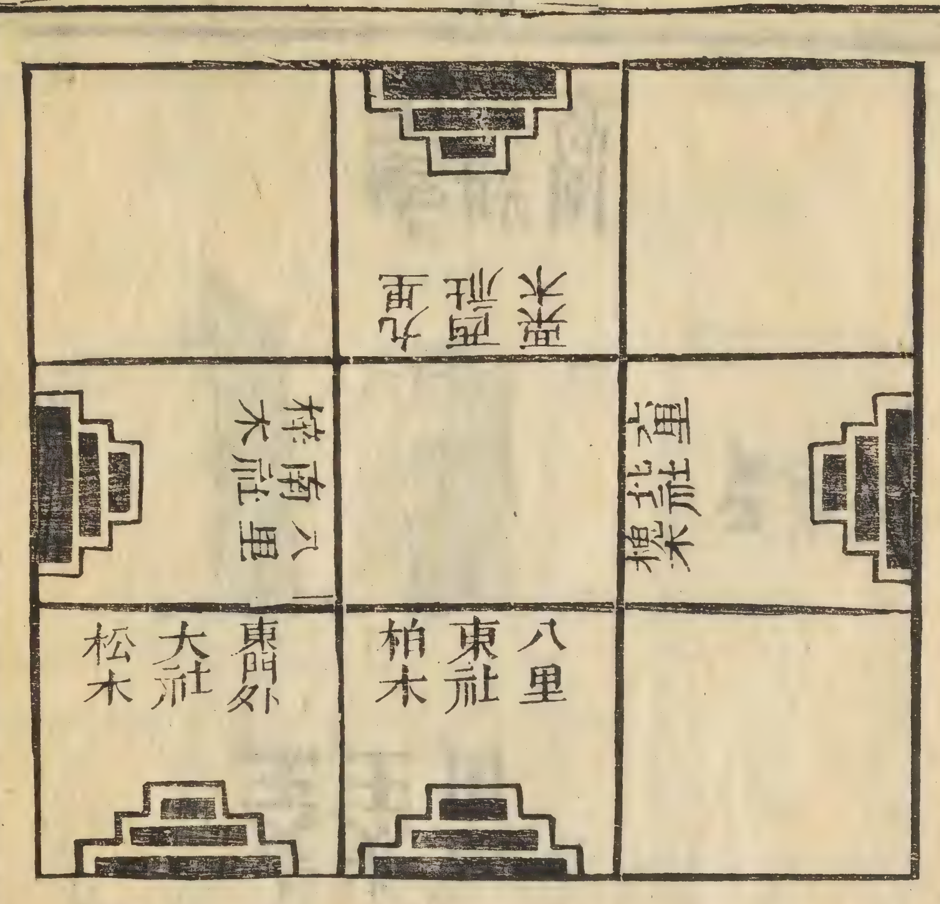
太王

亞圉

南

春時特礿各祭於其廟非特始祖主東向卽三昭三穆廟主亦東向也祫禘禮疏禘次第也非大祭之禘祫嘗祫烝則三昭廟之主遷於太廟室中北牖下三穆廟之主遷於太廟室中南牖下南牖向北是爲穆北牖向南是爲昭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主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

五社制圖



天子之社廣五丈諸
侯半之五方之社其
土各象其方之色各
植其所宜之木封諸
侯則各分其方之土
冒之以黃土

帳闑圖

圖內君出臣入臣出君入係饒雙峯之說似覺無據惟朱子語類云中門謂右扉之中也扉卽棖也此爲定解饒說似應刪去但以先儒之說不敢安刪存之以備參考○魯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過位之處卽外朝也攝齊升堂之堂卽治朝也若內朝卽所謂路寢在路門之內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異姓大夫不得入焉夫子於魯爲異姓安得入內朝存疑以過位處爲治朝以攝齊升堂處爲內朝亦考之不詳矣

君位

攝齊　設階　升堂

此入臣班次之位

此入臣班次之位

屏　人君宁立之處爲虛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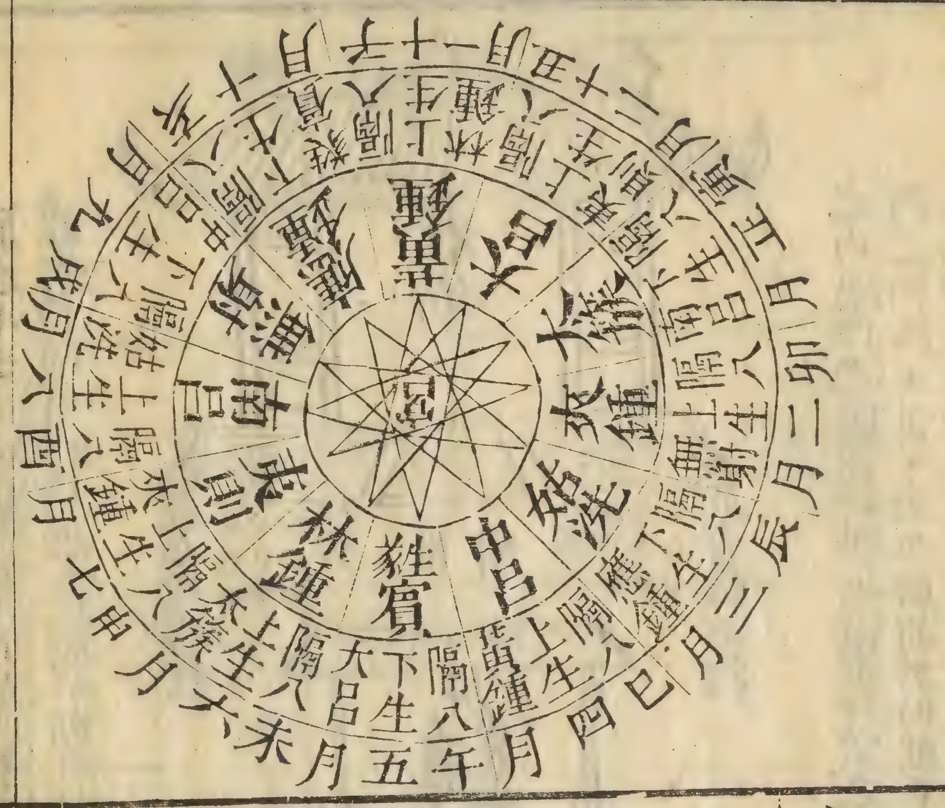
君出臣入臣出君入

扉棖　左闑　右闑　扉棖

帳闑之間中門也

帳闑之間中門也

律呂隔八相生之圖



律呂還爲圖



五聲八音之圖

宮
絃數八十一絲

徵 絃數五十四
絲音 琴 瑟
生於離

土音 塤
生於坤

商 絃數七十二
金音 鐘
生於兌

石音 磬
生於乾

羽 絃數四十八
革音 鼓 鼗
生於坎

匏音 笙
生於艮

角 絃數六十四
竹音 簫 管
生於震

木音 柷 敔
生於巽

三分損益

宮
黃鍾八十一 管至長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損二十七得五十四
聲至濁

徵
林鐘五十四 管次短
十八 十八 十八
益十八得七十二
聲次清

羽
南呂四十八 管至短
十六 十六 十六
益十六得六十四
聲至清

商
大簇七十二 管次長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損二十四得四十八
聲次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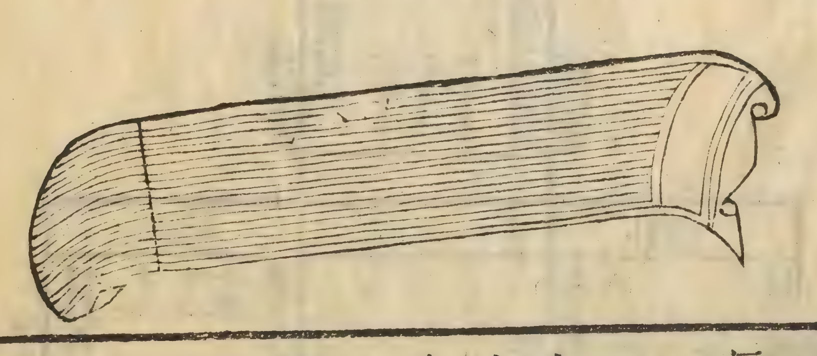
角
姑洗六十四 管不長不短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零數不算
聲半清半濁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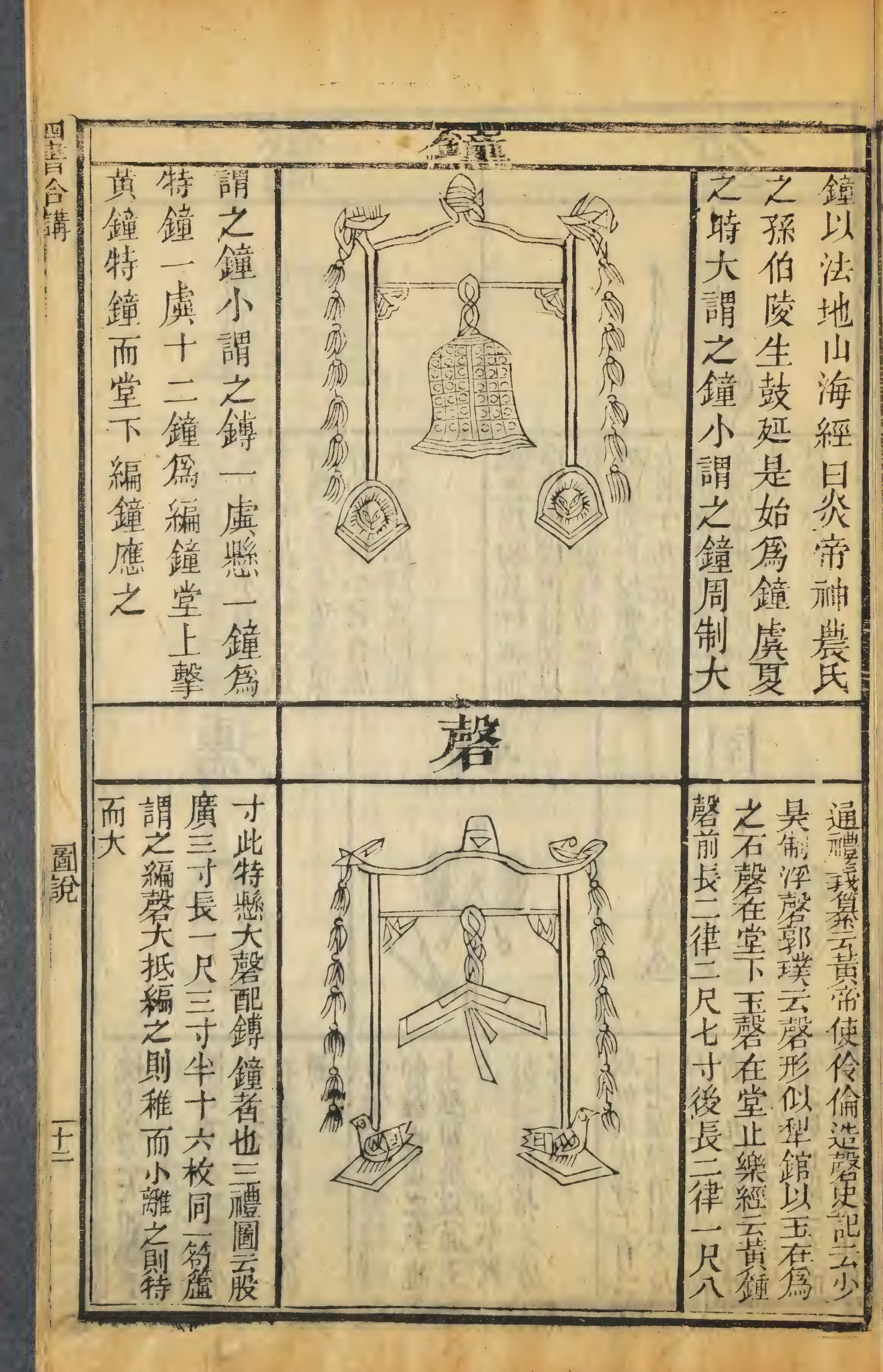


伏羲制桐爲琴上圓下方法天地前廣後狹象尊卑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濵言其服龍池八寸象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氣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腰廣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義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暉象閏第一絃爲宮次商角徵羽次少宮少商

瑟



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破爲二十五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絃謂之蕃蕃者羸餘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俱用之樂書云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即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



鐘

鐘以法地山海經曰炎帝神農氏之孫伯陵生鼓延是始爲鐘虞夏之時大謂之鐘小謂之鐘周制大謂之鐘小謂之鎛一虡懸一鐘爲特鐘一虡十二鐘爲編鐘堂上擊黄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

磬

通禮義纂云黄帝使伶倫造磬史記云少昊制浮磬郭璞云磬形似犁錧以玉石爲之石磬在堂下玉磬在堂上樂經云黄鍾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特懸大磬配鎛鐘者也三禮圖云股廣三寸長一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虡謂之編磬大抵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

簫

大簫曰言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簫曰筊十六管長尺二寸以竹爲之參差象鳳翼聲如鳳鳴小者有底大者無底謂之洞簫

笙

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性象植物之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之金薄葉也吹則鼓動其簧而聲發笙長四尺諸管參差如鳥翼

壎

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圍五寸半長二寸生有四孔二孔通凡六孔其聲尚宮其音則濁

鞉

帝嚳命垂作鞞鞞即鼗也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持柄搖之旁耳自擊

圉

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用刻木長尺櫟之二十七齟齬者三九之數陽成於三變於九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

溝洫畝

遂縱　溝橫

每一目當一井

井爲之一成

一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謂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澮制圖

三

洫　洫

澮

每一目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一成之田

澮

洫

洫縱　三　澮橫

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入大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七十助法圖

按公田七十畝內以十四畝為廬舍公田止五十六畝八家每耕公田七畝通私田七十畝是十一中取一分也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公田 內以十四畝為廬舍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百畝徹法圖

按公田百畝內以二十畝為廬舍公田止八十畝八家每耕公田十畝通私田百畝是亦十一中取一分也故註曰輕於十一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公田 內以二十畝為廬舍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廛市圖

後市之廛乃市廛而不征之廛

民居	市 廛 廛	民居
民居	王宮	民居
民居	社稷 朝 宗廟	民居

左右各三區之廛乃廛無夫里之布之廛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為市四面皆有門商賈百物至此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爭亂併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為廛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四十家共一區凡九百所謂一畝半在邑也蓋廛有二義賦其廛者謂市地之賦稅也受一廛者所居廛市之地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書業堂四書體註合講諸儒姓氏

朱子熹 元晦 新安 晦菴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明道 伯淳　程子頤 伊川 正叔

張子載 橫渠 子厚　和靖尹氏　上蔡謝氏

廣平游氏　龜山楊氏　安定胡氏

藍田呂氏　華陽范氏　眉山蘇氏

延平李氏　致堂胡氏　東萊呂氏

南軒張氏　止齋陳氏　北溪陳氏

勉齋黃氏　慶源輔氏　九峯蔡氏

覺軒蔡氏　三山陳氏　潛室陳氏

西山真氏　蒙齋袁氏　徽菴程氏

玉溪盧氏　雙峯饒氏　勿齋程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張氏　番陽齊氏　魯齋王氏
番陽沈氏　疊山謝氏　蛟峯方氏
新安吳氏　仁山金氏　番陽李氏
厚齋馮氏　四如黄氏　勿軒熊氏
魯齋許氏　臨川吳氏　圭齋歐陽氏
雲峯胡氏　新安陳氏　新安倪氏
番陽朱氏　東陽許氏　瓊山邱氏
虛齋蔡氏　次崖林氏　觀濤王氏
紫峯陳氏　侗初張氏　敬齋胡氏
東一李氏　敬軒薛氏　明卿陳氏
麟士顧氏　上王劉氏　江陵張氏
石簣陶氏　伯玉陳氏　敬菴許氏

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荆川唐氏　因之吳氏　昆湖瞿氏
卓菴張氏　幾亭陳氏　九我李氏
了凡袁氏　漪園焦氏　岵瞻葛氏
涇陽顧氏　大士陳氏　毅侯李氏
東溟管氏　正希金氏　蓀右吳氏
靜菴史氏　稼書陸氏　滄柱仇氏
介眉陳氏　同人儲氏　大山劉氏
健菴徐氏　際飛黃氏　武曹汪氏
授一萬氏　岱雲李氏　木臣來氏
紫登范氏　仞直金氏　眉峰劉氏
誠菴沈氏　梯霞陸氏
參閔姚氏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楊光祖 覲文
王 緈 芝山　毛廷梓 恭居　徐鍾郎 爾良
楊永昇 熙時　楊榮祖 叔茂　王應秋 西成
謝行安 汝止

校訂姓氏

姜利甫 贊廷　王學琰 琬如　吳一儁 汝超
徐 卓 立齋　袁 棣 觀衡　詹弘毅 曾可
余之栻 繼南　藍應傑 秀英　詹弘道 思行
杜發煌 光昌　姪孫 體貫 如玉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著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
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愛日堂四書體註合講

太末翁　復克夫編次
同學詹文煥維繁參定

聖經章全旨○此章乃孔子明先王大學教人之法以詔後世而曾子述之者也前二節總論大學之綱領而推其先後以結之示大以知序後四節詳言大學之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人以知要分之則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六條目之綱領合之則明明德又爲一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

大學節旨○聖人設教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道何在乎一在明明德己之德本明也但氣禀拘於生初物欲蔽於生後未免有昏昧之時然終無息滅之理故當因其所發而遂加以知行之功使拘者正蔽者開而復其本明之初焉此大人行體之學然明德又人所同得而非我之所得私也一在新民民之德亦本明也而不能不汚於氣習又當推吾之所明者感發開導使之亦革其舊而自新焉此大人有用之學然明德新民各有當然之極不可以私意苟且爲也一在止至善必當使己德無一毫不明民德無一人不新到至當恰好地位而後已焉此大人體用會極之學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大是大人與小子對學是學問之學非學校之學道是修爲之方法三在字作當字看德即仁義禮智之性是也德而曰明者以這仁義禮智之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故也心非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上明字言工夫下明字連德字說章句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虛則有以具衆理靈則有以應萬事具衆理體也應萬事用也明德合體用言明德不特靜中發見雖動中亦發見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皆是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一念悚然自覺其非便是工夫下手處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擴充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下格物致知所以啟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修身所以致其明之之實新與舊對去其舊染之汚則又成一個新底民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存天德）在親民（行王道）在止於至善（兩造其極）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指家國天下之人不單是自姓言明德就言新民者民生天地間與吾同體同類若幸有以自明其德豈可置斯人於度外故必思所以新之新者一則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二則設施條教使他去做工夫三則有禁有刑以革其非心新主教化說但亦有養以爲教之地在也不是自家德未明更都不管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若小小效驗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身觀感至善是無過不及所在善字輕至字重程子所謂以其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而之他新民屬人身事亦能使之到極好處者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所謂勞之來之云云自然解到極好處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明德有所未到末句總上二項雖非外有所加却宜看深一層方合三綱領章句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盖自散在萬物者而言則曰事理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一也

知止節○明新固皆欲止至善矣要必知止而後能得止也誠能格物致知而洞徹乎明新之止則識得去處方寸之間物皆有定理而后志有定向矣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撓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能靜則憧擾不形隨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悉協於當然之則而后明新皆得所止矣得止由於知止如此

此推本上文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明德新民要緊是止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上止字是說工夫此止字即當至善字知字重看乃融會貫通之謂就現成說其工夫則在前一步即下格物致知是也知止是知至意誠中間事定以理言故曰有惟理是主是非自然眩他不得靜非寂然不動之謂要看註不妄二字見動念就在止善上靜以心言安以身言能安者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慮即研究其所知者但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於大頭腦處見得慮是臨時研審工夫於逐事上見得精詳慮字甚重是知與得交接頭吃緊處歷是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得是實得此至善於已也知與得俱兼明新說定靜安在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盖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本格致來雖分志）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心所處之事然俱在知邊說得是誠正后事）**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結次）

物有本末事有終（節　總結示人知序）**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本我明德以化之處）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即平也齊治亦然三者是推此理）**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定靜安慮每句要上根知止來下起能得去定靜五者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五者便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

物有節○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物不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必知止方纔能得事不有終始乎本與始所該先末與終所該後者曉得先後之次第則進爲有序自然由本以及末而人已合一之理由此漸會其全自始以至終而知行兼至之功由此馴致其極而於大學之道不遠矣

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事節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此知字淺看只在知止之前

近道有工夫在非只僅知其序節便爲近道也首節道字是進爲之方此節道字是當然之理有是當然之理故有是進爲之方進爲之方節從當然之理生來首句結第一節次句結第二節末兩句再總結兩節

古之節○見以八條目之先後言之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遽求之天下也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以天下之本在國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者不遽求之國也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以國之本在家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者不遽求之家也必所具各得所接感當以修其身以家之本在身人由於己也至於身之所主則心心不正則身無管攝欲修其身者必敬以直內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所發則意意不誠則心爲牽累欲正其心者必幾微克謹好惡無僞而先誠其意意非可言誠以誠也隱微之間眞妄錯雜意何以誠必先使吾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不知以致其知知又非懸空以致也理有未窮知何以致必即凡天下之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所以然之故而在即事觀理以格夫物也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見新民乃使人各明其德也治國等須各含傳意講治國須立標準胥教誨節傳中今與好之謂齊家須篤恩義正倫理節傳

致誠正將只是體此理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格物是窮此理

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覆解上節必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意見得先一層須極其下如何使后一層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亦極其下故註分知止得止言之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中仁讓教家之謂脩身兼所具所接言如傳中視聽食就所具言也親愛等就所接言也一身舉動由心檢制正者靜則鑑空衡平動則物來順應也意爲心之所發乃善惡分途之始誠者實用其力以去妄存眞也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住須從心之所發處下手誠意最是一段緊要處下面工夫一節輕一節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致推之以至於盡也誠意先致知者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眞實不是要知覺察意也若發意時加省察此是愼獨之事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致知乃夢覺關誠意乃善惡關又曰人鬼關格物者卽物之理而格之如表裏精粗窮之無不盡格物之要亦不外意心身家國天下等事格物是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一旦豁然貫通處格物非謂止窮一物之理便到亦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也如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豁然有貫通處六個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將些子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分個先後與人看不會做一件完又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物格節曰是何也誠能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處則吾心無少虧蔽而知已至可見致知在格物也知既至則眞妄分明發念都是眞實而后意可得而誠可見誠意當先致知也意誠則妄念既去中無所累而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正心當先誠意也心正則主極不偏有以檢其身而后身可得而修可見修身當先正心也身修則有以儀型於家而后家可得而齊可見齊家當先修身也家齊則有以感化平國而后國可得而治可見治國當先齊家也國治則舉此加彼而后天下可得而平可見明明德於天下當先治其國也反覆言之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

此覆說上文之意也格物力逐一去理會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已無不明致知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意誠由於知至者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自然意不得不誠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指出八條目之要是正結上文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此反言以正結之見未治必始于家方及其國與天下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益然用單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一好物事安頓後面固不得而知也知至以後善惡既判宜意無不誠矣而尤必加誠意之功者蓋天資高者纔真知便無苟且自欺之蔽一子育了天資下者致知是知上著力誠意是行上着力兩頭都要吃緊做工夫況克己之功乃是知止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則既真知誠意處亦嘗着力也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illegible]意始於坆拾也知行工夫原並做但到成時則知至而後意誠耳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知遂個各有工夫章句可得二字替謂此理既盡則意可得而實非謂知既至即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既誠即不必加正心之功也觀下傳所釋可見節節有工夫在

自人節●要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其身而齊治平則皆自修身而推之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一切皆以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為齊治平之本焉●

此於八條目中揭出一個總要來修身二字包格致誠正四件為本是為家國天下之本非為格致誠正之本也本字與前本字相應修身為本即明德為本之意以壹字包公卿大夫士在內天子有天下國家者也公卿大夫有國家者也上庶人有家者也貴賤不同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故皆當以修身為本錯字亦不可忒煞看輕錯之家國天下皆有齊治平之事但修身以推己及人則知之自明處之自當為其勿耳

其本節○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本先亂了却要家齊國治天下平必無是理矣天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在所當厚國與天下對家而言則在所當薄若不能修身以齊其家是所厚者已先薄矣而能治國平天下於所薄者反得加厚未之有也入大學者可不先務明明德以修其身哉

此反言以見修身為本之意所以足上節而結前兩節也重其本亂二句修身齊家須串說勿平對所厚者薄點根身不修來蓋所厚者薄即是未不治的起頭處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實致其力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

常存其心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全

滿其量

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堯典虞書峻書作俊●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言其末旣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厚薄字不同上所厚指家薄卽不齊下所薄指國與天下厚卽治平意

引德章本旨○此釋明明德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節不必分安勉不必用脫卸總重末句皆字見三聖都是如此學者所當法也

康誥節○聖經之所謂明明德者果何以見之乎昔武王告康叔曰人皆有明德但氣拘物蔽而不能明惟我文王則絶無拘蔽獨克明之以全其固有焉

克字雖訓能字然能字無力克字有力克是眞會底意思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意字中兼不牿於氣禀不蔽於物欲說克明二字相連德字自包明字

太甲節○伊尹告太甲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明命也人苟邪意不到便都喑損了惟我成湯靜存動察常顧此明命而無須臾之離焉

自人受之曰德自天言之曰命明命卽明德之本原顧字有惟恐失之之意卽明之之工夫也非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而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淸明及其動而已接物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常常提撕省察之意

帝典節○帝典贊堯曰德其衆理應萬事本峻大也人都被私欲狹小了惟我帝堯實能明之盡已之性貫通照徹而無遺量焉

克字與上同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此只就克盡已之性說若說光四表格上下便侵新民界限

皆自節○三書之詞雖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卽明明德也總言皆明已德以爲新民之本也

着此一句以別新民欐章句已德二字可見非爲仁由已之意也

新民章全旨○此以新民爲主而自新爲新民之本新命爲新民之應節意各相承說末節推論正是反君子之意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然新民之意却只於此可見首節自新根上明明德末節用極起下止至善所謂血脈貫通也

湯之節○聖經所謂新民者我又嘗考古而得之矣昔湯自銘其盤曰人之洗心如沅身然誠能一日之間有以發振起去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志氣旣誠確於其始矣

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立新之本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迎新之机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致新之効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結出勉人意 自新新民皆欲其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而非但一日已也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存養省察之功以生間斷務使私欲淨盡如沐浴之垢忍悉指而後已焉湯之自新如此則已德既明而新民之本立矣

銘盤者欲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也苟字最有力直從積習中奮然振作起來乃自新切實機關也苟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下二句是要常常加此無間斷也苟字一頓下二句緊接連看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爲新民之本新民工夫自新居其半蓋新民兼化之處之自新是化之也

康誥節●然非但自新已也武王告康叔曰民雖染於舊汚然善心未嘗滅息也當迎其自新之機而振作之使之舍舊而圖新者武之新民如此則民德已新而自新之功普矣

作字内兼感與教二意蓋民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民將觀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而時時提撕警策以引掖之則必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矣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謂振起個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已自新而我復振之也新民二字連讀作字即聖經新字作有鼓舞不已之意小註謂商民染穢已深至武王布維新之化民亦有自新之機此康誥意也傳者只斷章取義耳

詩曰節●更進而言之詩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爲侯邦其來舊矣至文王而聖德日新民風丕變始誕受上天眷顧之命焉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新至於命則自新新民之功無以加矣

新命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文王新命只是化行民歸國運自覺有煥發氣象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章句就新命上推出新民又從新民上推出自新

是故節●三王之必用其極如此是故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自新必止於至善始有以立新民之本新民必止於至善始有以盡新民之道蓋無所不用其極而不安於近功小效焉

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章句不及新命者自新新民之極即所以新命別無新命工夫也極即至善也

合有至善當止總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見人當知止于至善意 緡詩作緜。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引文王做個止于至善的樣子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至善章全旨●此釋止至善章內五引詩傳要得以詩釋經之意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以知止之事言也三節舉文王以立止之極以得止之事言也四節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乃至善之體所以立五節言新民止至善之言乃至善之用所以行此章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賢樂利是化及家國天下之事

邦畿節●聖經之所謂止至善者何如哉詩云王畿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而爲四方之民所當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凡物各有當止之地也

王畿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此節重一止字此止字以居止之止言下節止字以棲止之止言俱是借彼之詞寓此之意註中物字所該甚廣而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所當止之處至善是也

緡蠻節●物既各有當止之處而人可不知之乎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孝詩之處孔子讀之而有感曰黃鳥於欲止之時尚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而物之靈反昧其所止而不如鳥乎即詩與孔子言觀之可見至善所在人當知所止也

此承上節看重一知字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止以地言即隅山角高峻處木森蔚而網羅弓矢不及之地

穆穆節●欲知明德新民之至善而止之者其法文王乎詩云穆穆文王於戲其心緝續光明而無一毫之蔽故心無不敬而見於事者皆安於所止焉今即其敬止之大目言之如爲君之至善在仁文王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爲臣之至善在敬文王則以下服上而止於敬爲子之至善在孝文王則愛慕繼述而止於孝爲父之至善在慈文王則積德貽後而止於慈至於與國人交之道莫善於信文王則政如其心終如其始而止於信文王之一敬流通而自然止於至善如此學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庶幾得明新之所止而無難矣

此節不重文王只借文王而示人以所當止之則穆穆訓深遠之意觀意字不單指敬德之容說緝熙指工夫二字串看敬止敬字以全體言包下五者在內與下敬字專指敬君說者不同此止字亦以統體言與下五個止字各指一事說者不同詩止字本是語助詞此實解作所止之義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故曰安所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此節言止至善之實居明明德說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

止須訟得自然乃合凡事各有所止五者特舉其大以爲例耳國人不指民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家君在西伯都中者皆是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究其精微之蘊謂五者隨人所遇各有境界不同須窮究其道理纔能因時變化推類以盡其餘如夫婦兄弟之類五者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

瞻彼節○以明明德之止至善言之詩咏衛武公有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猗猗然而美盛矣因思我斐然有文采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用功之密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之所存瑟兮其嚴密僩兮其武毅外之所發赫兮其盛大喧兮其宣著此有斐之君子其終不可諠忘兮詩言如此由今繹之曰如切如磋者言君子之窮理既講習以辨其界又討論以致其詳學而知之以致其精也曰如琢如磨者言君子之退欲既省察以謹其幾又克治以求其粹修而行之以致其密也此知行交進而爲求止至善之方也曰瑟兮僩兮者言君子學修交進志氣淸明不假矜持自無放逸而謹而恂慄也曰赫兮喧兮者言君子學修既至嚴敬中存無事表暴光輝自形有威可畏而有儀可象也此內外相符而爲得止至善之驗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美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深入人心自然仰慕而不能忘也此明德之止於至善而發新民之端也

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詩詞藉過只重釋詩一段斐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上有斐含下四句下有斐包上四句治之有緒謂切琢而後磋磨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切琢而又磋磨工夫不輟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私先分剖天理人欲界限似切又仔細研析不使人欲稍混乎天理似磋先用力攻去物累似琢又仔細磨礲直至人欲淨而天理純似磨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也省察求已有未善克治去不善以從善也嚴密就心言是不粗疏而縝密武毅能剛强卓立不怠惰闒廢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本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

此節言止至善之實屬新民說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嚴密是橫說武毅是竪說宜著於喧義爲近盛大於赫義爲近必由宣著而後盛大詩文却先赫後喧故章句總說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儀者動容周旋中禮也自修跟道學來恂慄跟自修來威儀跟恂慄來四句分知行內外學主知言即格物致知事求知至善之所止也自修主行言即誠正修事求得至善之所止也二句是求止至善之方恂慄驗至善之得止於內也威儀驗至善之得止於外也二句是得止至善之驗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一也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得此理則爲盛德盛德至善串說言身之所得造乎理之所極也不能忘在秉彝上說若說德澤及人便侵下新民界限詩咏武公而傳者只借詩以釋經須推開方得勉人之意不必泥定武公說也

於戲節○以新民之止至善言之詩云於戲前王能使人至今不忘夫前王何以不能忘哉如武烈以啟後人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創統緒以貽子孫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纘承不替風淸俗美安享太平是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含哺鼓腹而樂其樂分田制里各有常業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耕田鑿井而利其利且功德及於天下後世如此此所以旣沒世之後而人之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而著明德之效也此節未嘗言新民止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重前王能使人不忘不重後人不忘前王上上不忘以佩服其道德言此不忘以感戴其功業言四其字指前王下賢親樂利四字是前王所貽上賢親樂利四字是後人被前王所貽之澤嘉言淑行賢有師道創業垂統親有父道風淸俗美樂在太平之化分田制里利在衣食之資拈出父師敎養四字最妙賢其賢不專指後賢兼後王之賢者說後賢後民貽國與天下後王貽家自前王視之則皆民也

聽訟章全旨○此釋物有本末之義所包甚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是以聽訟使無訟分本末非以無訟使無訟分本末通章重一使字聽訟則徒求民新使是末使無訟則必明德旣明而大畏民志便是本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本于明德來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聽訟節○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何如哉夫子嘗自聽民之訟而斷其曲直吾亦可以猶人也必也使民由直兩忘自然無訟可聽乃爲貴乎夫子之言如此是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良心內愧自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果何道而能使之然哉蓋由聖人明德旣明潛孚默化有以大畏服乎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無訟者已德之明也必已德明然後民德新而自然無訟觀夫子此言不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哉

孔子之言至使無訟句止無情二句是曾子解使無訟之義使無訟本也聽訟末也無訟則民新矣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卽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皇學作逸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之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釋使無訟大畏民志又是釋不得盡其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着我之明德故與一句在裏方所謂本也觀註可見此謂知本句推開說最有隱約指點之妙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乃萬事之本也蓋井田學校禮樂政刑新民中尚有許多事聽訟乃新民中一事耳可知末不一末本只一本此謂知本知字與知所先後知字應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屬學者觀章句末二句可見章內只有本字無末字然知本之當先則知末之當後矣

補格物致知傳○此爲明善之要朱子以傳義旣闕慮學者不知用力而誠意正心等工夫無從入手故特爲補傳補傳中首三句釋其義次六句推其由次四句論其功末四句著其效

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眞實朱子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用力之序則先四端次父慈子孝之類次一切應接事物次禮樂詩書古今人物次變天地高厚鬼神隱顯又次至於一草一木亦當理會父慈子孝是裏面底一草一木是外面底雖皆是合當理會但裏面須用六七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六句推明在字之故）

（玩始字見格致爲大學入門要事下因乎已知又是格致入門要著）

（隨事窮至其理）

分工夫外面用三四分工夫方可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以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須有格盡時有一項難窮的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亦急難曉只得且放住須是且就合理會所在理會若平常遇事須就此事窮盡到十分處纔可理會第二件程子謂窮理者非是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畧是如此若非主敬存誠淸心寡欲以涵養其本原亦無以爲致知格物之本故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莫不有知知字指人心本然全體之知說莫不因其已知之理知字指一端發見之知說全體大用無不明全體指性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大用指情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

誠意章全旨○此爲誠身之本乃大學一篇極緊要處故說得極痛切首節正釋誠意最重中二節是意之當誠末節者意誠之效以結之就中喫緊處尤在愼獨二字每章皆連兩事而此章單舉誠意者蓋知至意誠固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畢竟是兩事且誠意直貫到平天下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愼獨天德卽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愼獨卽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

誠意節○大學之敎首之以格物致知旣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矣至此而復進之以誠意之說焉所謂誠其意者凡其心之所發旣見得分曉須是表裏如一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心使其惡惡則必如惡惡臭之眞而務決去之好善則必如好好色之眞而求必得之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只要自已心下十分快足而自謙可見誠意者一毋自欺盡之矣然其欺與不欺必有幾之所萌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此處誠僞微分而公私邪正主而千里故君子必嚴謹精密以加愼也所謂誠其意者如此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齊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朱子謂自欺是個半知也不知底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又是自家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物格窮至其理）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物格）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知至）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此四句釋誠意之義）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示用功之要）（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所惡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九分九釐九毫要爲善只那一毫不要爲底便是自欺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見惡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章句曰自修之首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二句要體認詳決字必字意而皆字尤精此之謂三字承頂極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謙也蓋旣致知後自家發念實與不實自瞞藏不得稍有不真實胸次間便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欲去而已決去欲得而已必得何快如之快到十分自是滿足周子謂幾善惡獨是念頭初萌乃欺謙分途之幾微處卽衆人對坐忽舉一念亦是獨地不但訓謹有審之之意焉上四句是釋誠意正意惟獨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也去欺之法首在愼獨并愼獨卽誠意也意之誠便貫主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獨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事知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皆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謹獨也必知此方能意誠毋自欺四句一氣讀傳者旣用毋自欺以釋誠意又用如惡惡臭二句以申毋自欺又用自謙句以申如惡惡臭二句要之只毋自欺一句便了未有愼獨又是毋自欺最初用功吃緊處君子小人之分在誠其意處誠意便是君子不誠便是小人許多病痛都在誠意時一齊要除了下而有些子病痛亦輕了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兩個必愼獨都是一般工夫朱子謂上之必愼其獨者欲其自謙下之必愼其獨者防其自欺此特就兩個故字承頂來脈言之也此處工夫極細不必以下文小人事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來不曰知爲善去惡而曰知爲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事也知旣致則惡念自無從起了如何更兼惡言不知爲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斷無中立之地故以善惡言之

小人節○一不愼獨則必自欺而爲小人矣彼小人閒居時把不好的念頭任情恣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說不愼獨之故以見君子必○愼之故

此誠字作寔有字看與誠意之誠字稍異

閒音閑厭鄭氏讀作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言誠不可掩以見其當愼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

欲無所不至自欺甚矣及見君子也知惶恐知消阻閉藏掩其眞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假之善不知人之視已如洞見其肺肝然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詐如此則亦何益之有哉此所謂實有是惡於中自然形見於外亦由一念之不慎以至此也故誠意之君子重以爲戒必慎其獨而無自欺也

此及下節只是反覆說透首節必愼其獨意思此條特舉其甚者以爲戒蓋即粗以例精見得不能愼獨者其流弊必至於此正以見君子必謹獨之故也閒居即獨爲不善即不愼獨此爲字尚在意中只把捉不住馳騖去了便是無所不至也爲不善是自欺掩著是欺人人之視已人字即君子誰人如見肺肝即顯可以知微由迹可以見心也實作君子見之說則何益矣方接得緊誠中形外本兼善惡但此謂二字緊接上小人側注重惡邊誠於中承爲不善無所不至來形於外承如見肺肝來不善亦曰誠者蓋小人爲不善原非假意也人所以不能愼其獨者其意蓋以惡可掩而善可詐也故極言惡終不可掩善終不可詐以見獨之所以當愼也兩節相承之意如此消阻者神消氣阻消阻自去閉藏不平註云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知字跟致知說但只是知不至所以自欺耳

曾子節○獨之當愼曾子平日亦嘗言之曰人於幽獨之中無隱不著無微不彰無曰莫予視也若十目之所共視者然無曰莫予指也若十手之所共指者然獨不可掩如此其嚴而可畏乎則愼之烏容已也

朱子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指視二句要說透善惡不可揜之義若用如字意便於其嚴乎之意反緩了蓋有意則分善惡不善惡則可指視我有可指可視即屬其指其視十目十手只形容指視之多嚴字自凜凜森森之意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其意則注重惡邊上面是曾子之意爲誠意而發此節是平日之言非爲誠意而發既述其意復引其言自不相礙、

富潤節○苟知其嚴而愼之則意誠而自謙矣豈無其驗乎如人若富足則光潤其屋矣況意誠而有德焉內根心生色而潤身矣蓋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四體必從容舒泰所謂德潤身者如此此精中達外之盛也故君子必愼獨以誠其意也

此節結言意誠之效驗富潤屋不作喻說只是引起之詞明明德工夫到誠意已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見意誠而形外之氣象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是實得於已故纔下個德字心廣體胖須串說正由明德潤身句體胖承心廣來心廣承德字來心本是濶大的物事只因愧怍便窄狹了愼獨是誠意中緊要事未句言誠意便已該愼獨說也揭出身心二字正見誠意爲正心修身之要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要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脩身章全旨○此重虛靈二字人心惟虛故靈上節有所便不虛貼心不正次節不虛因不靈故身不脩末節用正結

脩身節○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以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原無不正及物感之際而施之各中其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亦安有不得其正者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或心偏於怒而有所忿懥則爲所累而不得其正偏於畏而有所恐懼則爲所累而不得其正偏於喜而有所好樂則爲所累而不得其正偏於憂而有所憂患則爲所累而不得其正心之用失其正則心之體安能得其正乎

知是心之知覺處意是心之發念處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的了只是就好裏面尚有許多偏處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工夫正心兼體用本文只就用處說皆用得其正則體已在是四者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惟直簡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有所有三或事不來先有個期待的心或事已應過又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便是有這個物事到別事來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欲動見得淺情勝見得深忿怒之著懥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懼其事之已臨章句察字是省察敬字是存養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不是刻刻提撕謹凜鮮不走作故特補此二字以示人下手用工處誠意章亦有存養在蓋愼獨算不得誠意全工夫

正字是說工夫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

不得正是說心之由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

三句卽不修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特幾之初動耳毋自欺却是自始至終都要着力正是持守工夫非存養而何總之存養周乎始終該乎動靜而纔一動念則省察亦不得而離之蓋省察只是存養中提防非另一工夫也

心不脩○人心惟虛故無不在而靈矣若有所則此心被他牽引去不在裏而了夫心既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亦失其明而不見矣耳雖聽亦失其聰而不聞矣口雖食亦失其正而不知其味矣此君子必察其用之所行而敬以直乎其體也心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懥而不爲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即是心不正無兩層此句承上說下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三者只言知覺之心而不及義理之心者朱子謂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非謂借粗以明精也身不修不止此三者姑舉以見例耳章句無以檢其身一語已盡是以君子以下是補出脩身在正心工夫察與敬是兩層意察乃動時察其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意動與靜言敬則直之之功也脩身工夫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便是正心乃其至要者耳故檢字當不得脩字

此謂節○夫心一不在則視聽飲食尚不能辨知此推而至於日用云爲應事接物之際豈能一一得其理乎可見心爲身之主雖脩身猶有脩身之功而關切維係總在於心此以知脩身在先正其心而省察敬存之爲要也

此節是正結正與修自是二項工夫但非正不能修故前經文曰先而此直曰在

脩齊章全旨○此首節詳身之不脩次節証身之不脩而家之不齊在言外故用反結此與上章大旨相似但忿懥等是見於念慮之偏親愛等是見於事爲之失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二章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分明是官街上錯了路以其在誠意正心後也

齊家節○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人接各有當然之則而無如人多任情而不加察也如於其骨肉之間爲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卑汚之人爲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其尊長之倫爲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辟焉於其窮困之人爲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焉於其平常之人不妨敖慢或遂至於矯肆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敖惰惡之屬

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五句見常情之易偏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承上見得正之難

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著

也皆其中盡無美乎而皆一於偏如此苟於所好之人而又能知其惡於所惡之人
而又能知其美者求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蓋鮮其人矣
親愛等只泛言身與人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正心後便能虛心應物了乃又有親
愛等偏處者蓋此等是所當施者但施之過其則耳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末三句
即從上意詠嘆之非謂辟由於不知也觀故字直接可見好而知其惡此惡字是
美中之惡如人有九分善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惡下句亦然
嫉譬醉修身不但威儀容貌當整肅飲食衣服當節制蓋身與物接好惡最是緊
要事或偏於好或偏於惡這個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
惡即親愛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一端而推
之狎情亦然蓋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則愛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讟且
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不知由
不察來註察字略在知字前一步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學腦處
敖惰是一種不要緊人上落下底人令人懶去接他此敖惰不是惡德
故諺節○試即其偏之爲害而言之故諺有之曰子之惡父所易知也而溺於愛有
莫知其惡者苗之碩農所易知也而蔽於貪有莫知其碩者偏之爲害一至於此哉
此節雖緊承上天下鮮矣之意而言但玩註偏之爲害句較上節却更深一層此
是証身不脩家不齊意在言外故註下所以字非正說家不齊也首句應上不知
其惡次句應上不知其美只溺愛是好貪得非惡耳然貪極生惡理亦可通註害
字只就偏處說不必說害字害甚
此謂節○此之謂好惡偏於一偏則吾身已不脩矣亦安能於一家之尊卑長幼處
之各得其分而齊其家哉
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勉我偏於惡則家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故
不脩則不能齊此節獨用反勘蓋脩身是明德新民分界處故語較緊○心既正
而猶有待於脩身者而外交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治國章全旨○此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舉者合下節言教國之理不外教家
而理不假於深爲是推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原一家仁兩節言能教家自可

此節諸情偏而身不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一不可就在不修上見得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句包尽二章之義

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故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教國而機必本諸身教是正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實故治國一結已盡後三引詩只反覆咏嘆以足其意章內說家處俱本脩身如孝弟慈及仁讓二誠字恕字好字恕字皆身上事可見家爲國之本而脩身又爲教家之本也

治國節○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國之本在家若不能自脩其身則家已不可教而能教一國之人者决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不外脩身以教家而標準已立自成其教於國焉所以然者蓋家之於國其分雖異其理則一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在家事親之孝即國之臣民所以事君之理也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在家事兄之弟即國之卑賤所以事官長之理也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在家撫幼之慈即國之官司所以使百姓之理也家國之一理相通如此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也

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故此章拈出一教字不可教是我不能脩身以教之非家不可教也不出家不必作身不出家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謂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也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推之二意下與仁節言上感而下應即化之也堯舜節言有后求無后非推恕道以及人即推之也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三章之義孝者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首節見是說家國一理若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如移孝作忠者亦非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入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此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所以三字最可味使衆使字只作治國治字看非使令之使也

康誥節○然孝弟慈之理一本諸人心之同然而不假强爲者也即慈幼一端言之康誥曰人君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自言其所欲慈母之心出於至誠以求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此不學而能世未有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夫慈幼既非强爲則孝弟俱非强爲可知要識其端而推廣之則立教之本在是成教於國亦在是矣

上節言家國一理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引康誥以見慈幼之心本非外鑠而非有待於强爲也註不假强爲四字孝弟慈所同因慈最人所

此欲人于弟慈之自然處端也察識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推廣滿其教家之量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此說不出家而成教的實亦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家仁讓才于宗識推廣來與仁讓是自然之化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上言感應之機在于一人此言一人所以感應者必本于㦸身之恕勿作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証上說以桀紂帥從不可証一人定國也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易曉故卽慈以例孝弟康誥言保赤子卽是慈如保赤子卽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幼之不假强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誠求兼好惡說此誠字無工夫乃慈母愛子自發眞心誠求自中何待於學未有學養子卽在誠求上見得詩立教之本指孝弟慈不假强爲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補指保赤子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意推廣只使孝成個孝弟成個弟慈成個慈先備其本然之量也

一家節●立教之本既本乎一理又出於自然君子果能盡孝弟慈而以仁教家使一家藹然有恩以相親則一國皆興起於仁矣盡孝弟慈而以讓敎家使一家秩然有禮以相敬則一國皆興起於讓矣若一人不仁不讓惟好利而背理則一國之人皆效尤而作亂亦無仁讓之風矣夫一國之仁讓由一家一國之作亂由一人可見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感應之速並不啻差如此此正古語所謂一言之失足以僨敗其事一人之正足以安定其國也君子可不戒貪戾行仁讓以爲定國之本哉

上文言教成於國之理此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孝弟慈之藹然者曰仁孝弟慈之秩然者曰讓貪戾是仁讓之反作亂是不仁不讓之甚上六句須形容觀感之速方與下機字相門機字內含迅而不停省而不爽二意蓋仁讓固人性所同貪戾亦人情不免但機伏於中莫或鑿觸則雖有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貪戾而何至作亂一旦觸之則感應之速如矢赴的說首句所由二字見不發於人而發於我不可不致謹也仁讓雖說一家要本君子脩身以教家說來僨事結作亂句定國結興仁興讓句此節主教成說作亂俱專邊輕看

堯舜節●所謂一人定國於何見之昔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而民卽從其仁桀紂不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暴而民卽從其暴民豈從其所好也使所令在仁而所好在暴是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豈肯從其令者乎君子知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治國不能不責人之善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己可以教家矣而后出令以責人之善治國不能不禁人之爲不善必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己可以教家矣而后出令以正人之惡此皆推治己之心以治人恕也若己未能有善而無惡却令人

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喩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于寡妻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至于兄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御于家邦

為善以去惡是所存乎身者已不恕矣而能曉喻國人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何以臻治國之效哉

上節只說齊家可化國此節是推脩齊去治國上一家仁四句是化之此有諸已二句是推之與仁與讓固已上行下效然治國亦須條教號令故求人非人亦不可無但要恕以先之耳照註承一人定國則堯舜句重桀紂句輕作一正一反看帥是躬行猶將帥以身為士卒倡仁字該仁讓說從不但興直與之為一意所令反所好只槪言以起下文不單承桀紂有與無即上好字求與非即上令字藏猶存也不可深看恕字與下章絜矩不同此是責人之恕彼是愛人之恕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藏於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此非論語薄責於人無攻人之惡語頭勸人善禁人惡治國者勢不可已須從求非轉出有無方合語氣無忠做恕不出說箇恕字便有忠字在內

故治節○合而觀之可見孝弟慈之成教於家者理不假强為而教家即所以教國仁讓之興於國者機必本諸身必教家斯可以教國故治國者在乎脩身以齊其家

故字逼承上四節要將上文融會入講

桃之節○齊治之理詩咏之矣詩云桃之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與女子乘此時而于歸必有以宜其一家之人詩言如此夫治國之君子亦必先脩其身使一家之尊卑長幼無不和好而后可以教國人各有以宜其家人也

上文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引詩只重反覆咏歎之意非以此為能補前文所不及也第二個宜其家人已推闡之了說到君子身上見詩咏之子能宜其家人如此人君亦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就詩辭補一層說可以教國人應上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句

宜兄節○不特此也詩云來朝之君子其在國也弟善其兄兄善其弟詩言如此夫治國之君子亦必脩身以宜其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兄弟也

其儀節○不特此也詩云君子儀有常而不差忒於以法正四國詩言如此夫治國之君子必先脩其身而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友為弟恭皆足為人取法而后一國之民凡為父子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即家国以見人心之同已隱合一矩字引起當絜意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通章只發此句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眞儀不忒是說身詩上事正是四國是說國治事其常却未說到齊家故傳者論
其爲父子兄弟一句此補經之別法
此謂節○此三詩之詞雖不同皆謂治國在齊其家之意詩與經不益相發明乎已
此結上三節非通結上文

治平章全旨○此全重絜矩二字而絜矩之大目在與民同好惡只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句盡之首二節言平天下在絜矩樂只三節言絜矩之道在公好惡而峻命節一言得失以結之主人心說先愼五節言公好惡在財用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主天命說秦誓四節言公好惡在用人而人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主君心說生財以下言財不待聚而自足以深戒聚斂之臣之不可用總是推廣絜矩之意前三段雖分然言天命根上人心來言君心根上人心天命來絜矩是王道有天德始可行王道故愼德爲絜矩之本而忠信又爲愼德絜矩之本

平天節○經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國與天下異勢也而民心則一而已如上老吾老而以孝敎家則國之民便興起於孝上長吾長而以弟敎家則國之民便興起於弟上恤孤而以慈致家則國之民便興起於慈而不背戾觀一國之民心如此而天下人心之同可知矣使無其道以處之則彼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歎是以平天下君子因其心之所同以爲矩推其心之所同以爲絜不惟有以化之而兼有以處之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自盡而無一之不均也

老老興孝三句卽前章一家仁四句意此只取來引起有絜矩之道耳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緊承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蓋既興起了却須處置敎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處是推推之者莫大好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若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仰事俯育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孝弟慈之心濟得甚事故必須絜矩之道矩所以爲方之具也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存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義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三民字指國人言訂人心之所同人心二字則涵

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六個所惡是解矩字之義六個毋

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只是解絜字之義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須按度民心意乃

指天下人心也通章所言皆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無以徧恤五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絜矩即恕但上章是治人之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也此章是愛人之恕謂已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也絜矩之大者在財用故後面只管說財用註因其所同四句正解絜矩上下四旁三句貼天下平意

所惡節○絜矩之道何如如上之使我無禮我所惡也則必以此絜下之心而不敢使下如下之事我不忠我所惡也則必以此絜上之心而不敢事上或我所惡於前者之先我如是則必以絜在後之心而不以先後或所惡於後者之從我如是則必以絜在前之心而不以從前如所惡於右則以此絜左之心而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則以此絜右之心而毋以交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欲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用此道以平天下則體之無不周施之無不當人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而天下有不平者乎

此不過反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平之義在故曰要會其意而無泥其辭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餘上下前後左右合自己在中央做七個人看纔見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前也方後也方左也方右也方不相侵越絜矩本兼好惡但人情順則相忘逆則易覺故就所惡上說能不施所惡則必施所好矣故下節平舉好惡六所惡是矩六毋以即是絜矩矩字雖當心字看然必做格致誠正工夫後纔算得矩不然意雖公而事則私先不成矩如何絜得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註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以上是解絜矩正義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總之以彼同有是心云云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見能絜矩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　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未喪師喪命亡之去留遂分有至速不爽意故說出兩則字以見其當謹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樂只節○試以能絜矩者言之詩云樂只君子實爲民之父母夫君子何以謂之父
母哉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爲己心民之所好則好之而使之必遂絜好之矩焉民之
所惡則惡之而使之必去絜惡之矩焉一如父母之曲體其子矣不謂民之父母乎
此承上文言好惡能絜矩之得好惡字逆章眼目此以好惡爲主特借詩詞民之
父母引起好惡同民非專是釋詩而反重民之父母也民之所好二句便含絜矩
意章旨愛民如子係中間補筆民愛之如父母乃此之謂句正位此言得衆而得
國在其中矣

南山節○再以不能絜矩者言之詩云截彼南山惟石巖巖而峻起況赫赫顯盛之
太師尹氏民其於爾具瞻乃周上行私以致亂節詩刺尹氏如此夫尹氏人臣耳猶
且係天下之瞻而況有國之君子爲民所瞻更不可以不愼乎若不知所愼而好惡
徇一己之偏則害貽天下怨叢一人必至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此反上文言好惡不能絜矩之失以巖巖興赫赫瞻字正畏心所形也有國者是
推開尹氏爲平天下者言雖說國卽是說天下不可不有望益重則責益深意觀、
下文先愼乎德此愼字所該意廣而好惡亦在其中辟反上好惡同民意天下僇
反上父母意此言失衆而失國不待言矣

殷之節○好惡同民則爲父母好惡辟則爲天下僇民心之得失可知矣詩云殷之
先王未喪師也爲天下君而克配上帝及其殷師已喪天命便去今周宜以殷爲監一
覽還乎峻大之命不易保也詩戒成王如此蓋言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心在民得民
心則上帝眷之而得國失民心則上帝怒之而失國詩所以爲監也然則能絜矩則
爲民父母而得衆得國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得失所係不誠大哉
詩只言未喪師便包有既喪師一層味道字雖是釋詩然主意是結上二節蓋未
喪而克配是得衆則得國以能絜矩而爲民父母也喪師而不克配是失衆則失
國以不能絜知而爲天下僇也釋詩節以結上當於釋詩本文而寓結上兩節之
意爲妙章句存此心謂存此鑒得失之心數句正傳者引詩而言此之意

先愼節○是故絜矩君子知得失所係不可不愼必格致誠正而先愼乎德愼德則
有德矣由是絜矩而好惡同民則民歸心焉此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歸貞非王上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
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者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　提出愼德爲絜矩根原且應言所有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矣　以見德之當愼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
可不謹與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德者**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分出輕重來　本上文　不先愼則民私其財
本也財者末也　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
能絜矩而欲專之則　言財與民相關見不可
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內末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則民聚　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此有土矣夫有人有土何患無財用哉有土則任土作貢而所出不窮此有財矣有
財則量入爲出而所需不匱此有用矣君天下者非無財之患而患吾德之不修也
是故二字緊承上文見好惡必本於德也愼德工夫即格致誠正以修身便是此
所以端絜矩之本而清好惡之源者也先字對上公好惡不對下人土財用蓋能
公好惡則得衆得國而人土財用即在其內矣有德內當補能絜矩而同好惡一
層人土財用須御重財用邊人土特相因而言耳觀註不患乎三字可見四此字
此猶斯也四者原乎天下所有只有德纔算眞有耳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說
一如人新附孥其土而來歸人承戴保其土而不失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蓋絜矩是
與民同好惡然人君不能與民同好惡者只在財用上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
德者節○由是以觀愼德則自然有財用是德爲本而在所當重也財用必由於愼
德是財爲末而在所當輕也
此本上文以起下節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句○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
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
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愼德語病不小矣
外本節○德爲本則當內財爲末則當外苟以德爲外而不知謹之以財爲內而必
欲專之則民亦效尤而相爭相奪矣是民本不欲爭奪而上教之如此也
爭而不已必奪而實啟於上之內末以教之故曰施此民之自相爭奪耳尚未說
到爭奪其君此後民散悖出皆就爭民施奪層層推出故下兩是故字緊承
財聚節○夫民既爭奪尚得有其民乎是故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心怨叛必離散
豈若君財散於下民皆愛戴而聚耶
是故二字緊承上節但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略有先後耳財散不
必言散財於民只不聚於上便是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此節與有人有土反看
意重上句
言悖節○至於民散而財亦豈得終聚乎是故言悖理而出者則君有逆命民亦有
逆詞亦悖理而入矣況橫征暴斂貨悖理而入者民必起而攘奪亦悖理而出然則
民之爭而攘奪而散散而悖出也非內末之所必至耶

言明聚之難保以儆人之內末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善由愼德不善由外本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上未說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引此一節以明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是故二字承上民散來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二層意上是爭
奪其在民者此是爭奪其在君者此節與有財有用反看並下

康誥節口觀於愼德則民聚內末則民散民心聚散而天命之得失可知矣康誥曰
惟天之命不於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如此蓋言為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
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矣然則愼德而能絜矩者善也有人有土而民聚則
天命之得可知內末而不能絜矩者不善也爭奪而民散悖出則天命之失可知信
天命之不常也欲保天命可不愼德以盡絜矩之道哉

此引康誥以結上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此得失串前得失字有德而能
絜矩則善得人心在此得天命亦在此無德而不能絜矩則不善失人心在此失
天命亦在此失命得命即在民心上見故註曰申言之由只是反覆重言耳不於
常即峻命不易之理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兩則字正見不常意然玩矣字則
不常正在失處見道字雖是釋書即當於釋書內寓結上五節并應前文王節之
意方妙所謂反覆丁寧之意益深切者以前只言國之得失係於人心此天命之
得失即人心之得失也而皆係於善之善不善如此可見當愼德以絜矩也

楚書節口不外本而內末霸者亦有然矣昔趙簡子以白珩問王孫圉圉對曰我楚
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善人為寶蓋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通典故故
楚國寶之觀此言是亦知善為本而財為末之意也

舅犯節口昔秦穆公勸晉文公復國舅犯教晉文公對使者曰我亡人重耳無以得
國為寶惟以哀[illegible]惻怛盡愛親之道為寶若有親喪而興兵復國雖得國不足寶也
觀此言是亦知仁為本而財為末之意也平天下者可內末哉

兩無以為寶即不內末意兩以為寶即不外本意德本財末是要緊關頭故又引
此兩條以明之

秦誓節口不外本內末則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矣而好善惡不善尤人性本然之
良而有關於平天下者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之斷斷誠一若無他技
能者然乃其心則虛懷樂善而休休焉如物之至大而無所不容焉有容如何見人
之有技為出衆之才者則若己有之而必欲薦其長見人之彥聖有俊秀通明之德

此是能為君絜矩而為人所同好之人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

此是不能為君絜矩而為人所同惡之人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媢音冒

口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
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為屏古亳通用口迸猶逐也言
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者則心誠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稱揚是寔能容天下之才德矣以若人而爲大臣
將見群材彙進庶政咸熙用能保我子孫長享富貴保我黎民長享太平庶幾有利
於人國哉若不良之臣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恐其勝己便妬忌而
惰嫉之見人之彥聖恐其同升便拂抑之使不得通達是不能容天下之才德矣倘
若人而爲大臣將見傷殘善類引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而宗社危不能保我黎
民而邦本覆亦曰危殆人國哉大容賢者之利國如彼妬賢者之病國如此此人主
在擇一相也秦誓之言可鑒矣

此節先舉可好可惡兩種人以爲下文用好用惡張本一个臣指相臣言只虛說
包下兩種人在內若有字懸空想像之詞斷斷兮無他技節一句讀無炫飾曰誠
無枝葉曰一只就外貌說無他技正形容他斷斷他字宜時大臣稍露才揚己如
身上反多一贅疣有才不用正見誠一之至不可謂有德無才休休有淡然無欲
釋然至喜意如有容正形容他休休處然休休在心體上見其廣大寬平如有容
是就事物來能承受說如字只是形容字眼不是說如物之有容有技至容之正
休休有容之寔有技以才言彥聖以德言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
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若己有之只是必欲盡其用不啻句足上句見口之揄揚
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下違之俾不通尤
重於娼嫉以惡之益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寔能容總上五句如有
容寔能容首尾相照庶尚亦字與殆之詞下段亦從上一个臣想出兩樣俱與上
段反對亦曰殆哉危悚之詞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賢財忽及舉錯皆是
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實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
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略非平對也通章只講絜矩
爲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已極耳斷斷者是能
絜矩娼嫉者是不能絜矩惟仁人放流之是人能絜矩的人共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是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

唯仁節口夫妬賢病國所當惡也唯仁人至公無私見娼嫉之人則放置流徙不許
在朝廷且迸諸四夷之遠不與同中國以爲善人之害夫妬賢之人既在所惡則容

如此 此雖不蔽于私而究竟撓于私故不能極其公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此是不明不斷而極其私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絜矩在慎德慎德在忠信得此則俱得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賢之人必在所好矣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此好惡之極其公而能絜矩者也

此摠前節下一截而言上單言惡下愛惡平還過下當云即此惡人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仁人謂至公無私即上愼德而不專其利者唯字正對下兩節說即或知惡之但必放流之又必屏四夷方爲仁人之能惡照下節便見放者安置一方流者流遣不返不與同中國有二意一則恐其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一則所放或近其他復貽害也兩能字有公以生明剛以生斷二意蓋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祛舉錯

見賢節○然天下豈皆仁人哉又有見容賢之賢人明知其可好也而不能舉用即舉而又遲疑延緩不能及早用之是以忌忍之心待賢人非命而何見妨賢之不善明知其可惡也而不能退黜即退而又優柔容隱不能迸逐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非過而何此則好惡介於公私之間而不能絜矩者也

悠緩懶怠曰命縱惡養奸曰過註曰未仁見他私心不盡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遂己私如何能決用決去知所愛惡雖覺知之未真以其未用格致工夫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時少了根脚

好人節○大不先不遠猶知所好惡也至若妨賢之人人所共惡也却害其便己之私而反好之容賢之人人所共好也却嫌其拂己之欲而反惡之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菑害必逮夫身而喪家敗國矣遑問乎孫黎民乎此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絜矩者也

好善惡惡是情而情本於性故曰拂人之性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身字對子孫黎民以見禍之尤酷註云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者南山節言好惡之公能絜矩者也節南節言好惡之私不能絜矩者也而秦誓一節就相臣見好惡有公私唯仁人節申言好惡公之極見賢節申言好惡在公私之間未盡其極此節申言好惡私之極但極字已含在樂只二節內此只申言以明之非前猶未極此方說到極處也

君子節○覩好惡之公私如此則絜矩之道在所宜有也固矣然絜矩之事推於天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字對下聚字此四句說生之之道見其不必專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朝溪汶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就利害上見利之不必專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此節足上發身意求言其故以見利之不必專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

下而絜矩之原由於愼德則居其位而修已治人者有大道焉其得失總係於君心也必也忠以發已而自盡信以循物而無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自能修諸已而不遺推諸人而各當夫道以之而得矣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侈肆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無以修已卽無以治人大道以之而失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夫大道之得失天理之存亡也而其幾決於君心如此平天下者可不兢於忠信以求所謂大道哉

是故二字直總樂只以下而統結之以歸本君心也君子是有平天下之責者大道兼愼德絜矩兩項說絜矩以公好惡此治人之術也而其原則在於愼德此修已之術也故註兼言修已治人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只是箇實心在裏面看只是忠在貫於事事物物上看便是信驕泰二字亦相因益矜高則必侈肆也矜高則務外自高內少誠心與發已自盡正相反侈肆則恣意妄行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正相反克明節言國之得失係於民心康誥節言民心之得失係於君身此節言君身之得失係於君心從民心說到君身從君身說到君心故曰語益加切天理存亡之幾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言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得失總決在君心上

生財節口然人往往不能得此夫道而反失之者則以財利中平心而言利之小人得乘此以投其隙也不知財雖切於國用然不貴能聚而貴能生若要生財亦自有正人公平之道而不同於權謀之小術焉財以生而裕也必使國無遊民而生之者衆財以食而耗也必使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財之出由於爲也則必凡有興作不違農時而爲之者疾財之竭由於用也則必量入爲出國費有經而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以開財之源而其入無窮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而其出有限而國家之財用永無不足之憂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此是申言以補前面未足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則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只故人不聚財都無個生財之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大道對聚斂小術言與上大道無涉吳氏謂有大道者謂有正大之理非以私意小智功爲聚斂之術也百畝之田四人耕之五畝之宅四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人材之用自上

此節就是非上見利之不當專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此節就利害上見利之不當專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飭之貨財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
在位無曠官曠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書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杪制
用量入爲出無泛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四之
字指財言恒足指國用然亦本民足來須兼豐凶常變說務本謂生衆爲疾節用
謂食寡用舒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
仁者節○夫仁者有大道以生財而人自歸之故財散則民聚而安享尊榮是以財
發身也若不仁者不知生財大道而捐身賈禍以發無用之財哉
上言生財有大道此則承言惟仁者能盡此道也下句輕帶散財即以大道生財
而不聚斂便是發予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此亦以其效言之耳非謂
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此較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二句益見深切甚人主只
爲思財用不足所以内求外本不知足國自有大道生處都是散處何財不足何
身不發乃亡身以殖貨也
上好節○夫以財發身亦未始不有財也蓋上之愛民爲仁民之忠君爲義上尚崇
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必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下不好義則不忠君之事者有之未有好義以戴上之仁而不竭力以終
其事者也且下不好義則人心離叛不能保其府庫之財者有之未有下所好義以
終事而府庫之財猶或悖出而非其財者也下好義如此豈非上之好仁倡之也
此節申上以財發身意言仁者雖散財而實未嘗無財也上好仁即上仁者終事
守財即以財發身好義二字是上下二層俱根着說三未有折跌所以深著其效
之必然也終事句不重只引起守財耳見財出於民且不自愛其財出於君敢生
覬覦乎側下說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仁義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
仁在下便喚做義上能恤下愛的意思多愛便屬仁下能忠上敬的意思多敬便
屬義
獻子節○則又何必用聚斂之臣乎孟獻子嘗曰畜馬乘者已食君祿不當計較雞
豚以侵民之利喪祭用冰之家食祿已厚不當畜養牛羊以侵民之利此猶其小者

下截看闕文訣中○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
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之其丁寧
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
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

也至百乘之家既有百姓賦稅其祿光厚矣尤不當畜聚斂之臣剝民而奉上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力寧若盜府庫之財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為有家者訓哉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於己以利為利而當公其利於民以義為利也

此下二節自言貨財而戒聚斂之小人以盡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旨人君好聚斂無一人能自行之理小人乘機而進聚斂之術乃勢所必至者故兼及之引獻子三段雖總是不專利姤民坑語意却注重聚斂之臣上故又着與其有二句以甚之此謂字承上推開就平天下者身上言末二句雖通釋三段亦側重在不畜聚斂邊利與義對上節義字就民言此義字就君言自其不忍剝民言謂之仁自其不敢過取言謂之義仁與義只一理不以利利字是財利之利下為利利字是便利之利程子謂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義利二字是兩節眼目但此節是合下道理宜如此原非因利有害而不為也下節乃推極其害言之士初試為大夫君賜車得備四馬故曰畜馬乘伐冰本有國之事卿大夫以上亦得取於公家喪用冰以斂尸祭用冰以防失味故曰伐冰之家是諸侯之卿大夫有采地可出兵車百乘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長國節已況以利為利反有害乎彼長國家而汲汲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導之矣小人本不善彼人君不察而反為善之不知小人使治國家聚斂掊克矣人心于天怒勢必天菑人害紛然並至此時雖有善人起而救之而勢重難返亦將奈之何哉專利之害一至於此此謂有國者不以利為利而致無窮之前害但當以義為利而厚以財發身之效也人君誠能慎德以絜矩則好惡同民而孝弟慈之分願各得矣天下有不平者哉

此節極言求利之害而當去利尚義之意愈見故曰丁寧之意切曰自者外眾人倡導侈心曰使者估大主之借大柄以泊為彼外之之詞之字指小人善之賞其納忠竭其任怨天菑云變之類人害兵戎之類說到無可如何則尊利念頭自應盡情截斷此此謂則全之利害上論利自是財義即是德前而稱仁字此又揭出義字皆在絜矩上一層究之源頭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學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叢成堂四書體註合講

太末翁　復克夫編次
同學詹文煥維新參定

中庸總旨○此篇是子思參夫子之說以著為此書分四大支看首章乃全篇綱領至第十一章為第一支本中和立中庸之名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孔子弗為弗已折衷之費隱章至第二十章為第二支皆極言道之費隱歷敘羣聖而以孔子論政終之誠明章至第三十二章為第三支蓋承上天道人道以言誠而歸其統於仲尼因以至聖至誠極贊之末章自為一支乃全篇總結與首章相遙應首章從天說到人末章從人說歸天互相發明大旨只是明道而以中為主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

天命章全旨○此章以道字為主以不可離三字作骨道由性而出有教而明故性道教為一篇之綱領而道又為三者之綱領可離非道以上著道之本原而決其不可離戒懼兩節詳君子體道之功究慫兩節又從原頭天命率性上說到體道之極功至於位育則性自我盡道自我立教自我行人未始不為大矣性道教皆出於天不然之義理也戒懼慎獨以致中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有是義理當有是工夫以全之有是工夫自有是效驗以應之

天命節　子思明道之本原曰天下皆言性道教矣亦知性道教果何謂乎夫天之生人與物也既予之氣以成形即賦之理以為性而人物因各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而性名焉是性原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於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與凡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而道名焉是道根於性率性之謂道也然而性道雖同氣稟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即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而教名焉是教因乎道修道之謂教也性道教之所以名者如此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之自然者曰天道人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人與物受之於天者曰性命如朝廷誥勅性如職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在命字有言成意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未嘗不同纔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此理如何能頓放天命之性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人物未生之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此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在人曰性也孟子所謂性善從此章說來乃即形氣中指出本體至善之理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者言之也自昔言性名目五常而已今命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如生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與得少不似人與得來全耳與物只同一個源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者由其同一原故也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性是專言理若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率字輕只是循字術此理便是道不是用力字如循仁之性自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皆道也循義之性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賢亦道也循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雖鳥獸草木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性率其性之自然者方謂之道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謂道脩品節之也品等級也節限制也然人雖得形氣之正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齊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則性有所昏蔽錯雜無以全其所受之正而道因亦乖戾外道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道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守而

天命之謂性溯其本然**率性之謂道**循其自然**脩道之謂教**因其固然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上說本然義理此說當然工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其靜時戒慎以見其無時而不**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不笑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推而至於物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相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爲之也性道教雖兼言物然以人爲主故章句益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只專就人說首二句不涉人爲教乃聖人所立然亦只是還天命之本然而非所以强世也三句重道字性爲道所自出教爲道所由成故下只接道字說

道也節○然性者道之所自出教者道之所由成是道也者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而具於吾人一心之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須臾之頃離之而不可也若其可離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是故由教入道之君子心常畏敬不待目有所睹而後戒慎也雖一無所睹而其心亦常戒慎而不敢忽則所睹時無不戒慎可知矣不待耳有所聞而後恐懼也雖一無所聞而其心亦常恐懼而不敢忘則所聞時無不恐懼可知矣此平時存養之功也

此節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道也者三句緊接上節說以起下兩段工夫蓋下兩段皆須臾不離道處也不可以莫顯二句與道也者三句對看一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不可須臾離坑或問術之則治失之則亂只作人不可離道非作人不能離道非道不指外物或間謂人力私智之所爲如權謀功利清淨寂滅皆是此句正轉緊上句見是道便不可離了是故二字緊接下可須臾離來君子乃由教入道者與上脩道聖人無涉戒慎恐懼只是箇敬字此是存養工夫也無大段矜持只是齊然提起此心在這裏便當教他惺惺底意思不睹不聞即未睹未聞就未與物接時說非是合眼閉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未萌芽便是不睹不聞乃是從那盡處說來以不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上須臾二字所該甚廣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時亦須戒謹恐懼玩註常字雖字亦字可見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下節慎獨乃是自靜之動分界之處睹聞有事物可循戒懼工夫猶易用惟未發時最難所以

不戒慎也**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就上節 工夫拈出要緊處言之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上說工夫已極此再欲人反求於己求取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不可離之故而知人當存養省察也**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必說個不睹不聞戒愼恐懼之前有讀書窮理工夫在道不可須臾離一句雖承上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

莫見節○夫道無不在君子固當密其戒懼之功矣而更有理欲分途之始最爲切要而所當謹者如幽隱之地至隱也其幾既動矣自已甚是分曉莫有著見於此者細微之事至微也然幾既動矣自已甚是明白莫有明顯於此者矣曰隱曰微即獨也故君子之心既當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必加謹不使一毫之不善滋長於隱微之中焉此發念時省察之功也夫存養省察動靜無間如此道豈有須臾之離哉

上節戒懼是平時統動靜工夫此節愼獨乃方動之初再加省察玩註既字尤字只就中抽出緊要工夫以足上節乃見須臾不可離道之意兩節相承看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或念慮方萌或與止偶動或些小事爲凡自知而人不知處皆謂之隱微非隱而後見微而後顯亦非隱則必見微則必顯只隱處便是見微處便是顯隱微即所謂獨說個莫見莫顯正見獨之當愼故用故字緊接愼獨是在靜之終動之始處更加謹耳蓋天理人欲由此而分若是天理即加擴充稍涉人欲即加遏絕而遏欲邊尤重蓋此是私欲種根處惟就其方萌時一刀兩段則根株斬絕矣首二句是言道之體段如此下面君子云云方說到人身上來做工夫戒懼與愼獨做時原是一片不曾持一放一也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上只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此云以至離道之遠者玩以至二字見語其勢所必至耳上節自睹聞以極之不睹不聞非只上靜時此節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亦非全屬動時故章句都無動靜字人所以悞分動靜者只因致中和註自戒懼兩段差來不知彼是截戒懼屬中截愼獨屬和既欲分截自當從靜之終動之始截起豈可因彼認錯

喜怒節○君子體道之功固知道不可離矣然道之所以不可離者正以斯道體用之全不外吾心之性情也蓋喜怒哀樂人所共有之情當其未發不見順逆何有喜怒不見欣戚何有哀樂此心不着一物無偏無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反其已發順逆感而喜怒形欣戚感而哀樂形無過不及都與當然節度不相乖戾斯謂之和然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言自然之效驗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這中和所該甚廣中卽天命之性道之體也渾然之中萬理咸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蓋天下之大本也和卽率性之道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之大古今之達莫不共由乎此蓋天下之達道也夫中和爲吾之性情而道之體用卽在是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此節是大概說個性情之德以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全未說到工夫工夫卻在致中和上標出性情之德本自中和則戒懼以致中愼獨以致和祗以全吾性情之德而存養省察乃不至懸空無着也未發卽思慮未萌處若纔一動念便是已發是時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所向故以中名所謂寂然不動時也未發只是心未發耳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發性之動而爲情處而字乃循性自然之妙不用人力推排凡喜怒哀樂各有當然之理卽謂之節中節是依那限制無過無不及如當喜而怒固是不中節卽當喜到十分喜到九分便是不及喜到十一分便是大過亦是不中節皆字尤要看若四者一有未當便是乖戾便不可言和和只是處處順適之意四者一發使各倚一邊如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戾所謂和也但和由中出無中亦不能和必胸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常天下二字已伏下文天地萬物之根上天下指天下義理言下天下指天下人情言仁義禮智其用不窮而皆本於未發之中故曰大本四者合乎天下之公心便通行得去故曰達道上四句既言性情之德矣下又言大本達道者所以極形容其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故下文直接致字此節俱就人心本然處說惟其天命之初具此中和故曰繼善後這中和根株不絕雖在衆人亦必有靜而不失其本體時該這便可見中亦必有動而不失其用時候這便可見和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慾屬土而無不在四者包得七情喜怒哀樂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一個情不言四端而言喜怒哀樂者於天地位萬物育獨關切也聖人喜極其和則賞一人而天下皆勸怒極其和則懲一人而天下畢安哀極其和而天下鰥寡得所樂極其和而天下樂利已徧朱子謂世間無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也

致中節●君子知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也於是盡其戒懼之功愈嚴愈敬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自睹聞收斂之以至於不睹不聞毫無偏倚而又能守而不失則有以極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固矣尤盡其謹獨之功愈精愈密自隱微之中以至應物之際毫無差謬而又能無適不然則有以極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廣矣夫吾心之中和即天地萬物同有之中和也中和既致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將見七政不忒四時不忒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位焉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將見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飛潛咸若其性而萬物育焉至是則性自我全道自我行教自我立矣體道之極功至於如此而道可須臾離也耶

此節因上明道不可離之意即承戒懼愼獨兩節意而極言其功以極推其效也一致字最有力朱子謂致是只管挨排去之義須於戒懼愼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致字中有多少次第在字句兩自字以至於字正推而極之意無少偏倚無少差謬勉齋謂是橫致即一時之極其中和也其守不失無時不然勉齋謂是直致即時時之極其中和也汝語歸重此兩層中和兼致則自吾性情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已無一事不盡故位育是實以事言不徒以理言位育不是就人生身上說以中成咸若爲正但隨人亦都見得朱子謂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屈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至於一家一國莫不皆然章句以天地萬物二句推出位育源頭以吾之心正四句推出中和位育相關之故位育雖分屬中和但和由於中致中則必能致和萬物爲天地所生天地位則必萬物育故章句於位曰天地之心正於育則曰天地之氣順且於前而各分說後而復以體立用行統說戒懼以致中愼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愼獨在動幾故萬物統乎天地此一貫之理也可見中和一理位育一機非兩事也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致中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是致和章句約字精字不苟蓋收斂近裏貫乎約審幾察微貫乎精致中即全天命之性致和即行率性之道至天地位萬物育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

仲尼章全旨○此辨中庸以維道也上節言體道離道之人下節言體道離道之實君子中庸一句包含全部論中舜回子路文武周公以至至誠至聖皆是君子自子臣弟友以至禮樂政事皆是中庸劈頭分別君子小人在人端趨向上說必先

上言不可離此言離道体道之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中言体道離道之故在于心之敬忌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講了小人的關節立細講總愚賢不肖之病
仲尼節〇子思以中和釋中庸乃引仲尼之言以釋首章之意曰天下之理有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又至平而非高至常而不易者是爲中庸惟君子爲能體之所
存所發一依乎中庸之本然若小人則所存所發全與中庸相背而反乎中庸矣
首稱仲尼孫不稱字也其祖益爲天下標明宗旨也此章與第二十章獨揭仲尼二
字仲尼曰仲尼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所行者皆中庸也堯舜
授受只有一中君子恐人疑爲高遠故加一庸字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中即是庸
故不拆開說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體也無過不及是已發之中用也未文中庸
字屬君子章句把作道理解者推原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唯君子爲能體
之體之依其本然之謂反不依其本然者也體之據現成說下時中方着工夫
君子節〇夫君子之能體中庸也以其所存者既有君子爲善之德而又知是理爲
天命人心之正本在於我故必戒愼恐懼而隨時以處中焉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
之反中庸也以其所存者既有小人爲惡之心而又不知戒愼無所顧忌不知恐懼
無所畏憚此其所以肆欲妄行而大反乎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
上節是泛指其人此節乃推原所以體反之由君子小人章句分心與德言德字
與心對且輕看只是將君子小人分箇好壞善惡在此成就處却在時中與無忌
憚上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亦有之故而字是一折章
句以又字點之正是趣重下截時中在事上講只是說做得恰好時字有兩義一
則隨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一則同此一
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雖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
章句中無定體二句先解時中之理而後以君子知其在我四句說君子之所以
時中則戒愼恐懼正講[illegible]工夫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也只說戒愼恐懼
便包有愼獨在內若[illegible]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愼恐懼兼動靜統始
終而言時中者[illegible]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或謂君子貼戒愼恐懼
而時中貼愼獨及不可以戒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小人非一樣點叛陰違

中庸是自然中庸之
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小人鄙道以心民之鮮能以質 鮮上聲下同〇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此是鮮能行之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此是鮮能知之故 肖者不及也 知去聲〇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皆在其中只不戒謹恐懼便是肆欲妄行知戒愼恐懼與無時不中不是兩層則知肆欲妄行與無忌憚亦不是兩層肯的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脩說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就現成君子說知字是戒懼恐懼的源頭下因用故字接說小人不知亦是所以肆欲妄行之故在我言時中之理原於天命而具於人心也游氏分性情德行說情是得於天者德行是成於人者

中庸章全旨○此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特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朱子謂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其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

中庸節○子思引夫子之言曰天下之事過便失中不及便未至皆非善之道惟中庸無過不及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其至精至粹而不容加損矣乎然此理人所同得但修道之教既衰民各拘於氣禀而不興行鮮能知之行之蓋已久矣

註過不及雖就用說而不偏不倚之體即在其中以用原不離體也以後俱如此看中庸是恰好道理既恰好便是至處無兩層民字指在下之人說蓋世教衰則在上者不能中庸已不必言能字兼知行鮮字解在下字此處只虛說率性之道必有賴於修道之教以世教衰行作提綱重在上者脩明大道教也

道之章全旨○此承上章言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氣禀有偏而不察以起下六章之義上節推不明不行之由下節慨人之不察乎道

道之節○大中庸何以鮮能哉以斯民氣禀之偏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故孔子曰道本常行而今乃不行於天下也我知其故矣蓋人必知之眞而後行之至今則知者深求隱僻而知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安於昏昧而知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本常明而今乃不明於天下也我知其故矣蓋人必行之力而後知之眞今則賢者好爲詭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安於卑近而行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此是交互說盖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先言行下言察之知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項合說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提出覺察一着爲變化樞机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有慨嘆知己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大只是得中　不似知者之過　不似愚者之不及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人莫節○然道之所謂中者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今夫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飲食之正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其知知愚賢不肖之不察何哉

此節是望人加察意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故飲食不作譬喻亦不徑作道說即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見全身兩也字意味深長本文八字節是知愚賢不肖之人玩或問將察字安頓在知味知字之前則知味之知即知行之知與上節明字不異也此條不但由結上節亦以引起下章惟不能察故不明不行此申結上節意也行必由於知本文收到知字而下章接之云道其不行矣夫故朱子會其意而曰由不明故不行此引起下章意也

道其章全旨○此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道其節○道固貴於明而後能行也子曰道固人之所當行與所能行也而世人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

玩其字矣夫字有無限感慨意凡註中聯絡前後章旨處俱不宜徑入夫子口中

舜其章全旨○此承上章由不明故不行必大知如舜而後道可行也通章以明道爲主重大知上首句是贊舜之爲大知是虛說下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知處蓋問察隱揚能兼受執兩有定衡用中無窮滯惟大知而後能如此惟如此而愈成大知問察以下語氣一步緊一步直提到用中止

舜其節○夫欲道之行必若舜之大知而後可也子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知有大小若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之舜以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識有限必切切然好問於人而於問所得之言不但高深之論也即極淺近之邇言亦必以爲至理所寓而好察焉其言之惡者未嘗宣露以沮其來告之意言之善者必極嘉獎以堅其樂告之心然衆論皆善矣其間或有說得太過說得不及未必合於中也舜則兼總兩端而度量之以求得乎中之所在然後措之政事而用之於民焉此則始而兼聽並觀合衆人之知以會極於一心繼而研幾極深引一人之知以建極於天下其斯以爲舜之大知乎吁必知舜而後可與語道之行也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是私意利欲自驅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擇乎究非眞知故復失手能不肖不及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人惟自用其知便有窮盡而小舜固是聰明睿知又能樂取諸人以爲善併合將來所以爲大知註不自用而取諸人便將本節道理包盡問察隱揚執用節節緊遞而下以歸結到知之無過不及上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別者不能察邇言看註猶必字見是無言不察故曰無遺善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未知者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看兩好字與惓惓求益之心一發於誠也聖心有善無惡惡投之即忘善投之即契故不覺其隱揚而又知天下之善本在人心鼓舞之而愈出遏抑之而遂阻尤不能不揚天下之惡其初本善激之則遂成其惡隱之則漸復其善尤不能不隱隱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徧起止二字蓋聚首尾以包中間如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所謂中也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得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說輕重大小皆然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執謂持而擇之也執字下有擇字在用中於民謂用其所得之中而加於民也執其其字承善言用其其字承兩端觀兩見其字見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中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問察隱揚執兩惟精也精則擇之審用中惟一也一則行之至末句見得由大知而後能問察由問察而其知益大須兩面看意始周盡或問謂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故曰道之所以行

人皆章全旨○此見知貴能守以起下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之意因予知大知相反故曰承上章但目上章意輕重縣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上

人皆節○夫知必如舜而後能行道者正以小知之人聰明自恃雖擇而不能守也子曰今論事者皆曰予有料事之知宜其知禍而能辟也顧徇利而陷於害自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所辟禍機所伏茫然不覺安得爲知乎亦猶今求道者皆曰予有晰理之知宜其知之真而守之固也顧擇乎中庸之理到不得一月間就不能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則畢竟知之未真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上只如詩與禮詩皆引起下段耳兩知字上指料事下指析理罟獲陷阱喻禍機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辨之明］得一善［知之精］則拳拳［存之］［固而守之力］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只論事不說章節故曰可私藏物衆而不能辭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所伏驅者即乎知之心驅之也眞知辟是行險僥倖之心所被擇乎中庸與下章不同此須淺看不能守是天理蔽於人欲所致不知辟仍是不知禍不能守仍是不能擇盖擇固謂之知然能擇正在能守上見不能守畢竟知之未眞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重在知字上

回之章全旨○此承上章言回之能守以見道之所以明也通章以行道爲主重服膺弗失上數句遞下隨擇隨得隨得隨守無兩層

回之節○夫欲道之明必擇而守之如回之仁而後可子曰中庸之理人不能擇即擇亦不能守獨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乃隨所擇而每得一件中庸之善則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心胸之間而不復失之矣回惟眞知故擇而能守如此向使不能服膺則無以得之於已不能弗失則無以固之於終矣故必如回而後可望斯道之明也

口之爲人要柔㝠之粹而又能察說擇中庸擇字即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便是須說得細是於天理上同源異派處分別得到故知而弗去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不是只守一善得一善只作過脉講不得服膺弗失是能守非是空守在心上只是身體力行無有懈惰故蒙引謂爲約禮之至本節照上章不能守固重在守邊但力行工夫原本於知故註先補眞知之句擇屬知服膺弗失屬行原兼有知行意不是於本文外另補出知猶前章言舜之知問察屬知用中屬行亦兼有知行意也或問謂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又非不肖者之不及惟能擇所以能用故以明爲行回惟能守方見能擇故以行爲明

天下章全旨○此承上舜回兩章言若知不如舜仁不如回中庸便不可能必如下章之勇始有以勝其人欲之私也故曰亦承上章以起下章不可能正與上民鮮能下惟聖者能聯絡照應

天下節○道必如舜之知而後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審矣子曰天下國家之大若難均矣然不論合理與不合理而但要處置得去則猶可均也爵祿人所欲若難辭矣然亦不論宜辭與不宜辭而但以不就爲高則猶可辭也白刃人所畏若難蹈矣然亦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爲尚則猶可蹈也蓋資稟

故曰不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惡數強者可否自見不是听其自擇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抑二句分看乃以南方之強類者言之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二句串看不限定用兵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之近而力能自勉斯能之矣至於中庸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至當而不可易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可得而能也此民之所以鮮能而道因以不明不行也然則欲能中庸者信不可無自強之勇矣

上三句輕是言至難者尚不難以引起中庸之尤難也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因其類而偶屬之耳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或問謂此乃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分明是離開中庸說故註以倚於一偏言之可均如管仲治齊蕭何相漢可辭如晨門丈人可蹈如召忽子路三者合中庸均如舜之協和文之懷保辭如孔子不殿見孟子不受萬鍾蹈如龍逢比干資之近謂質之偏於明敏廉潔勇敢者各與其事爲近也力足自巳力量或爲事勢所迫勉強出力量亦去註此句釋三可字之義分二項看三者正不要低看跌下不可能纔有力中庸只是個恰好的道理急些子便是過緩些子便是不及所以不可能義精則知仁熟則仁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勇然下句即承上三句說蓋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常制於人欲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便是知仁中之勇正以起下章說勇之意而下章末節章句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正與此句相應

問強章全旨 此承上中庸不可能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必有君子之勇而後能也當以中字爲主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強過乎中皆氣質之偏使然惟君子四者之強乃爲義理之中

問強節 子思以中庸不可能惟以勇成知仁之德乃可能之故引夫子所答子路之強也子路好勇意惟剛足以任道故問於夫子曰上何如爲強

南方節 夫子恐其任血氣之私也先詰之曰強之類不一汝所問者果習於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果習於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不囿於南北氣而性中所自有之強與

曰南曰北便有囿於風氣意而強是性中自有之強可以義理爲主而不爲風氣所囿也強重在而強句下文四強哉矯正與此應強者力足勝人之名故下兩節

乃借以狀其情且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和便易流唯君子擇之審守之固而不流此正是和之得中處不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不變倣此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此卽賢智之太過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

註但有勝人字未飾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寬柔節口何謂南方之強如人有不及處我教誨之即不率教也只含容巽順去化
導他甚而人有橫逆之加我只直受之雖不當受亦不報復此南方之強也雖不及
乎中而猶近於忠厚故君子以之自處焉
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教字不及亦有不當誨者如禮有未至心有所
挾無受教之地有爲惡之至之類無道亦有當報者如兄弟之仇不與共國君父
之仇不共戴天之類不當教亦教當報亦不報但是存意含忍與敷教在寬犯而
不校不同此原不是中道但難於忍而者他却忍而得故於柔弱中見其強此君
子淺看與下成德者不同兩居字非居其地只是以之自處意
衽金節口何謂北方之強如兵戈甲冑凶器也彼則平日安習於其中雖以此戰鬬
而死亦無厭悔此北方之強也乃大過乎中而純任乎血氣故強者以之自處焉
臥席曰衽此借作安之之意死而不厭與上句連看南方豈無果敢北方豈無含
忍亦舉風氣之大概而言封註道字事字卞得有輕重說箇君子甚之強者居之
言外便見而之所當強者不在此了
和而節口故君子自有義理之強焉如處人貴和然和者易至於流君子藹然可親
而其中自有主張決不肯違理隨衆盡去圭角其不流也是擇乎處人之理而守之
者也強哉矯處已貴乎中立然中立者易至於倚君子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
決不致欹邪傾側旁着一邊其不倚也是擇乎處已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人當
未達時亦能自守及其既達未免喪其守矣君子當國有道必以行道爲心不肯便
生驕淫變未達之志行其不變塞也是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人處窮
境時亦能自守及至困阨便至變其節矣君子當國無道只以義命爲主即到十分
難堪亦不肯改生平之節操其至死不變也是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之者也強哉矯
君子之強如此此從義理學問中來而爲之所當強也用夫子之言是之可見學
者誠能勇足勝私則不蔽於物而能擇不奪於物而能守又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分人已窮達四平看四強哉矯俱賛歎之詞和與中立本是人所難者不可與若
道無道一例對看和而與人無乖忤未免依隨他去故和易流不流則能自守以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此見義不爲劣與思不作之不及）**能已矣**（同）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此節舜之知顏之仁君子之強合）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正立在中間都二倚傍則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或卽一時雖持久後畢竟靠取一偏去不倚有兩層意一是不倚私欲而能以理自持一是堅守此理而能到底不偏不流正所以善其和不倚正所以爲中立有道無道輕循云處窮處達而不變正是硬健處不變塞非處通變而不改其素之謂若許衰君民已之素志到出而仁時必要佞着如此做云也至死猶言終身至死不變是乎素抱道自重到底不肯說隨之意就已仕回視未仕故曰未達身未出仕故只言平生 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强此四者已是聖人地位在學者則當以此自勉故曰而所當强四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是成德後擇守本身是勝私來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蔽於物而不能擇蔽於物而不能守無一毫人欲之私就下曰言能擇能守就臨時言必平日三一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能守語類以四一爲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强亦必有如是之强而後可爲眞能擇眞能守夫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素隱章全旨○此承上大合言知仁勇以結之乃大支中一結與君子中庸章相應上二節以一過一不及引起末節節有知仁勇在註意分明

素隱節○上數章分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而言之而要其極於聖人也故引夫子之言曰世有人焉於當知之理爲不足知而深求隱僻以爲知於當行之理爲不足行而過爲詭異以爲行蓋欲欺世以竊名也人情厭常喜新故不惟當時昧者惑之而已後世亦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大過而爲所不當爲者也若一則知所當知行所當行而於此固弗爲之矣

隱對顯言如讖緯之說怪對常言如陳仲子之廉素隱行怪不必定分爲兩種人故註用而字過接以其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能欺世盜名欺世二字已該當世在內有字活看故註加或字述是稱述不是傳述此句輕不過襯起下句耑爲見不當爲是斷絕口氣此隱字是常道之外者與費隱隱字不同

遵道節○又有一等入道之君子知道之貴中也亦擇中庸之道而遵行之而知足以及之矣却不能實用其力至半途而廢焉是行之不逮而亦出於知之不眞此失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隱只在費中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此節在廣大無盡處形容其費只舉其大而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之下及而已所不當已者也若吾則爲之於始遂要其終雖欲已於半途而弗能矣

此君子泛說下方是成德者遵道三句俱兼知行說首句知在行上見蓋遵道由於能擇也次句行之不逮亦只爲他知得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二句只重下句當强不强正於此見弗已不是勉强振作只是見到了自住手不得

依乎節○夫過不及都非君子之道吾因思一道不息之君子焉君子知不必隱也行不必怪也一依乎中庸之理而居之以爲安且必不肯一途而自廢雖或遯世不見知於人而依乎中庸者自如無一毫之怨悔也此則無過不及純乎天而盡乎人惟德造其極之聖人能之吾惟是弗爲弗已而勉以幾之焉矣夫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正吾夫子之事也所謂民鮮能不可能者惟夫子能之乎此中庸之極則也

依與遵不同依出自然遵猶勉强也依字工夫即在戒懼愼獨中庸本平常之理無以動世固有遯世不見知於人者遯世即不爲世用而退一意悔是悔已之所爲無足動人而思所改圖不悔細看不惟不改操亦不動念然本出自然非有心把持也對上文說則首句對素隱行怪次句對半途而廢若在君子身上看則兩句自是離說不得蓋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常依便是不悔非依之外別有不悔也不悔正吾　依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君子即是聖者故註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承之知至仁盡尚何賴乎勇故曰不賴勇而裕如首節是過次節是不及末節是中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期月不能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强皆以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自第二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賢智者過乎中庸愚不肖者不及乎中庸故以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開木以擇守之方著無過不及而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此章純是說孔子而第三節末句颺開卻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知仁勇是能知能行之德費隱是當知當行之道必有是德然後可行是道故後即以費隱繼之此兩支相承之次也

君子章全旨○此爲下八章綱領以一費字爲主只言費而隱即在其中首句是總冒次節形容其費就充塞處看三節咏歎其費就流行處看末節結言其費就包

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此指其中流行充塞使人隨處体認其費。）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原始要終全身尽露然皆在道体上說）及其至也察乎

舉處看總以見道不可離之意

君子節○子思既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此復就道之體用以申明其不可離也曰道原於天而體備於君子君子之道其當然之用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費矣而其中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又極其隱焉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通章只是說道道字連天地萬物都包在內並未嘗專指君子說但道無可見惟君子能體道故道即屬之君子費言其充滿遍塞隱只是遍於無迹隱即在費中非費外別有箇隱而字是合并說註分用與體言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一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理爲隱

夫婦節○試以其費言之彼夫婦中之愚者於道若無所知也然日用居室之理亦有可以與知者焉若全體之至則雖生知聖人或時與地隔耳自有限亦有所不盡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於道若無所能也然日用居室之間亦有可以能行者焉若全體之至則雖安行聖人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有所不盡能焉不但聖人即天地之化育如此其大也然或覆載生成之有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有不滿其願而憾之者是天地亦未能盡道也夫道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謂大矣故君子語夫道之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未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焉道亦不遺於愚不肖之夫婦可謂小矣故君子語夫道之小則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未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焉道豈費矣哉而隱不外是矣

此節極形道之費只下面摘個愚不肖上面摘個聖人天地大處說箇莫載小處說箇莫破而道已無不在數句以字雖字亦字猶字俱活脫與知與能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耒耜井田之類聖人不知不能入緊是沒要緊事不是道之精只是道之盡聖人大根本元無欠缺夫婦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聖人與愚不肖對不與夫婦對蓋聖人亦夫婦中人也天地之大是道之大不是形之大憾是不滿足意矣只識生職覆地只職成職載以天地之常言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福以天地之變言天地是統聖人言此一層一路說下更有良量故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須知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節一章之綱然緊要又在首句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當身而具以人治人曰其質一隨其分位使合此則而已。。。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一 祈斧

分我的道理與他只是將他原自有的道理還以治其人不自以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者只為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改而止是隨指一事而言改去不善便是善了何用多求有不遽責其全亦不遽要其極二意蓋道本自無窮亦隨人分量做去固不限人以所不至亦不追人以所未至惟就其切於身而能知能行者漸積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矣所謂止者只是無苛求之意非止而不教也固有提撕警覺意在

忠恕節○夫治人固不遠人以為道矣愛人亦豈遠人以為道乎夫道本在於人心但人多蔽於私意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所以施於人者不當而去道遠耳惟本忠而行之以恕即物我之際未能渾化而心公理得可幾自然其去道亦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人以道外之事施諸己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亦勿以所不願者施之於人此忠恕之事也夫己心人心同此一道則不遠於人者可見矣

此節是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見道不遠於人道者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忠如是學者勉強之事故未與道一然從勉強便可幾自然所以違道不遠忠恕兩個離不得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必存於心者能忠而後行於外者能恕故施諸己二句是恕而章句總言忠恕無忠做恕不出也節意上句已盡下二句只申解忠恕二字之義耳然要從道上說出違道不遠意以合到道不遠人句始得恕是求仁之事轉一過則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君子節○愛人之道固不遠於人而得之而責己之道亦豈遠於己而得之哉君子盡倫之道有四丘尚未能一焉如我所責乎子者必欲其孝然反求我所以事吾父者未能盡孝也我所責乎臣者必欲其忠然反求我所以事吾君者未能盡忠也我所責乎弟者必欲其恭然反求我所以事吾兄者未能盡恭也我所責乎朋友者必欲其信然反求我所以先施於彼者未能盡信也君子之道我所未能如此然丘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身謂庸德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之口謂庸言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常失於不足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言常失於有餘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必與行相顧而言不過行行之力則行必與言相顧而行不負言言行相顧如此君子胡不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為仁忠恕是求仁工夫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徧實踐言皆篤論而慥慥然無一毫之虛僞矣乎吾常以是爲則而自勉矣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爲道者奈何遠人哉
此節是即己之身而得自治之道見道不遠於人上四段是以未能自責庸德以
下是責君子以爲法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亦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事父必
如舜事君必如周公有一毫不盡便是未能未能只是自責自修意尚在言外凡
卑之於尊僕隷之於主皆有臣義五倫遺其一者益不可目所求乎婦以事夫未
能也庸德以下作一氣讀擇其可者必其所能行所已行而後見於言也足字甚
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有所不足二句雖即是上二句工夫然須照註
深一步讀言顧行二句玩□□字只指成功說不以用功言慥慥正指其相顧而
贊之篤實是無一毫馳騖虛浮處贊美中寓勵警意總註丘未能一句勿泥看
素位章全旨○此節位之所處以明費之小也上就日用倫常言此就終身遭遇言
雖皆出費之小却略放開一步首節是綱下三節詳明之末節結證之通章得力
全在反求諸身甚自得自字　己已字俱是身君不能反身只可謂逐遇不可謂
素位只可謂制命不可謂俟命
素位節○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行之道
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其心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
本分之內道理不易盡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二句雖亦事與心言却只是一套事蓋一有願外之心則位中之道必不能盡故
不願乎外正素位而行之事一處只是事在此心亦在此之意下句正鞭緊上句
也位者即道之行只是盡位中之道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雖所處只一位而凡
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願不但營求少有動念即
是不字斬截直從義利公私上窮得盡覺得道理當如此非因不可必得起見也
富貴節○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之位則兼善天下而行乎富貴所當行
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獨善其身而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忠
信行篤敬而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明□□順而行乎患難
所當行之道隨所往而皆盡其道即隨所往而皆慊於□□無入而不暢然自得焉

道之當然只在己之所以責人處便可見其不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下正言君子之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道而欲人是爲法而自勉則亦自修之事此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意當安在言外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承上章在聖人天地不能盡道只極言道不盡於聖人天地以見其費耳豈不省內便含一小字聖人天地內便含一大字語大二句即頂上替之觀故字可見莫載言無限量莫破言無滲漏載是出其外而載之破是入其內而破之故曰無外無內天下二字是極言之詞其大無外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也其小無內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詩云節○道固無不在矣而其活潑流行之機何如乎詩云鳶率其性而飛至于天魚率其性而躍在于淵詩豈獨爲鳶魚咏哉蓋言道之昭著於上下也舉一鳶而凡在上者皆道舉一魚而凡在下者皆道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一處空缺無一息間斷誠哉大莫載小莫破也不亦費而隱乎

上節說費字意已盡此只信手拈來指點其流行活潑之妙以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是包羅全體此是交接當機二句大小意皆在其中即一鳶魚而道之小可知推開鳶魚而道之大可知鳶魚之飛躍是氣所以飛躍是理理氣原不相離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鳶上飛魚下躍便是道之察上察下其字指道察是自然昭著即誠之不可揜也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此只胡亂拈起這兩件來說見得此道流行宇宙無少虧欠亦無少凝滯無論化機無論日用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鳶飛魚躍此率性之謂道也其所以然處則天命爲之本程子喫緊爲人之語示人體道意在言外喫緊猶俗言着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必此心之在而後有以自覺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詩之意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子思借以言此理之昭著耳

造端節○總而言之君子之道極其近小而論其端緒造起乎夫婦之間及其全量至極也則昭著徧滿于天高地下之際道之費而隱如此此其不可離於須臾而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此只結第二節而鳶魚節即在其中蓋鳶飛節亦只在上文另拈出言之耳造端夫婦結與知與能及語小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及語大句一

右第十二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即身有位即位有道不待外求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數行字是就其居位之道自得如舜禹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之不與孔顔之貞樂皆是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上以下爲外下以上爲外陵援是願外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不願由于正己願外則必至怨尤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易是位中之道命是位外得失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氣說下方見道無不在意首句總承上文亦是總冒末節居室之間至隱至微何其近小然道之端倪呈露每始於此所謂其小無內也天地之廣盡上盡下何其遠大天著之昭著充滿彌綸乎此所謂其大無外也造端猶言起頭察字與上察字同但上下察兼大小言此察字專指大者言造字察字俱非用力字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出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斡補密貫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也貴重君子體道工夫在言外見得

道不遠章全旨○此下三章皆明道費之小此章見道之即人而在而不可離也首節爲下三節之綱而緊要處在道不遠人一句二節言以人治人不遠人以爲道三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末節言聖人所以責己者不遠人以爲道

道不遠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道者率性而已常跟著於日用行事之間人人能知能行初無高遠難行之事何嘗遠人但人之學道者往往厭卑近而求高遠則所知所行皆失於過當豈尚可以謂之道哉

此爲遠人以爲道者言要緊全在首句下二句特反言以決之道不遠人以道之本然言也人之爲道二句以學道者言也遠人如索隱行怪是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人字是指爲道之人上爲字兼知行下爲字當謂字看通章人字是子臣弟友之人道即子臣弟友之道章句衆人與第二條衆人同猶言人人也

伐柯節○何以見道之不遠人也以治人之事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則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其則蓋不遠也然即詩言觀之執此已成之柯伐彼未成之柯則不遠異責執者是一柯伐者又一柯自伐柯者睨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夫人之則即在當人之身乃眞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原有之道誘掖開導而責之知責之行焉其人能改非道而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則道已盡矣君子即止而不治不復以難知難行者責之而遠人以爲道也

此節是即人之身而得治人之道見道不遠於人上截只反形起下截治人治字兼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二意以人治人朱子謂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道道卻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將他人的道理去治他又不是

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求諸身中即素位一不求諸身外即不願外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道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始有不同耳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做得卑邇自然高遠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因妻子兄弟而其道已及父母可見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須玩

子曰父

素位而行如此

非謂四者人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在君子則隨時處中而不離乎道耳入字潤

上四者特舉其槩無入二字承上推開說惟位之所當爲者無絲毫不盡則心中

廣大寬平而自得矣識得此意卽憂勤惕慮正與自得不相妨

在上節○不願乎外何以見之如已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忽乎下已在下位則不附勢以攀援乎上夫陵下而不得伸已之勢則怨其下援上而不得遂已之欲則怨其上今惟正其在上在下之已而無所求於人則何怨之有推是心也上不責望於天而窮通得喪一付之自然之理而不怨乎天下不求取於人而用舍予奪而歸之適然之數而不尤乎人此皆不求之心爲之也不願乎外如此

上下卽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身在上位則下爲其外身在下位則上爲其外陵是求人順我援是求人庇我總是求人求人卽願外也不陵不援正是不願外處卽此內看出正已不求人來不單曰不求於人而必加正已二字者蓋在上在下各自有當盡之道不陵不援乃是盡道於上下專在正已身上做工夫也故正已二字最重一味正已自然不求無怨粘不求講怨天二句足上無怨以見不願外之極盡處與無入而不自得語意一般上節着四素字行字此節着五不字故註分貼首節解但本文兩位字原貫在上四者中正已二字卽帶素位而行意在內道理自是一串

居易節○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隨遇而安居於平易之地而窮通得喪一聽之天命豈若小人之騁私智以行於傾險之途而徼倖於其所不當得哉

此節合言以申上兩節意俟命不在居易外徼倖不在行險外看兩以字總重在上半截位所當行者理也順理的便是平地逆理的便是險道小人句只輕帶

射有節○嘗徵之夫子之言曰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君子所行有或失則求諸身以正其失而不求諸人射者失諸正鵠不中則反求諸其身以爲吾志有未正體有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念也觀於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可見矣

此節君子是主射是賓不可說君子有似乎射身之所居爲位位中當盡之道不能有得無失惟反求於身之中卽所謂素位也不求於身之外卽所謂不願外也

一意字

曰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乎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第十五章

鬼神是氣之靈而理在其中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弗見聞德之微不可遺德之顯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著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能反求諸身便能正已能正已便能自得素位之學只一個反求諸身便了附考張用而射之曰侯大射張皮侯而設鵠賔射張布侯而設正正鵠皆鳥之黠捷者

辟如章全旨○此明進道之有序以上一節爲主下二節就遠邇高卑中指出一事以明之非以其義爲止於此也須看未節章句一意守上章說位猶是此身所居之地未爲甚遠此言卑邇可以至高遠速運放開去

辟如節○子思承上章謂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原於洒掃應對之末譬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邇之驅至處自遠非邇無以爲遠也譬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卑之上達處自高非卑無以爲高也求道者可不循其序哉

此道字即道不遠人之道有序意補在首句下下二句方譬進爲之序境界不易到爲遠地位不易及爲高邇是切近卑是平實兩必自字最重有舍此無可進步意卑邇目是卑邇高遠自是高遠但行得一步卑邇便到得一步高遠有逐步推移之妙須知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自知之始而漸至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行之極高遠要不出卑邇外但循之必有其序耳

妻子節○試舉一事言之詩云人能於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不調和於兄弟翕然友愛極其和樂且久而不變焉夫既合翕則能宜爾之室家矣好合則能宜爾之妻帑矣詩之所言如此

上四句是處妻子兄弟能盡道下二句頂上詠歎之詩本旨原以妻子之和而致兄弟之樂引來只平說此與下節特借一事以例其餘耳

父母節○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歡欣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夫父母是在上者妻子兄弟是在下者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學道者可不循序漸進哉

妻子兄弟是卑邇父母是高遠註中所謂意者言非盡其實也但就一家之中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見有目之意會此意而求之凡進道皆有序可知矣夯費之大小言則小處有卑邇高遠大處亦有卑邇高遠通費之大小言則又不妨以小處爲卑邇大處爲高遠必於此章指出者以道費之小通道隱之大未始非行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揔見鬼神流動充滿融處皆是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合者實理之通散者實理之復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也

鬼神章全旨○此節鬼神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首節總冒見處說次節正明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驗是實驗証是引証末節歸到誠字結其所以盛也

鬼神節○子思引夫子之言鬼神者以明道之兼費隱包小大也曰天地間屈伸往來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爲德也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統至實蓋極其充滿流行之盛矣乎

鬼神只是個陰陽屈伸之氣獨曰鬼神者自其精英流動處言之也程子以發見之可見者言張子以運用之自然者言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朱子復以一氣貫之合三註而鬼神之義始備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德只在氣上講不即貼誠言其所以爲德者乃誠也盛字即在體物不遺上見朱子謂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鬼神蓋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樹木方發生來是神凋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又謂魄屬鬼氣屬神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鬼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鬼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功用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迹也二氣指陰陽良能謂往來屈伸皆自然而非有安排布置也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張子更說得他靈處蓋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蓋二氣實是一氣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不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遺是功效蔡虛齋謂只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節是理之所在也無一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豈可須臾離乎

視之節○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

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非欲人人如舜只是賛舜禹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福由錫致何足爲孝故此下皆歸重大德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生物之心原無厚薄只看能承受否耳因字妙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只引詩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命在天必命在人

然無形聲而實遍體乎形聲之中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反而歸也蓋體物而物不可遺焉鬼神之德之盛何如哉

此節正言鬼神爲德之盛三句一連說歸重在體物不可遺上先言上二句着意要由微說到顯以見其盛耳不見不聞正是他體物不遺處無前見聞二句只一時事不分兩層體物是體乎物非先有物而後有鬼神乃先有鬼神而後有物及至有了物又不能遺乎鬼神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鬼神是主物是賓天地間只是這一個氣人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方有是形體物以鬼神言不可遺以物言註終始字非當生死字看是萬物之呼吸喘息晦明變化晝夜代謝死生皆是陰陽字鬼神二字內皆有蓋二氣實原於一氣也陰陽合爲物之始陰陽散爲物之終散而復合故終而復始此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非必將既屈之氣轉爲方伸之氣也只於鼻息驗之可見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此節已含微顯字末節特指出結之耳

天下節○何以見其體物不遺哉試以易見者驗之當祭祀時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各隨其所當祭者齊明以肅於內盛服以肅於外以奉承乎祭祀此時但見鬼神之精英發見昭著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此可見鬼神無往不在而爲體物不遺之一驗也

上體物所包甚濶凡天地造化人生血氣盛衰草木榮枯物類生死莫非鬼神此則就無所不包中提出所當祭祀的來說蓋恐人將氣機之鬼神與祭享之鬼神認作兩般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使字正見他靈處承祭祀不專是人鬼凡天地山川五祀隨所當祭者皆是惟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在上在左右只是充滿意不是無定意祖孫只一氣雖已沒而自吾身在則祖宗之神固自有在也故極其誠敬自然相感祭外神而致享亦是此理其分相當則其心相屬其心相孚則其神相格洋洋如在者人心自爲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即鬼神爲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之也故吾身之鬼神即祭祀之鬼神祭祀之鬼神即氣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身能只道則有賢父而可以作承有聖子而老能垂範故無憂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繼世之後嗣當征誅則從而征誅 此正武王之盡道處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機之鬼神朱子謂中間忽插此一段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正謂此也鬼神之靈
光景是昭明其氣蒸蒿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竦然悚然是悽愴死便是屈
感若得來便是伸故曰神之著

詩曰節○鬼神之禮物不獨祭時也即平居亦有然者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
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懈況可厭斁不敬乎觀詩言愈知鬼神之無物不體矣
來格是伸感故不曰鬼而第曰神也此所謂神亦祭祀鬼神之類但詩就平居屋
漏時言不指祭祀時言蓋上節雖已足驗體物不遺猶恐人僅於承祭時知有鬼
神而於平居則忽之故更即屋漏而鬼神亦無不在者言之則體物不遺之意更
明矣此節仍是驗體物不遺之意非証上節也

夫微節○夫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乃體物不遺則又顯矣夫微也而即顯者何
哉蓋物之一合實有是伸之理物之一散實有是屈之理皆天命真實無妄之理所
為此所以即微即顯而不可揜也如此夫觀此而鬼神之德之盛為何如哉

上三節皆微之顯不可揜處此只指出誠來亦歎之玩夫字如此夫字明是即從
上文申贊是直斷語非推原語也微是隱即上弗見弗聞顯是費即上體物不遺
弗見弗聞與體物不遺不分兩時兩境故此之字須善看非由微而顯是即微即
顯之意莫作兩層不得誠以理言蓋宰乎氣之中者也故胡氏謂鬼神乃陰陽合
散之氣誠即陰陽合散之理天地間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故屈是實屈伸是實
伸惟其總是真實無妄之理則自昭著而不可揜所謂誠則必形也不可揜正見
微之不容不顯已貫微顯而一之非單貼顯字也如此指不可揜說此節言鬼神
之德所以盛者以其誠耳非謂鬼神之外別有一物為誠也中庸誠之一字方見
於此蓋為此後言誠張本也但此誠字是費之所以然以理言後章誠字是貫眾
理而有諸已以德言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必於言鬼神露出者直從造化根源
說到人心其義始為周盡也前以鳶魚言道即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
即物之氣以見道也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
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與屋漏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小大是於費隱之
中包小大也對舉而並言曰兼舉此而該彼曰包

前纘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時當制作則從而制作上体天理下當人心定萬世不易之法此周公之大道處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舜其章 全旨○此舉舜之大孝以明道費之大也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事有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其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爲宗廟未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他聖人無舜之遇者理數之變也舜惟得理數之常故特舉來說而以四故字不必字直決之詞後四節推開泛論者非也

舜其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道費之大曰孝爲庸德惟古帝舜誠極其孝之分量而爲大孝也與舜以孝而造其極則德爲聖人舜以孝而升聞受終則尊爲天子舜以孝而克受天祿則富有四海之內而且上而宗廟享而光於能下而子孫保而垂於後孝之所致如此此舜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與

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首句大孝提起下五句總是大孝所致如此看方與下四節一串非謂以下五句成其爲大孝也德爲聖人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名字之意言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王上加一大字便是此大孝替身詩與此德字分矣矣五句當平列看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是其享五世也保之是保諸侯之國不是保天下與武王不同夏后之世猶封虞思至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謚胡公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

故大節○夫舜之大孝即舜之大德也故惟其爲大德則諸福之至有必然而不爽者如位所以尊大德也必得其位而貴爲天子祿所以養大德也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名所以彰大德也必得其名而洋溢中國壽所以永大德也必得其壽而多歷年所舜無心求福而福應之如此

故字緊接上文則此節自隱括定舜說大德即上大孝得名即指德爲聖人至上言饗保此節言壽亦錯舉言之耳此節重四個必字便含有惟德格天惟天眷德意故下緊接栽培申重二節

故大節一凡此皆天意所在而要非天之有私於舜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而加篤厚焉故材之栽者其氣宗四環受得天之化育便從而培養之若傾什而無生意者則覆之而已夫豈有私意於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武節承上節而推言其故重一因字上邊體就植物措說而含正意於其中材即

絕大天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盡天理之極故得人心之同 此言達孝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此下三節即其所制祭祀以見其繼述之善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照下栽便說焉加厚也非全好学培覆後皆篤也音覆雖祭却共個風雷雨露都氏總是一氣流行化育之施那有心厚薄但栽者自領受得傾者自須受不得誌氣至氣反其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帶得栽培之理來於天固無與也因材而篤雖兼二意然只重培一邊上三句連讀下句輕帶說此條語意當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

詩曰節〇不觀之詩乎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之美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又宜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祿于天而保護其身佑眷其行命之為天子又自天申重之而保佑命之不已便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此節上栽者培之意上三句便是栽下三句便是培分兩截看嘉憲二句正見嘉樂處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宜民人正合德之實申即保佑命之不已也此條語意當云君子以令德而受祿如此今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任之受祿于天之意也

大德節〇觀於令德之受祿如此故大德如舜者則受上天申重之命以見篤厚之意固理之必然者矣觀子言而孝可格天道之費何大也

必者決然之辭上文并此節大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孝節德大孝節大德此大德正結大孝者舜總是一個孝做到底也受命指為天子則位當樂保祿位名壽總在其中 前節皆起次節故字承首節說見大德有必得之理三節故字又承二節推出天意四節因天意以詩証之末節故字又承上詩中受命字結之通章節節相承說次節故大德意末節故大德結中二節一喻一証相承過下通章須緊貼舜說凡聖人雖有如舜之大德然以其值理數之變却說不得必受命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至其極節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而三章道德不能做後二章事業也

無憂章全旨〇此見文武周公三聖人盡中庸之道以明道費之大也照章句三節各開來看上章即舜一身之盡孝而受天命固見道費之大矣此復就周一家之作述以至於有天下而制禮達情愈見道費之大也

無憂節〇子思引夫子之美文武周公者以明道費之大也曰自古帝王創業守成

曰時之食答有其物如春[illegible]

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節是待下之所但時事所謂合萬世之人心以事其先王也

昭如字為去聲〇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承上文推明周武祭祀之意引合到繼述之善上正與夫孝者節相應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皆某免有不足於心若夫際天倫之極盛而無可憂者其惟文王乎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父以武王之聖爲子父則積功累仁造基業而君之於前子則繼志述事集大統而述之於後作述皆得其人前後皆有所賴此所以無憂也向使文王不安於遇而安爲作述以俟成功何以爲文王之盡道哉

憂勤惕厲者文王也故無憂乃過言不以心言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故惟文王爲無憂 中二句只說前有賢父後有聖子輕遞過去歸重在作述二字上作述正見文之所以無憂也作不言太王述不言周公者舉王季見緣親者言而包大王在內武王是與尊者言而包周公在內此章明中庸之道各節各有一時字在武王恰值應天順人之時周公恰值制禮作樂之時而文王恰值無憂之時如父作於前則不必更作子述於後則不必先述此文王之時中庸之道當如是也使文王不肯以無憂自安早有所創作纘述於當日則戎衣之舉不俟武王制作之事不待周公矣豈復合中庸之道乎故文王當無憂之遇而能善處之此文王之所以能盡中庸之道也須看三節章句之事二字事之所在即中庸之道之所在也

武王節○更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既啟其緒於前矣惟武王則克纘之以繼其積功累仁之緒而非有意以得天下也迨其後商紂無道天命歸周因壹戎衣而遂有天下以仁伐暴故不勞再舉也此乃應天順人之舉故天下咸諒之而忠孝之顯名終不失焉由是易侯而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魏然子孫保之而卜作方永此武王因伐暴救民之時爲所當爲以盡中庸之道也

緒字指積功累仁立國安民者言使紂不王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端有天下不過纘緒中一事耳蓋時至事起萬不得已而爲之中庸之道當如是也舜言必得武言不失語有斟酌俱當另保要說得與舜不同註云翦商者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而王業之盛實基於此

受命節○更以周公之事言之蓋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年已老矣凡一切禮制有不及爲者是武之德未終卻文之德未遂也而周公一一成就之以展其未展之者且廣其未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自是祭而必與其施）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禘其制便見有精義在內 末三句特承言以見其精微耳）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廣之恩甚近則尊古公為大王尊季歷為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而文武之心
慰矣遠自組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號而王其吾子而大王王季之心
慰矣然孝親報本人心所同斯祀禮也豈獨天子為然哉又制為禮法以達乎諸侯
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緣分以自盡焉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而祭
則以士賤死者以安也如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而祭則以大夫申生者之情
也乃更為喪服之制期之喪伯叔兄弟之喪也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
諸侯便不通行蓋伯叔兄弟皆其臣君無為臣服之禮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自
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子於父母恩誼至重故父母之喪無貴賤之分一而
已矣貴不敵親也夫追崇之禮行於王朝而文武之孝忠以展喪葬之禮達於天下
而文武之恩意以廣周公成先德如此此周公當制作之時而乘時盡制以盡中庸
之道也觀於世德相承而達諸天下如此道費之大何如哉
首句不是結上節只是起下文見禮制武王未及為而有待於周公也成德句是
一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至末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德
就兼繼之性說慕尊親之孝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故不曰成志而曰成
德禮制於有天下後本是成武之德但武原是述文之事故合言文武追王不及
文王以武王時已追王故也聖人制禮豈必不苟先公只上祀而不追王則禮殺
於大王王季大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謚則禮殺於文王非獨親疏之辨亦以功
業不同也天子之禮如九獻以為節八佾以為舞之類上祀不言大王王季皆追
王則上祀不待言矣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只服鷩冕諸侯之服不敢以天
子之服臨其先公也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十二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
耳斯禮也節上祀之禮此句只管到祭以大夫止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節內
三達字不同上一達字自上而達於下下二達字皆下而達於上父為大夫八句
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
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父為大夫數句從上斯禮說下雖葬祭
並舉却重祭一邊下喪禮二段亦因祭禮而及之耳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伯
叔兄弟皆其臣故絕而不服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

三句通章主腦。反言以決之。方版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道字猶言能事極言其易以歆動公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要有臣下皆要有君不可作平看○○○此承上文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承上而釋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其義由仁而宜之為義節之為禮總完個脩道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莫敢降旁親之期大夫雖降
猶服大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
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
也末二句只申明三年之喪二句此節須看章句三個推字與三個及字此正見
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意周公成德處其經緯制作甚廣此節乃其大者
以孝爲制作之本也上章總註謂用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日後二章亦此
意蓋此章只就一家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不過爲纘先緒周公不過爲成先德此
庸行之常也然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矣

達孝章全旨○此承上章申言武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也通章以達
孝二字爲綱善繼善述正達孝處春秋二節正繼述之善處末節兼享帝與祀先
言亦總是繼述中事非另一意也

達孝節○子思引夫子所稱武周之達孝以明費之大也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
家而未能盡倫盡制天下人未必皆稱其孝也若夫武王周公體道盡倫隨時盡制皆
有合於天下之公心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豈不謂之達孝矣乎
所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
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達孝實據即上章纘緒成德便是下文所制祭祀
之禮即上祀中所具備者故曰承上章達字就盡倫盡制上說蓋此理本非武周
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已合乎人心所同然之理故天下之言孝者歸焉達
字根源在此

夫孝節○夫武周所以爲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爲繼不必前人
有是志而吾之所存合理則志有同然是謂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
爲述不必前人有是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事有必至是謂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
時盡分一酌乎理而推之四海傳之萬世而爲達孝也
此節緊承上節以起下文存主於中爲志施設於外爲事事起諸志志發諸事一
裏一表去聲繼志述事自有許多般纘緒成德只繼述之大者下文春秋三節只
在上祭追崇先祖一句中但上章就言之而此章詳言之耳繼述之善只與[illegible]

以仁之事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修道以仁歸結處言此推到知天以下手處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言皆修身要下因說出知仁勇以盡其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上文言修道而未言何道言以仁知天一而未及乎三德故于此詳言之

持守綫道二意但照上章并下文重變通一邊所謂善者時中之道而已惟爲平理所當爲時所可爲分所宜爲勢所得爲者使之禮明制備仁至義盡而莫非天理之至人倫之極則雖不必規規求合於前人之志事而已成其爲繼述之善矣

章句通於上指春秋節及末節郊社通於下指宗廟節

春秋節○繼志述事莫大乎祭祀之禮矣春秋皆有祭於祖廟則修之蓋祖廟者先王先公靈爽之所式憑也平日已修除矣當舉祭時必洒掃黝堊以整飭之示嚴敬而不敢慢也廟有守藏凡國之王鎮大寶皆先祖所遺之器焉至祭則陳之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廟有先祖之遺衣服藏焉至祭則各以其服授尸使神有所依而饗若如在之誠也廟中之祭必備物則隨四時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享而將吾思嗜之敬也祭之謹於事神若如此

此節是舉時祭而言其事神之謹下節是舉祫祭而言其待下之周祠禴嘗烝四時之祭也錯舉春秋以槩其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爲諸侯之中士下士名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此祖廟只指天子七廟而言諸侯五以下不過連類及之修只是洒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新安謂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然非廟外別有祧祧即太廟室中西夾室所以藏毀主者無可脩除但加黝堊而已宗器藏諸天府歷世寶之以傳後嗣裳衣兼先王先公所遺著乃小斂及大斂之餘亦卒者之上服也藏之廟祧守祧掌之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時食在籩豆鉶登之共薦進也薦其時食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踐其位節五其字指文王此節四其字指先王先公此節有春秋字自指時祭言下節章句有嘗昭穆咸在句自指大祫言但春秋時豈無序昭穆等事而大祫時豈無脩祖廟等事未須知祫祭重而時祭輕春秋尚必脩陳設薦如此則大祫之脩陳設薦其嚴敬更可知至大祫時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咸在乃爲序昭穆之全序爵等事亦更見周詳而時祭之大略如此亦可知矣是春秋節即輕以明重宗廟節即重以該輕可分看亦可通看而於下尊親二句之旨屬二節亦不礙矣顧命序所陳之寶自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

方去行道但行時見其精明純粹之處便是○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三項雖並舉却重因勉上見氣質不足限人所以引動哀公也

○○○○○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王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行猶用也羔稚羊豚稚豕香牛膏也夏行腒鱐膳膏臊腒乾雉鱐乾魚臊犬膏秋行犢麛膳膏腥犢牛子麛鹿子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羶鱻魚也羽雁也羶羊脂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宗廟節○然不惟致敬於祖考而在下承祭者待之亦無不周焉凡祭於宗廟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各依世次而不紊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之義也至異姓之賓來助祭者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爵不同也序之以爵所以辨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之義也祭必有事則於同姓異姓之中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遍事之執者隨其所能而用之所以辨其賢使之因事呈能賢賢之義也逮祭將畢天子既飲福酒又欲均神惠於同姓之兄弟與異姓之賓使之互相勸酬酒貴與兄弟之子弟各舉其上觶所以逮及子弟之賤使之隨分伸敬幼幼之義也至祭已畢異姓之賓退獨燕同姓於私寢以示恩惠間以毛髮之黑白別長幼爲坐次所以於昭穆中各序年齒老老之義也一祭祀間而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其周於待下者又如此

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爲廟凡廟制皆向南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字四周焉始祖廟坐北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左爲陽故曰昭取陽明義右爲陰故曰穆取陰幽義周始爲侯國止立五廟自武王克商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是爲七廟以后稷爲始祖居太廟百世不遷高圉居昭之北廟亞圉居穆之北廟組紺居昭之中廟太王居穆之中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及武王終則祔昭南廟王季遷昭中廟組紺遷昭北廟高圉祧藏其主於太廟西夾室而三穆廟之主不動成王終則祔穆南廟文王遷穆中廟太王遷穆北廟亞圉祧藏其主於太廟西夾室而三昭廟之主不動自此以後每代遷祧皆如此至懿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二世室亦皆百世不遷自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祖廟之夾室至禘祫未成祭用時乃各祭於其廟故春祭曰禴夏秋冬則祫既成而可合祭也禘嘗烝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爲困勉者設法使依此以求成功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祫祠秋禴嘗冬祫烝祫合也此將祭之時謂之時祫時祫止升三昭三穆之主於太廟而毁廟之主不與若三年大祫則凡已毁之主未毁之主皆祭於太廟室中而謂之大祫廟皆南向凡廟之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時祫大祫合祭於八廟室中則惟太祖東向日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如文王為穆則武王為昭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為昭則成王為穆而凡唐叔一行兄弟皆穆也宗廟即上祖廟不必分別宗廟字目全節之禮即同姓班列之禮與下序爵對看序昭穆全主生者看何宗廟之次三何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祝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親尊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言昭穆非亦如祖考以左右為昭穆也蓋助祭異姓之賓皆立於西階子姓之兄弟皆列於阼階既分左右矣則阼階所立之子姓勢不得復分左右為昭穆惟以一班在前以一班在後是即所以序昭穆而使之不紊矣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也注公侯伯子男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貴賤只指爵之尊者旅進時錢宗指年之幼者不同序事如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詔報孰可以特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酌醴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辨賢是辨其才與其德不兼不賢也蓋當未祭時早以大射之禮擇之澤宮凡與祭執事者皆賢無不賢者也上三者俱就方祭時言昭穆做一處序爵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所司之位不相混亦不相涉行旅酬之禮只在阼階西階下若祭畢而燕則於寢矣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數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長兄弟及眾子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獻尸後尸傳神意以報天子天子既飲福受胙又欲均神惠於眾故使行旅酬之禮主人先酌獻賓曰獻主人指長兄弟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自飲所以進賓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賓酢飲畢仍獻於其長此時猶非旅酬之禮猶未下

在內所以修身須要功者脩庸下者說

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前節達道脩身則朋即賢父子兄弟夫婦即親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上若百官臣民六件但彼是我接他此是我勸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為上也於是兄弟之子各自舉觶而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奠而未飲賓弟子亦先自舉觶而舉觶於其長賓亦奠而未飲至旅遂飲也由是賓與兄弟不一人賓弟子與兄弟之子尤不一人各各導飲而後舉焉此皆下爲上而逮及賤者也由是主舉觶以酬賓賓舉觶以酬主無不交錯以徧而無次第之數故謂之無算爵祭已畢而送尸不可褻見神之餘故爾以燕毛曰燕毛又曰序齒非直不問其年而第以毛髮別之也蓋昭於昭中序其齒穆於穆中序其齒祖孫昭穆雖同而亦各序其齒也此節凡同姓與子姓異姓與臣庶合之一廟之中使之各供其事各被其澤各遂其禮各展其情情文備至而恩誼流通如此

踐其節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想其繼述之善乎蓋對越神明則有位天子與諸侯異也然踐所當踐是即踐先王之位也因位而定禮如八獻與六獻異也然行所當行是即行先王之禮也因位而作樂八佾與六佾異也然奏所當奏是即奏先王之樂也先王所尊者祖考今春秋備舉致其誠悃是敬先王所尊也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今序逮並行光其恩意是愛先王所親也此則雖先王已死而事之如生雖先王已亡而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爲孝之至極而無以加也非達孝而何此節總上兩節意踐位三句總承上二節愛敬二句分應上二節死生二句承示節上五句而贊之末句正應前善繼述而申其爲達孝也禮樂因位而設奏樂行禮又根踐位句來天子之位禮樂先王時本未有但因時備制皆道所宜即爲踐其位云云也自其盡於己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一也其指先王只指文王若太王王季在所尊內

郊社節曰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所以祀上帝而將其崇天祀地之誠敬以答其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舉或一年四祭所以祀其先而將其尊祖敬宗之精意以盡吾追遠之誠也大斯禮也與禮中之義也惟仁孝能盡之亦惟仁孝能明之如有因文達情默孚其精微之蘊吾見明於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民明乎尊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其於治國也不甚明且易而如示諸掌乎夫武周之祀禮如此所以盡仁孝制而爲達孝也此由庸行之當推之以極其至而道之費大矣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九個則字是不期速而自速意 修身等事不可道是恐犯下九經之事只重在道立等句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

此節承上孝之至句因懇擧宗禮制而言其深發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亦繼述之善而達孝之盡頭處推上節此結春秋二節非通章巳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事上帝祀先雖言報答天地祖宗全是聖人精神與天地感孚與祖宗非合故游氏謂惟仁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而所以字正想見其意義精深處註云禮必有義義是禮的骨子所以祀上帝所以祀乎其先便是義并徒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裸獻之異巳也明字深看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如此則仁孝之至巳貫通治化源頭凡慶賞刑威之用本此心而出之何所不達何所不格故曰如示諸掌但是不重明之者只歎其禮義深遠通於治國極創制之善耳附考郊祭在南郊曰圜邱亦曰太壇子月行之社祭在北郊曰方澤亦曰太折午月行之禘祭五年一舉以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后稷爲始祖則帝嚳乃所自出之帝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藏室中東西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其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不及羣廟之主者爲其尊遠不敢褻也諸侯有國社而無大社此社與郊配乃大社也郊社禘諸侯以下皆無之大祫則天子諸侯之所同時祭天子與諸侯亦各異每歲天子一時特三時祫諸侯則一特一祫相間行之舜大孝章隱隱接父母順何來見得行之皆推其至便到受天命然猶一身七事無憂章則就周家父子一家之善道推及祖宗之情與天下人之情互漸闡了此章又推其祀禮之詳通於上下極其義意深遠至於天無不格神無不享而治天下皆易易了與下章問政打通一線此血脈連貫之妙

哀公章全旨曰此以人存政舉爲主首一節言人存政舉之易故爲政七節言修身以屬人存而未云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巳帶到政上凡爲天下四節言九經以屬政擧而未云所以行之者一仍歸到身上凡事節至末詳人存之功以爲政擧之本人存全在修身修身之要惟一誠誠之之功在擇執總完得個人存道理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九個所以字[illegible]修之効之來之[illegible]之所在致他用功六勸字是言如此便可勸他還他若未勸還是自己工夫欠耳須着力也此是發駁後面正是工夫尽善處故曰九經之事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哀公節〇此引夫子論政以繼羣書蓋包費隱兼大小言也昔魯哀公問政於孔子
文武節〇夫子對曰君欲行政不必遠有所求也惟在法文武而已文武所行之政
布列在方册中昭然可考也只是其君臣已往矣若今時上有如文武之君臣有如
周召之臣則政者舉行而文武可復見也若無此君臣則其政皆滅息方斯不避陳
迹而已徒法豈能自行哉
三代之政至周大備哀公文武之子孫更宜取法故魯之以此人字照註兼君
臣然單君一邊存亡二字活有能法文武之所爲便是其人存否則便是其人亡
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
人道節〇人存何以政舉蓋人之爲道主於有爲能敏乎政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
矣如地之爲道主於發生能敏乎樹土脈滋息則百物昌然矣况夫文武之政也者
合人情宜土俗者若以行於樹中易生之蒲盧也使得人以舉之其敏也當何如哉
此節形容人存政舉之易人道二字重人字不重道字觀地道句可見上政字泛
說下政字方貼文武註以種樹對立政則樹字郎作樹木樹字看註總結曰言人
存政舉其易如此則知此節側重人能敏政夫政二句見政如此易與只在人之
敏之耳蓋不專政也故下文緊接爲政在人云云可見
爲政節〇惟人道敏政故爲君者欲舉文武之政要在擇賢人以共理矣然人不自
至取人必以君身蓋身固賢人所視以爲進退也可不修身以爲取人立政之本哉
然身何由修修身則以道蓋道所以範圍此身者惟使一身之舉動凡綱常倫紀無
不各當其理而後身無不修也然道又豈虛情飾貌爲哉修道則以仁蓋仁所以貫
徹乎此道者惟務倫間皆惻怛慈愛之真心周流無間而後道無不盡身無不修也
君子亦仁其身而已矣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推言立政之本也通節順接而下歸重修道以仁句人字
與上面有別上兼君臣此專指賢臣也取人必以身者蓋標準立而取舍明然後
賢才樂附也然須知身非甚爲取人而修只聯絡說下耳道是箇當然的物事一
身中都是道而大者只在倫常故註謂天下之達道修身以道謂範身於道也道
如何修只以身體道便是仁只是指其用功親切處言之只修道中一段懇惻怛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必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
稿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非權術之迹此塗飾之能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可積累而致不可以襲而克可存養于平日不可取辦于臨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時欲要一

跲其劫反行去聲〇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
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之意貫乎其間便是此節仁字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言而重在愛一邊下節仁字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則專以愛之理言蓋與仁非一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不分先後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章句道爲天下之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意元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其身三字精妙包括脩身以道二句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以身爲取人之準則得其人是有臣有君有臣則人存而政舉此所以繳結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

仁者節○脩道固以仁仁者何也卽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不愛而親吾之親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眞切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也仁之裁制爲義義者何也卽吾心所以斟酌乎倫理情分各得其宜者也義無所不宜而尊賢爲大蓋賢者親親之理所由以講明凡道中施爲皆自此而通之也至於由一本以及九族親親之有隆殺由師事而至友處尊賢之有等級有節而無太過有文而無不及此乃吾性之禮自然發生者見於外而非私意之爲也蓋一個仁合宜處便是義節文處便是禮此以仁脩道而後身無不脩也

此節與下節總發明脩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只是一個仁不是仁之道理有不全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仁義禮俱就發用邊看不就性體上論以人訓仁言仁卽身而是只是纔成個人便有這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纔有我這個身子便自具得那天地生物之心矣上親親士父母言下親親方兼諸父昆弟在內爲九對下君臣夫婦朋友等看不對仁民愛物看上文脩道句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親蓋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良心之發於此最眞切也義訓宜宜字主人言事理本有所宜要人去理會出來故註著分別字分別便屬人矣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尊賢爲大亦對五達道看不對處事度物看蓋能尊賢則用賢以講明其理親親之理明而五達道之理亦將以次

數個有道皆是當前定之道其實要歸到誠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身有道去見此道乃所以統衆道之源而妙其用于不窮者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通節皆相承之言不相對也天之道呌起人之道以不思不勉之聖呌起擇執之人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

而明矣殺如一本加隆九族次之等如大賢爲師小賢爲友就親親尊賢時其中便有等殺等殺處便是禮非禮從等殺而生亦非等殺從禮而生也生字只當發見字看見其由於自然不待安排布置之意所字不着力註則字而已字可玩此節但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二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天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張本

君子節○合而觀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固取人立政之本也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以端其極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天不事親則於良心之眞切處先差無以盡仁而盡道矣故思脩身不可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事親之理而啟其親愛之心故思事親不可不知其人之賢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秩天敍之禮也不知天則本原未徹而品節不明尊賢且失其道矣況事親乎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其原總要知天一知天則凡有所施皆盡天理自然之則而知人事親以脩身者一以貫之矣

朱子謂此節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工夫得力處却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個道理自然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此與上節總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此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個仁字故曰此節倒看中間兩個不可以不與首尾兩個不可以不不同脩身是個綱領仁義禮智都所以脩身故首一句自當領起至脩身却不單並事親以道不盡於事親也但親親爲大故此亦是脩身中要緊事不可以不猶言少不得以此爲重耳謂知人有益於事親則可謂事親全在於知人則不可故朱子云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故此不可以不亦見當以此爲重耳末句不可以不却不如此說蓋知天自是脩身緊要處此天字不僅當禮字並包仁義在內何也以等殺即仁義之等殺也故知天煞是重不可以不四字乃從上文一氣急疊歸重於此見得要脩身少不得要事親知人而總要知天非單承知人說下也知天兼承知人事親而側注知人上如云欲知人以爲事親之助不可以不知天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 本精微故擇貴詳本 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 不息故執貴久 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學及弗能用兩頓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方是五達道都要在意周流事親乃仁之所發而最切者不可泥親親字遂謂君臣夫婦等皆不預也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個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玩知天則知人事親而脩身皆得其理此節下明善以誠身之說一章總無別意天下之達德三須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個勇字

達道節○試舉脩身之事詳言之脩身固以道然道非一端也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固以仁然仁亦非一端也所以行達道者有三五者何朝而君臣也節身與人存而舉政者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節身所聯屬之親六可不親者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是身所求輔之人不可不知者也此五者乃天下古今人生所共由之達道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爲知心之公爲仁心之強爲勇此三者乃天下古今人性所可得之達德所以脩道者也然要之三達德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一而已矣蓋一則私欲無間而知爲實知道自此知仁爲實仁道自此體勇爲實勇道自此強不徒三與五之名已也

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爲何道也言仁而言及知人知天雖有個智意而未嘗類舉而顯言之於勇且未及故於此盡言之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言君臣父子等而六言親義序別信者有物必有則言物而則即在也朋友獨加交字只是成就一個仁耳試自成之則知所以開其途轍勇所以遂其工夫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知亦有或理或背於私欲或撓於利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皆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悍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誠只是行是三者真實的心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勿作兩折看一字對五字三字而言下文凡爲天下國家節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非不二不雜之解

或生節○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氣稟不同以知而言或有稟氣清明不假研

四句是弗措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行者也勇之事也

不患無效驗只怕無王夫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求生而知此道者或有清多而不能無蔽必講習討論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或有昏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後知此道者初知之時其事雖別及其義理貫通之時皆此知也一也以行而言或有賦質純粹不待着力安而行此道者或有粹多而不能無雜心知其利專實篤好而必行此道者又或有駁雜不粹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矯強而後行此道者用功之初其事雖殊及其功力成就之後皆此行也一也苟化其偏則德皆可實而道皆可行也

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恐公以愚柔自沮故以始異終同之極易之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分三知三行說者見得人之氣稟不同知仁勇在人亦有此三等雖有此三等到那知之成功處則一以達德之同也數之字指達道知之行之便承達道來知行是公共的生安學利困勉是就中分出等次三知三行俱自已知已行現成者說兩一也特從上評斷之三或字雖平排却是相承說下坑及其字重在篤勵困勉一邊知之是融會貫通處成功是結果成就處道以能行而後盡其量知之止以破其端故上只言知之下直言成功一從不一中轉出亦仍歸綰到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此主氣而言也歸重在等一層以篤勉勵困勉之意看朱子既列以分以等兩層下即緊承之曰蓋人性無不善云云只拔氣稟說可見知行雖分原不相離註於等上分生安屬知是含下知得真便自然行得盡所謂仁在知中也故以知為主學利屬仁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到所謂仁在知外也故以仁為主困知非困後水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與勉強字對看

好學節○夫知之一成功一則達德全而達道行矣若困勉者初下手工夫則何如夫知以明道固非愚者所能然能篤志好學則見聞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全然是知而近乎知矣仁以體道固非私者所能然能勤勵力行則已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純然是仁而近乎仁矣勇以任道固非懦者所能然能知已之知行不若乎人而愧恥則奮志自強猛然日振雖未便是大勇而近乎勇矣此困勉者求以入德之事也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後但分言天人此却合言以明成功則一之意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之必須迸之近對一字看正示困勉者以入德之已好字力字不……其……無私故能行令人行不去只是私欲牽制耳力行正底不工夫智者聰明自內出好學者聞見自外入仁者率性以體道力行者修道以復性勇者以志而帥氣知恥者藉氣以激志破愚忘私起懦說三近字最妙本三平看但知恥即恥其知仁之不如人只在上二項見此只言入德之事不言求道之功以入德只在道上做工夫不是截然兩件也上節言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朱子謂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恥又是勇

知斯節○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好學近知而從事於好學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啟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於力行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致矣知知恥近勇而深自愧恥則由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强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既知所以脩身則人己一理己之自脩其身如是人之自脩其身亦如是而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脩一人之身與脩乎萬人之身無二理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如是則人存而政可由此舉矣

此節結上脩身起下九經乃上下之過脈上面是人存下面是政舉知非空知乃實實從章三近而進於知仁勇也故能以達德行達道而脩其身脩身內要點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者雖有許多節目實不外於達道之推使人人以達德行達道而已若於人外說天下國家似人是一物天下國家又一物矣不知天下國家為虛位全賴人以實之不分兩層說者論語安人安百姓則人狹而百姓廣須有分別矣

凡為節○脩身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凡為天下國家不但脩身而已蓋有九經焉其目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之本首在脩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徠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九經之目如此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此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

而首句為字即治字意經常行之道也九經首說脩身是接上面脩身說來前面許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物而參贊必至盡人物而參贊方是能盡其性即至盡人物而參贊亦非吾性有所增益

多說話皆爲脩身而設後面許多說話皆自脩身而推故上說道德而結以脩身此言九經而始於脩身也下文既有大臣羣臣則所云尊賢是師之友之而不臣者也先尊賢而後親親者道雖莫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大臣近而易褻故言敬羣臣卑而易疎故言體庶民相去甚遠休戚難知子之所謂心誠求之者也來者聚之以集事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則未嘗以工事爲輕柔者安也寬以待之之意遠人註謂賓旅賓猶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商旅之徒非四夷也懷者以德撫之之謂通節要見文武所已試方與首節關合前言脩身以及親親尊賢而九經亦只此三者爲綱敬體自尊賢之等推之子來柔懷自親親之殺推之而尊親之大又總根脩身來九經只三件三件合來只一件游氏解經字其道有常而不可易是正說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補意故章句以目居先而載呂氏言序於後九經亦大槩說然其大者亦不越此舉此九經而禮樂刑政悉包其中矣

脩身節○以九經之效言之脩身則以達德行達道而道自我立足爲民之表率矣尊賢則講明有素而脩己治人之理無所疑惑矣親親則恩義所孚諸父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信任專一決斷有資而臨事不眩體羣臣則士皆感激思奮盡忠效職而報我之禮者重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尊君親上而無不勸來百工則做出器具是財財便資於用而國用民用無不足柔遠人則四方賓旅皆願出其途而歸之矣懷諸侯則中外一家而四隅海表莫不懾服而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

此下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實一步步說向裏去本節全在上半截頓得有人各則字方有情形道卽五達道立是吾身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尊賢只是講學未着政事敬大臣是委之以政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不眩不惑不眩註分理與事平時講明謂理不惑就君心說臨時區處謂事不眩就政事說大臣是卿大夫羣臣則上中下士羣臣卽士不兼未仕者說報禮重只在盡職上見謂士報君之有禮更重禮字屬君報字屬主百姓勸如有力者勇於趨事有財者樂於奉公皆是財用財之用也加 而帛未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前言擇執則人同其功此言致曲則人殊其用故特指出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

耜皆財也布帛以爲衣服耒耜以供耕耨皆用也註中農末相資農字只帶言之蓋本文只重工之制器以足用上若農一節已在子庶民一經矣足字訓上下言遠人本散處四方者四方歸蒹賓樂爲用旅願出塗註不過偶引以釋之不必泥也天下指諸侯不得指人民不得兼四海內外言之乃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也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註德之所施貼上句威之所制貼下句

齊明節○試以九經之事詳之方靜而未應接之時必齊以齊其思慮之維明以去其物欲之汙而敬存於中盛飾其衣服以肅其威儀而敬形於外及動而已應接之時凡事一循乎禮非禮則不妄動而敬見於事動靜內外一主於敬如此所以脩身也德讒言則在賢不專徇色與貨則好賢不篤必屏去讒言踈遠美色輕賤貨財而唯專心貴重有德之人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以貴之重其祿養以富之同其好惡而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則恩至義盡所以勸親親也六卿之下各盛其屬官以任其使令則不以細事勞之而使之得從容以論道所以勸大臣也羣臣分卑則情隔官小則祿薄必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欲逸莫不欲富必使以農隙之時而不窮其力斂以惟正之供而不竭其財則有餘力者勇於趨事有餘財者樂於奉公所以勸百姓也人情莫不欲見其長亦莫不欲獲其利必日以省其勤惰月以試其工拙而所給廩食之旣穀賞之廩必臨所爲之事相稱有功不負無功不濫所以勸百工也遠人出入吾國者則授節以送往而不使有關津之阻委積以迎來而不使有資用之困有願當者則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之絶世而有國無人者則取旁支以繼之廢國而有人無國者則復其故封以舉之紀綱之亂者常治之使本國上下相安國勢傾危者扶持之使鄰國大小相恤五年一朝三年大聘比年小聘而不勞其力在我之燕賜從厚在彼之納貢從薄而不盡其財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此節假段是着工夫處故曰事數所以字但重看朱子謂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有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齊明盛服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二句言至誠之知幾下是詳其所以知幾著其妙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

卽戒懼存養工夫非禮不動卽愼獨省從工夫非禮不動動字兼視聽言及思與論語專指身心者不同齊明二句之前有格致工夫在前以達道達德論脩身此言內外動靜交養則道德皆在其中讒色貨言者與德俱相反此存則彼亡此進則彼退貴德上着此三件纔見貴德之專篤尊其位三句平看宗族但主於養此伐只是爵位未言委任事權葢正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勸親親謂勸親之親我也官屬就大臣手下屬吏說非大官之屬前言敬大臣是專古意此言官盛任使是優崇禮其義不可一途取忠信而示之誠所以聯上下之交重祿而恤其私又以免俯仰之累時使則民有餘力薄歛則民有餘財省試雨平旣稟稍省試來餼是牲餼稟是稟粟註訓稍食本周禮稍者出物有漸之謂省試以程其能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廩作涯巧者無所容惰與拙者勉而勸與工者勸矣送迎不惟賓客非覊臣游士商賈俱在內嘉矜則專指覊臣游士之願留吾國者哉問謂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葢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器使之是不求備也繼與舉兼先代及近時者言治亂以綱紀言持危以社稷言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以時兼不疏不數重不數遠以時是節其力厚往薄來是恤其財數勸字只論道理如此葢九經乃天理所當然非爲欲得其報而然也附考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迎及疆註疏通賓客謂朝覲會同者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是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節如今度關的照驗文憑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鄙野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兼薪芻瓜瓠等物共御冬之具

凡爲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效與事固各不同然所以行九經者一而已矣葢以實心行實事而不僅粉飾虛文已也此九經之實也

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脩身一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疏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一對九言主數自說所指雖是誠然只虛含勿露

事飭○然則所謂一者固達道達德九經之要也豈可以不豫乎是凡事固要豫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兼人物。而道自道也單指人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兼人物言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以事言誠以自道卽在其中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串言成己之能成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以不言成己所以能與物之故

而這個一須豫做許多工夫則臨事有本而可成立矣若不能素定一時便要加此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事必廢矣如宣是道德與經于口爲言能先立乎一則言有物而不跲措是道德與經于世爲事能先立乎一則事有實而不困體是道德與經于身爲行能先立乎一則行有常而不疚夫言也事也行也總之皆道也能先立乎一則道有原而不窮所謂當豫者如此

此與下節頂上所以行之者一以起後面擇善固執工夫凡事專指達道達德九經說不必推開一是誠豫即豫此一豫非便是誠所豫者則誠也豫字中包下求誠許多工夫在須氏謂知之素明行之素熟正照擇善固執說豫字也立字即就凡事言如達道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立言事行道總不出道德九經之外以三者宜于口曰言措之天下曰事見之一身曰行言行事皆有個理統謂之道道字貫上三者四前定正申明豫字或問謂前定者先立乎誠也跲謂語說不去如走路而顛蹶也事施於人而阻抑不得達謂之困行出乎身而有愧怍是疚窮跲困疚皆有之言用之有限不能千變萬化處處理會得處置得也

在下節曰所謂一之當豫者誠而已矣且以在下位者言之如在下位而不得乎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上不在阿諛取容也其道在信友若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上不可得而獲矣然信友又不在結交取名也其道在順親若不順於親則孝行不修大節已虧友不可得而信矣至順親豈徒阿意曲從已哉其道一本於誠身盍反求諸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可得而順矣是則一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誠身固不要哉然誠身又不可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於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惡未必盡實所存所發豈皆眞實無妄乎此求誠之功所以當前定也

此節又就在下位者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獲上在信友信友在順親而其道總由於誠身則誠身不但爲順親之道而即爲信友獲上之道故三個有道一連急跌之辭總歸到誠身上至明善却又是誠身下手緊要工夫所以豫立乎誠者也誠身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兼所存所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事此句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人息以上屬天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以下屬王道由勿說到及物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此從上節中抽出其名物者言之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發言之明善卽格物致知之事理之散見於事物者其於人心而實從天命之性
得來天命無有不善學者果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
身豈有不誠者哉上文德道九經都是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爲至善之所在者也
只明善時便都眞知盡了故誠身雖只說到意誠心正而身脩住而一誠以後不
惟順親信友獲上治民之各得其理而道德九經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誠者節○然人之所以當誠者何也以誠之理實本於天而切於人耳是故以其始
而言眞實無妄而爲誠者乃天理之本然不假脩爲者也然在天雖無不誠之理而
在人容有不誠之心故氣拘物蔽之後未能眞實無妄而用力以復其本然而爲誠
之者乃人道之當然功宜自盡者也彼合下能全天道之誠者渾然天理自能眞實
無妄其行安行不待勉強而於道自無不中其知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
此爲從容合道之聖人與天爲一則亦天之道也若夫未至於聖而盡人以誠之者
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衆理以明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因卽其善而固執之
以誠其身此用力脩爲盡人以合天所謂人道之當然不可以學利困勉自諉者也
此節承上文誠身言見得誠本於天而人當有以誠之所以起下誠之之功也天
道聖人只是引起意詞平而意不對蓋節意原主工夫說也誠者天之道此誠字
以自然之實理言雖天地萬物統是此誠却以人身之理爲主天之道正就人身
上指出理之本然者說蓋自降衷之初言也誠之之字有力未誠而用力以誠之
正是本分內事故曰人道惟理本誠而人所以當誠兩句正相承說下誠者卽下
聖人從容卽不勉不思意中道卽中與得意從容句只足上二句不勉至聖人也
十五字一氣直下不可以從容中道讀住猶云不必如此乃自然如此之聖人也
註以不勉屬安行之仁不思屬生知之知從容不待勉強便是自然之勇或疑從
容非勇不知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大勇而何下誠之者質上誠之之者說擇善
致察事物之理卽格物明善洞徹此心之理卽知至善不擇則人欲或誤爲天理
執不固則天理或奪於人欲擇善故察之精固執故守之一之字卽指善故用而
字串下者也二字與聖人也三字對看兩個誠者微別上誠者以賦畀之理言下
誠者指合下能全此理之本然者言故註曰則亦天之道兩個誠之者一樣皆指

以成物也、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卽上功用而指其所從出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承上卽体而言其用之自然 無二不則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道在主宰上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最重不測乃其妙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但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体言跟說來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言故註於下誠之者曰此則所謂人之道分別甚清楚凡事二節是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未是實言素定之事不勉是誠不思是明以不勉先不思便是誠則明意擇善是明固執是誠由擇善串固執便是明則誠意下章誠明明誠之論正伏根於此

博學節○擇善固執之功不止一端已也必博以學之聚古今之見聞以周知事物之理而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審以問之質其所學之疑而訂之於人雖所問已明又必慎以思之本平易之心以精研其所得既思矣又必明以辨之以別義利公私於疑似之間而不至差謬夫擇善至此善已洞達無疑可以見之行矣又必篤以行之真心實意無一時間斷無一念懈怠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焉其固執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功也

此正擇執下手處五之字俱指善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博學是總說在上面蓋爲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審問者問於師友詳密而不疎略也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明辨是分別疑似剖析幾微使無毫釐之未晰也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篤厚也是心之懇惻擇之功多於執蓋非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朱子謂學之博然後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故能有所自得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能無所疑惑而可見於行此五者之序也又云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前條是就一善上論其次序如此故逐節承頂說後條就衆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非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的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便是困勉章句不言勇以較下弗措之勇畧輕耳若下弗指則全以勇輔知仁故曰勇之事也

有弗節○至於困勉者其擇執又當何如彼有弗學則已學之必要體會以求其能

昭昭撮土即語小莫破之意謂即其一分已具有博厚高明悠久之休故以其所及者觀之無非此不貳不息者充塞流行於其中而生物不測也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

若有一弗能其心不止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要反覆以求其知若有一弗知其心不止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要貫通有得而後已若一有弗得其心不止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要剖析明白而後已若有一弗明其心不止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要踐履篤實而後已若有一弗篤其心不止也惟存此弗措之心故學利者一倍能之已則百倍其功焉學利者十倍能之已則千倍其功焉此困知勉行之事也

上十句言困勉者心之日期如此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也註故字當玩有弗學上三字只喚起之詞兩人字指學知利行者二能字兼知行說已百已千兩言之以道有難易淺深之別也註不爲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爲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十五字句絕五之字着讀五也字句絕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註以此節爲勇之事則博學一條爲仁之事可知不思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爲知之事不必言矣

果能節○夫人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果能用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所到氣質自然變化雖愚者必進於明而善無不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雖柔者必進於強而身無不誠與不勉而中者同歸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也由是一誠所在達德行達道以脩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何難再見於今日哉

此節緊承上困勉說不兼學利一邊此道二字即指百倍之功果字極有力愚者見天理不真柔者執天理不定明則人欲擺撼他不得強則人欲推倒他不得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必明必強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所以然者正因達德爲人之所同得故也註功字亦作效字有胡氏謂前曰鮮能曰不可能此果能此道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勇蔡虛齋謂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史氏謂十六章只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小大此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朱子謂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

用此則歸功用于本末抱見至誠無息之意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贊道弔起待人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 道之大槩統体 峻極于天 揭樸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 言統体中 儀三百威儀三千 之逐節條件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

自誠章全旨○此爲以下十二章總腦乃第三支也以下反覆言誠雖天人對舉却重以人合天上中庸前半言中後半言誠誠乃中之實下手處也上章天道人道分兩兩路此章合天人而一之上二句別其途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重下二句而下二句又重在末句誠明二字從上明善誠身來

自誠節○子思申明天道人道之意勉人盡人以合天也曰人之造道相懸而成功則一天下有自誠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則謂之性蓋不思不勉全乎天之賦于天之道也亦有自明誠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則謂之教蓋擇善固執成於已之學習人之道也夫曰性曰教天人雖異而要其歸則一也所謂自誠明者非自誠而後至於明也眞實之理旣全神明自爲兼照誠則無不明矣所謂自明誠者非自明而無與於誠也眞妄之幾旣辨無妄亦因以漸復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自字與誠明與明誠而言註由字作就字看非由誠而明由明而誠也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性卽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教卽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首章直指性教故曰之謂此分別兩等人名目故曰謂之末二句卽從上二句看出誠則明是明在誠中只是一層故註着無不字明則誠是誠在明後尙是兩層故註着可以字誠明是指誠者明誠是指誠之者許氏謂第二誠字帶用功言尙淺第四誠字與第一字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明字與第一明字同第四明字與第二明字同則字亦不同上則字言誠便明亦此則字意緊下則字言明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德字兼誠明註分天道人道是頂上註則亦天之道非頂白文天道凡[illegible]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

唯天章全旨○此言自誠明之事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下人物天地卽盡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爲一體不到此亦說不得盡其性但所施次第則有先後耳盡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以弘道望人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指其人之言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此言德性必至之功尊道是綱下四句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分言其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人物之性屬聖人盡他故用能字贊與參是成功處故用可以字

唯天節○子思以誠者之仁明天道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但爲私欲所蔽所以不能盡耳唯天下至誠純乎理而不雜以欲爲能於性中仁義禮知之理不思而察之極其精不勉而行之極其至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然是性也至誠與人物同得於天地者也旣能盡己之性便能與養立敎使人人皆復其性而能盡人之性矣旣能盡人之性便能撙節愛養使物物各遂其性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所生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只是天地之化育猶有不到處至誠盡人性以盡物性則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旣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至誠位乎中而成物與天地並立爲三而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之功用如此然不出盡性之外此天道也至誠是誠極其至以其於天下便自然完全此實理非由不實而實之也加唯天下三字者蓋擧天下無以加且古今莫能及者推自理之賦人者謂性自性之無妄者謂誠誠卽性至卽盡至誠就是盡性不是至誠了方能盡性盡字兼知行註不曰知行而曰察由者察以生知言由以安行言也故爲能二字作自然看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不可謂盡盡於內不盡於外不可謂盡盡得頭盡尾不可謂盡盡字分量極闊極細蓋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亦眞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其非有所加也只是一個至誠而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便一時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若論所施次第則己與人物自有先後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的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敎化去開通他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敎化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照而殺之驅而遠之盡其性如君臣則義父子則親之類盡人性如敎以人倫使之有親義序別信之類盡物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知之明者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此狀其德備道行可上可下可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卽無存不行其道也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愚賤平說而意重在賤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復古且不可若見自用自專之不可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不字有不能不當不必意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周只生之故洞萬物之情見得如此則遂生如此則失所也處之當者在人則有禮以刑政以抑其過引其不及在物則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是也化者自有而無者自無而有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人物皆天地所生而盡人性盡物性天地都不能代爲力是天地化育所不及處贊是裁成輔相且有以補天地之憾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絕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兩可以當云有以盡人物之性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贊化育參贊不在盡人物之性之外也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理一分殊四字是此章確解理一故性中包得人物天地分殊故人物須逐節推出其疆界節次未嘗一概抹摋也兩者缺一邊謂使不是

其次章全旨○此言自明誠之事重致曲二字致曲工夫要不外擇善固執有誠以下兼功效說末句見天人無分意此節何句與上節對次對至字曲對性字致對盡字形著明是盡己性事動變化是盡人物事至於化則其次一天下至誠矣

其次節○子思以誠之者之仁明入道曰至誠固能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未免爲氣稟所拘其善端發見之偏則謂之曲惟隨其發見處一一推致之而又各造其極是謂致曲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全體呈露於大用由中達外而形形則由微而彰日新月盛而著著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光輝盛大而明明誠之驗於己者如此且誠能動物誠至於明則有以興起其爲善去惡之心而動矣動則去惡遷善而變其舊習矣變則去惡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蓋化於不自知矣誠之及於物者如此大化豈易能哉惟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今致曲而至於能化則亦爲天下至誠矣然得以其次名之哉此以人道而合天道者也

其字指至誠其次即至誠之次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

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 此出 土術宴誼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兩不敢字對上好字正是不倍者戒慎心事與他無悖者迥別處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牛仝反右本棘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 上下但意重在爲下者故引孔子做个樣子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隔故發見有偏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義的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仁的分數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礼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礼若智莫不皆然此朱子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是也况氣質溫厚者豈無羞惡發見時候氣質剛毅者豈無惻隱發見時候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也當看章句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致曲工夫不外擇執不擇則理欲混淆不知爲曲而致之不執則雖知爲曲終爲私欲所奪而不能致第二個曲字是已致之曲了曲能有誠猶云曲若能有誠誠字即指全體言蓋圓成無欠闕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那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逐節用功亦不是一誠使了形指施於四體見於事爲若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明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形著明六字分貼人己句句根誠字說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由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能化則亦至誠矣末句語氣言若非至誠何以使物能化若此註積字謂自致曲而積之非形著等逐相積也妙字亦主至誠言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而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而又安得有許多光彩

至誠章全旨○此言天道以申前章誠則明之意首二句言至誠有前知之道總冒通章國家六句言鬼神以誠體物能迹此幾語必[illegible]何言至誠以誠通神能燭此幾首尾兩個至誠不同首句至誠以理言末句至誠以人言

至誠節○子思以誠者之知明天道曰天下惟虛無僞妄者故無以爲先見之幾而不可以前知耳若夫至誠之道眞實無妄其理之於兆自然隱蔽不得而可以前知者也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先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先有妖孽之萌不但已也遂取諸物則變化見乎蓍龜而有吉凶近取諸身則去爲動乎四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寡過通章綱領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言無位 無位者尚且不可則無德而驕者之不可明矣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節末須如此補出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三重既不身徵民而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不服合此是不徵書善處以見君子不驕之寔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體而有得失夫禎祥蓍龜之吉四體之得皆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妖孼蓍龜之凶四體之失皆禍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有以察其幾於福之將至而爲善也必先知之禍之將至而爲不善也必先知之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而至誠清明在躬能參禍福之幾則是顯微於顯者鬼神也知微於顯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爲一道合天人爲一理者矣故至誠其如神乎此自誠明之事天道也道可前知言至貫之理本如是非卽指人言也首二句喝起國家句以下一氣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蓍龜二句亦根與古來看兩乎字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事只是理之憑此發露出來蓍龜四體固不知其發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着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禍福將至句總上說末二句方貼至誠之人說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將與六句皆鬼神之所以體物而誠之不可揜者也至誠清明在躬故志氣如神而一一前知之則是鬼神以實理顯其幾至誠以實心察其幾故曰如神自無而向於有爲神自有而反於無爲鬼今必有禎祥必有妖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是誠之幾之先見自無而方向於有只是誠之神處故以至誠知幾爲如神註訓神爲鬼神言其爲鬼神之神而非至誠神妙之神也若說鬼神能前知故至誠如之便說成影響前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情與修救之妙非同纖緯術數之學也附考禎祥如龜龍麟鳳景星卿雲嘉禾瑞麥等類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孼大戴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逸禮天子龜尺一寸諸侯八寸大夫無守龜凡龜背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黑白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法後世無傳矣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冬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此原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不謬等由於知天人之理見其非私心自用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天下感化由干有三重以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絜齊之三重由知天人須說歸君子身上方合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提故曰氣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上節只是有如此有聲音矣此則引詩詞言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其无无本之學似總由前三節意也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誠者章全旨○此言人道見人當盡誠之之功首節言誠爲道本而切於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而工夫全在誠之二字上

誠者節○子思以誠之者之知明人道曰眞實之理謂誠誠者天命之性寓於形質之中是凡物之所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而道乃人之所當自行全其本然之誠者也欲行道者當立乎誠矣

誠者是個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此句是孤立懸空說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其中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物如此故云誠者自成道自道者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指人說兩自字不同上是說他自然下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兩道字亦不同上道字理也下道字行也首句是遡所由不使人推諉不得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蓋誠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爲誠所自成中之人矣可以道自諉而不自行之乎兩句串看合看愈分明既說誠又說道者誠者天命之性渾然者也道者率性之道散殊者也天下無誠外之道則欲盡道不外求誠註物字天地也萬物也人也事也皆在内與物之終始物字同惟不誠無物則說向人上去只說得事耳章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拗轉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也故蒙引謂誠以心言本也此就子思所主之意而發盡其詞則周物意則專指人故朱子就人上解心主於一身故爲本理散於萬事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是故爲用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内外相敵對不見誠之重處此章言誠之之事全重在誠上道字與敵不過故下面只言誠不言道而道在其中故章句一則曰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再則曰而道亦行於彼以道字討在誠字中此見誠爲本而道乃其用惟心所運役耳不可平看也此理字指事物之理與下註實理字指天命之性者不同

物之節○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爲自道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始終不自終一實理爲之歸結始不自始一實理爲之發端徹首徹尾皆實理之所爲物固不能外誠而自成矣而所以體之者其責則在乎人凡人做事自首至尾純是一個實心方有是事若實心間斷一有不誠則雖做此事如不曾做一般則無物矣而安可不盡其

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見天道尚不廢學所以愈成其大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析之爲不害不悖爲小德總之爲並育並行爲大德同時事有分合無先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當行之道乎是故君子擇善固執以實心體實理而誠之爲貴如是則能有以言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上句申自成義下二句申自道義但誠與道非兩件誠之便是所以自道故只言誠而自道即在其中首句泛說下二句專就人身言上物字與上註同該天地人物事在內下物字專指事上一誠字兼實理與實心以其兼物與人與事言也物只說得實理蓋天地鬼神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不能存誠故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人與事則兼實理實心言下二誠字專就人言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亦具於心而心則管攝乎理朱子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於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不誠無物今人做事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且如對人說話句句說實便是有物若說空說誕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終始句已該得不誠無物意而不誠無物只在終始內抽出言之以用起君子句耳誠之二字不外擇善固執誠之則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已故曰爲貴此下一節只言誠而道自在未嘗分也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矣故所重專在誠章句天下之物二句訓物字故必得是理二句訓始字所得之理二句訓終字故人之心二句訓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爲一句訓無物二字而君子一句訓誠之爲貴蓋人之心以下纔上自成而道亦在其中故曰而道亦無不行矣

非自節○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成己而爲誠者矣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在已眞實無僞則自然有以及物而使物亦各行其道所以成物也夫成己即以成物其故何哉蓋自成己言之私念不雜實理渾然仁也自成物言之因物感處各得其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用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此言至聖之神靈首出故其德備用廣此自度越 切也然此乃指其德之所存者脈絡分明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可以存而不息耳尚未言及行處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 就上指出充 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

當知也仁與知乃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旣爲性之德則存發雖殊而體用備具固合內外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獨盡吾心有未誠耳心旣誠則仁知兼得將見於事者以時措於己而已宜以時措於物而物宜也可見仁知一道得則皆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人道也

上只說自成自道恐人專以誠屬己身事故推到成物處言之首二句略頭成己四句一氣通下皆推原首二句也故字是倒釋法此誠者以人言乃中上誠之之功以進於自成者非自成己自成字與前不同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也誠者內便藏有成己故只從成己折重成物此物字就人說註謂自然及物非全無作爲只說是自然之理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也仁知分屬者仁如克己復禮知如知周萬物體與存指成己用與發指成物非在心爲體在事爲用之體用也仁知在性中本無體用之分此是在成己成物對待上說誠便有是純粹之體誠便有是明通之用總根一誠字來歸於性之德正深明物我同原之旨仁知雖分字發然總是一個心仁固在內知亦非外初無內外之殊無殊二字正解合字蓋己與物雖有內外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統外內而爲一的道理道字與上文道字不同只作理字輕看此因成己成物而道本仁知不是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己成物也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也仁知旣得於己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成己成物便是時措之宜故字緊頂上四句說時字與時中時出時字同時措之宜即如顏子閉戶纓冠之義性之德二句方推原性體下如何伸接時措之宜故首句旣得於己句明補出誠者能全仁知意否則性雖本生初而私妄間之安能己物兼成也旣得於己四字與節首誠者二字相應此章不見有對前知盡意而史氏亦以爲誠之者之知因前後章推例而得之也

無息章全旨○此以至誠之勇明天道通章道至誠無息句前六節論至誠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中三節即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合言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以結之總以至誠爲主不重天地上

無息節○子思以至誠之勇明天道曰人下至誠之人旣無一毫虛假則此心純是

發說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不又深一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就上節指出其極盛當可處說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此又即其莫不敬信說者寔指其所在且極言其中之流行充貫廣狹親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以見其發見當其可能配天之小德川流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也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用流亦天道也

天理流行絶無私欲之間其誠自無止息之時也
故字承盡性前知而章方是從天道之仁知說到天道之勇無息就實理之運於
心者言凡誠有未至則有時誠有時不誠便有息了至誠無時不誠卽無時或息
許氏謂唯至誠所以無息也
不息節●無息則不息矣不息則念念此誠時時此誠常久而不變矣久則誠極必
形日新之藏達之皆富有之業天德之極推之卽王道之全自徵驗而不可掩矣
不息只如言無息不息與久有別不息者今日明日後日只管綿綿不已去久則
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必久然後能徵只一日兩日如何
有徵驗久與徵都在自然上說非如人道之有工夫也久是誠常於中徵是誠驗
於外俱根誠字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大誠無息一句是本體久字富與
徵字對不可以至誠無息與徵字對也
徵則節●至誠既由久而徵則其功業著見自然悠裕而不追綿遠而無窮矣悠遠
則積累之至自然充乎宇內浹乎人心廣博而深厚矣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飄乎
成功煥乎文章高大而光明矣德之存於中者既極其純則業之發於外者自極其
盛悠遠博厚高明何一非誠之所徵哉
此下四節皆是說至誠功業著見處此節先就他功業氣象處言之徵字是地
下三項只就徵字裏抽出說數則字雖緊連玩章句積字發字亦自節次在徵是
見於政治者不是說已身上事蓋睟盎之輝光至誠合下便如此不待久也悠遠
雖緊原徵字却根上久字意來註既[illegible]字可玩悠是其勢寬綏而不追促遠是
長遠惟悠故遠也博是東漸西被[illegible]遍橫說厚是淪肌浹髓入人之深直說
博厚是仁澤之所施蓋治功優游綿永自必充積至此故以積言高因博來自如
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明因厚來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高卽功業巍
乎莫前明卽文章煥乎莫掩既博厚了其發爲治象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
著處故以發言博則必厚高則必明四字亦各相因至誠功業此處已說盡了此
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下兩節特又抽出言之耳
博厚節●至誠之功用既極其盛如此則其及物者豈易量哉至誠唯博厚則台弘

只是一誠便能立人倫之極[illegible]蕃變之理通造化之机不作思勉故曰大德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illegible]

此卽心体而形容其盛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量無所不容自有以弘濟萬生而物無不在承受之中則雖無載物之形卽此便是所以載物也至誠惟高明則不冒之餘無所不濟自有以覆被萬生而物皆在至冒之下則雖無覆物之形卽此便是所以覆物也至誠之博厚高明而皆極於悠久則德業常新莫不承賴使物不致夭折虧壞則雖無當覆當載以成萬物之形卽此便是所以成物而無不遂生復性也其功用之及物者如此

至誠功用上節盡矣此下三節只言合乎天地以見其盛也覆載成等便是把天地分上字面來形容至誠故下節直以配天地言之博厚曰載指其弘仁厚澤有以資安斯民而言高明曰覆指其業隆光被足爲四方仰賴而言成物卽博厚高明之有終直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了三所以字見地能載物而至誠之博厚卽至誠之所以載物也下二句同悠字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鎭常如此之意上悠遠說在前此悠久說在後悠久只是上面徵則悠遠者貫到此既曰悠久卽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卽隨之蓋用不離體也故曰兼內外自久則徵以下五節語氣一層遞下一層倒亂淩躐不得註天地字尚不宜露

配地節●至誠之功用及物如此蓋已無歉於天地矣惟地職載今至誠之博厚能載物則博厚已配乎地惟天職覆今至誠之高明能覆物則高明已配乎天惟天地覆載成物亘古今而無疆今至誠之悠久能成物則博厚高明之悠久已配天地之無疆矣是言誠卽天地也

此條緊接上節一直說下至此方露天地字面配地須補載物意下二句同悠久卽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卽天地之無疆悠久配無疆與上二句側看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爲地等語恐礙博也節以覆載成之及物者言故曰用以博厚高明悠久未離至誠身上者言故曰體非在內之本體也若本體只在至誠無息上以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無息言則爲用對覆載成言則又爲體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同體看二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矣豈畧有先後川

好此節●至誠之配天地如此者豈有所勉而然哉其博厚功業實有所安全固已燦

之而非至聖不知益見至誠之妙處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言古者立心以示人 承上贊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君子不外飭而美日積 四句是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中說闇然句非推進一層 爲巳巳得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上腑此又是其中緊要處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

然烏指可語言矣然不待有心表著而功用自昭著可覩有如品物流形不見而章也其高明功業化道綏理而已煥然日新可謂變矣然不待有心振作而功用日變化無迹有如雲行雨施不動而變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曲全永賴久道有終可謂成矣然不待安排措置而功用自然成就有如各正性命無爲而成也此惟至誠無意故不勉而自致也

此節只是由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耳非進一步說也如此三字緊承上配地三句說而前節覆載成便在其中章變成即上覆載成此只重不見不動無爲上地有迹故貼章天無形故貼變不見不動便是無爲下句又總上三句說章變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庶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見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於無爲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成與成物成字稍異聖人治天下田里學校禮樂政刑之屬百度具舉向嘗不見不動無爲但皆出於至誠而非有心勉強要如此故云然耳

天地節● 至誠之功用既同於天地則觀天地愈可知至誠矣天地雖大其主宰之道可以一言包括而盡也所謂一言可盡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不過一個實理流行亭毒之表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不過一個實理流行堪輿之內天地更無一毫私妄夾雜他蓋其爲物不貳此天地之所以誠也惟其不貳故能常久不息一通一復而化生萬物形形色色充滿流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信乎一誠之外無他道而天地可一言而盡也

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此下三節則專言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也此節重爲物不貳句正是一言生物不測且輕看道字在天地主宰上說不貳正易所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以理言非以氣言不貳內含個誠字不說誠而說不貳者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貳則雜便不誠不貳則純一不雜所以誠也須看許所以字爲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萬物生物不測今夫天節詳言之其爲物不貳一句與章首至誠無息對博也節與徵則悠遠節對今夫天節與載物節對久不息則久一層故章句補出誠故不息一句

博也節●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自地言之極其博也又極其厚

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衞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首章從天命順說來故戒懼在前此從下學說轉到天命上去故慎獨在前）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也自天言之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合天地博厚高明言之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
天地各極其盛如此、
上節言化工之流行相承說下此正不貳之所徵也上節只
說不貳不測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故中間必着此節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
不貳二句一連讀故能各極其盛用故字承項方貼博也以下六句則道字即指
誠一不貳說非指博厚高明悠久也博厚等不專指形體兼性情言博厚謂剛柔
理而地道成形凡隤然示人以簡者含弘之無外而又靜深之不竆也高明謂陰
陽順而天道成象凡確然示人以易者神功之竣極而又光明之下濟也悠久謂
剛柔相盪陰陽相禪而施生與雨間者推行有漸而不追終始有常而不變也誠
一不貳承上節來說道字故能各極其盛貼博厚等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貼今夫
天節贊天地即以贊至誠者言之亦曰天地無加於至誠地既博而又厚其博厚
又悠久是地之道極其盛天既高而又明其高明又悠久是天之道極其盛故曰
各極其盛對上節不貳言則此節是用對下節生物言則此節又是体看配地節
同體意可以爲體用二字可互易看也
今夫節●試以其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指其一處言之斯昭昭之多亦天耳及其
全体之無窮也則日月之照臨星辰之布列皆繫屬於其上焉以至萬有不齊之物
皆在其覆冒之下焉天之生物何可測也今夫地指其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亦地
可及其全体之廣厚則山如華嶽承載之而不保重水如河海振收之而不旁洩以
王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何可測也至若生於天地而能代
天地以生物者又有山水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亦山耳及其廣大則草木皆生之
禽獸皆居之凡世間寶藏可爲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亦水
耳及其不測則黿鼉也蛟也龍也與夫魚鼈之屬皆生聚於其中焉舉凡有用之
物可爲貨財者皆於是生殖焉山水之生物不測一皆天地之生物不測也非由不
貳不息以致盛大安能如此哉
此承上言天地惟不貳不息而道各極其盛故有生物之功也何句要根誠之不
貳不息以致功用之盛息四條以天地爲上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互見天

謹獨之（一不言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就）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事也（獨處而言也）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
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
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下非全無工夫然亦非于敬信外另有丁夫當詳得圓活）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
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所刀也鉞斧也）（上見由敬信而漸熟此節是敬信所感千化）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地生物不測處從昭昭說起正善形其大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爲大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下三句同日月何也曰是說天之生物因說不盡更以萬物覆冒足之下三段與此例看寶藏興貨之藏與興者如金玉之類乃之不測就水之浩蕩言不足生物不測貨財凡水中物類有資民用者皆是

維天節○此是而知天地至誠功用之合即知天地至誠本體之合矣詩云維天之命主宰乎氣化者於哉穆穆然深遠萬古流行而不已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第可以言天而非天之所以爲天也惟穆然深遠而自不已則即其一元之主宰而道化之降盛者從此出也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在是矣文曰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渾乎天理而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文謨丕顯第可以言文而非文之所以爲文也惟德之純則即其至誠之緝熙而精華之發越者所從出也而文之所以爲文者在是矣夫以不已言天以純言文豈若有異道哉蓋天命固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也夫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信乎至誠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矣此仁之至知之盡聖人大勇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通章止言功用與天地同而於聖人至誠無息之本體猶未証合爲一也故於此合而言之然亦在至誠與天地合外兩分平說隨側串合說總是以至誠爲主以歸結至誠無息之意前由聖人天地之本體說到功用此由聖人天地之功用說到本體即上功用的根子深意在兩所以字所以處惟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德之純之純字總組之曰純亦不已以見聖人之合乎天者此而已單言天實以包地專言文王即以証羣聖人命與德對不已與純對命與德俱就在內之本體說命即一元主宰之命德即一心藴藏之德不已逼復相禪一息不停也不顯詩訓豈不顯然微於外者實本於在中之德純亦不已者無二無雜使無始無終亦字雖承天說然只就純內看出非說文之純亦加天之不已也只重講純字而不已自見不必再找天之不已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此句直與章首相應詩會其意則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詩言天之不已即上文至誠之無息言文之純即上文天地之不貳互証印合而爲一滚見至誠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也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無聲臭即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在有物有則上見所謂無極而大極也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大哉章全旨○此言君子以人道之勇而凝費隱之道也首句一章提綱洋洋二節中贊聖道之大待其人二節一正一反爲上下文過脈六節實言脩凝之功正貴君子以體聖人之道末節則言脩凝之效也此章言人道須重尊德性節心存則仁之至知致則智之盡仁知合而全乎聖人之道則其爲勇也大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者如此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大哉節○子思明人道之勇而先與聖人以爲準曰率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矣哉無一物之弗包無一端之弗貫者其惟聖人之道乎

只重贊道不是贊聖人蓋道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非實指聖人身上說也語意正與費隱章說君子之道同言人道而先舉聖人者示人以準也開口說大哉二字便有大無外小無內意故曰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節○以道體之大流於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者言之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觀其功用則萬物雖多皆其所發生長育無一物而非道也由其功用以觀其體段則天雖高大皆其所渾淪充塞無一處而非道也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如此

此節言道之統體洋洋乎形容大而無不該之意以起下二句發是達其機育是順其性峻極二字不連言道之峻上極于天也二句一橫一竪說不平對言不但發育萬物而且峻極于天上句重萬字下句重極字總形容他充滿徧塞其大無外意朱子謂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意發育句以道之功用言峻極句以道之體段言萬物發生養育與天之所以爲天總是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有是氣必其只理是氣之所流行充塞卽此理之所流行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如此卽許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

優優節○以道體之大散於事爲之末而無所不入者言之優優然充足有餘而纖悉畢備大矣哉如經常不易之禮儀凡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大綱有三百條其中周旋進退升降俯仰之威儀小目有三千條皆道中包含蘊蓄而無一之不備其入於至小而無間又如此

此節雖言道之至小而實所以形容其大故以優優大哉起之蓋小卽大之散見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也凡小處有一理之不備亦無以見其爲大也禮儀是大綱威儀是細目二句亦不平此禮即經禮中曲折處故三千即在三百裏面三
儀字不同禮儀猶云禮制威儀猶云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二句重三百三千字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任他聖人
雜不能更多於道故充足而有餘也禮儀威儀便是道非道貫乎禮儀威儀蓋三百三千皆天理自然之節文無適而非道所形見者此
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朱子謂聖人將那廣大的收合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
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卻無少許空闕處
待其節○夫道至於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如此豈可以易行哉必待胸懷弘大識見精密與道同體之人而後有以育萬物位天地三千三
百舉而措之以行此道也
此與下節一正一反說蓋結上兩節以起下修凝之功也其人照下君子行字兼上兩節禮儀威儀可行發育峻極如何行得蓋位天地
育萬物便是能行發育峻極之道也必德性弘大然後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下節君子脩德凝道在存心致知兩端工夫上
故曰節○道惟待人而後行是非至德不可故曰苟其人物德淺陋識見粗疎非至德者則於道之大者不能會其全道之小者不能盡其
細而道無以凝於身心矣夫不凝而何以行也則脩德其要焉
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凝是凝於我道惟凝方纔行說在行字之先朱子謂凝字最要蓋不能
凝便是徒然些子底那箇家須是凝方得凝訓聚也成也聚是聚爲己有成是完成無缺 脩德便能凝道不是既脩德方能凝道蓋德者即得是
道於己也故下節只言脩德之事而凝道即在其中
尊德節○惟至道必待至德故君子有脩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之大而無外者非存心不能容而胸襟淺陋不得道之小而無內者非
致知無以入而識見粗疎不得惟於德性則尊之保守勿失存其心體之本然者以全其大而於問學則道之進爲者以究夫事理之當然
者以盡其小此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然其功非一端盡也德性中萬理咸備無所不廣大也有私意以蔽之則狹小矣必不以一毫私意自
蔽以致其廣大然廣大者易至疎略又必由問學之功窮理之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者析之必盡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德性中一私不雜本
高明也有私欲以累之則卑汚矣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極其高明然高明者易至過中又必由問學之功與事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奇
者道之以行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焉德性之所已知所謂故也必時加溫習不使遺忘然義理無窮又必由問學之功求有新得而日知其
所未知焉德性之所已能所謂厚也必益加敦篤不使放逸然節文無限又必由問學之功崇尚禮度而日謹其所未謹焉此所謂擴淺陋
之胸襟以窮至大之道闢粗疎之識見以析至細之道如是則德脩而道凝矣
此節言脩德凝道之功五句總是脩德而脩德正以凝道非平說也節內以首一句爲綱領下四句上一截皆尊德性中事下一截皆道
問學中事句上截俱是極道體之大與上洋洋節應乃大綱工夫每下截俱是盡道體之細與上優優節應乃細密工夫也此本是兩事
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個尊德性若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問學何從而進卻將個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

尊德性而道問學然有上一截尊德性工夫而無下一截道問學工夫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覺二者又未嘗不交互
相資也尊德性工夫甚簡約如伊川說涵養須用敬便是道問學處節目卻多要十分細密方得德性以理之本具於心者言德根於性
故曰德性尊者戒愼恐懼以全其本然是兢兢業業與爲保守惟恐棄且毀之意問學包得廣道訓由由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德性是
問學源頭問學卽德性散殊而字串下大抵尊德性邊是規模要大道問學邊是工夫要密道體之小者旣不出乎大者之外則道問學
亦不過理會德性裏邊事總是一貫意廣大是德性無所不包高明是德性超乎物表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入自意智
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口鼻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流墜卽不高明矣私意輕故曰蔽私欲重故曰累能不
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洪無汚本昏底意思自然
能極高明兩一毫字正是致字極字意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差處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便有謬
處盡字是條分縷析細入無間便教廣大中都拍實了道中庸是事事行得恰好毫無過無不及是高明中又十分細密故與厚有得之
於天資者有得之於學力者須兼有然皆爲吾心所有故皆爲存心之事溫字上訓時習下說涵泳時習卽涵泳義只是常存得這道理
在便是溫知新是方理會那枝分節解底厚是德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崇禮是節文上再去做工夫知與崇有計兩
口字但有積累不已工夫末句以字與上而字一例看四句前常相反如致廣大未必能盡精微故須兼致其功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
在先而誠正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而後能致知也章句以下四者皆爲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爲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
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知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北存心數語就效看開自合看串看正而字
以字義會句上屬大上屬小上屬首下屬尾俱各相須用功故曰相資稍歷史氏伯璐謂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
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以聖人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
此則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却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所蔽
則有害於知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言亦是行意釋道中庸爲處事崇禮爲
謹節文二者皆常行意思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
居上節○君子旣脩德以凝道則道備於一身矣又何往而不宜乎是故君子居上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而不至於驕矜居下
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遵爲憲章而不至於違背當國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則道發於言可以興起在位而位育經曲之道見諸大用
當國無道之時可以處而遯世則道斂於默足以見容於世而位育經曲之道藏於一身蓋上下治亂無不咸宜至道之凝而行也如此詩
之美仲山甫有云旣明而哲於理且哲而察於事於是順理而行以保其身無有災害其卽此修德凝道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信乎聖
人之道之大必待修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
此節緊承上修凝而極言其效上節完一八字此節完一行字不驕是實見得道理無窮功用有歎不倍是實見得王制可謹法守當然

足與便是與時偕行足容便是與道偕藏此四句合只大小精粗看總是道理流行發見無不各得其宜之妙蓋致知之功貫徹則吉凶存亡之理無不理會故舉四項以推其餘言足以興卽言揚之謂言自身見用於世也明者道理上見得之哲者事幾上察得透明就大綱說哲就逐事說保身非是趨利避害自古便宜只是看透事理一味順理而行自然不至危殆保身要君得大身爲天地立心爲拕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亦恃此身以不墜須使之無往不宜方可言保引詩是逼証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

愚而章全旨○此承爲下不倍以發明人道也人意只重賤不敢自專上以非天子一節爲主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天下法制凜然有位無德尚不敢作況有德無位者乎故雖德如孔子而猶不倍則他可知矣須知君子爲下不倍從脩德凝道中來是與聖天子之禮度文有默相契合之妙故未引孔子之從周以証之

愚而節○子思謂君子爲下不倍何以見之孔子嘗曰天下制作必德位兼隆而後可如愚而無德者但當守己而乃强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但當守分而乃好竊權柄以自專生乎今之世宜遵當今之法而乃欲反而行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裁禍必及其身者也夫子之言如此

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道卽下義禮制度考文之事自用自專反古俱在制作上講三句重第二句愚自用只是陪起生今反古以下是逼說上面虛齋以德位時三字貼三句謂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反乎時也下文天子卽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然時卽在德位之內三項仍只得兩項卽德位二字亦只重在位上觀下節非天子三字自節亦不甚作亦字柰節註既不得位句總是由賤不敢自專之意蓋本章究竟是言爲下不倍也

天子節○觀子言可以識爲下不倍之義矣人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如親疏貴賤自有相接之禮然惟天子得以議之苟非天子則凡禮中分之等級情之隆殺不可得而議也如宮室車馬器用自有一定之度惟天子得以制之苟非天子則凡度中物采之宜多寡之數不可得而制也如點畫聲音自有各正之文惟天子得以考之苟非天子則凡文中形之所象音之所叶不可得而考也政之統於一尊如此

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对爲下者說德字只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爲下不倍本旨此天子如禹湯文武便是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一非字三不字見名分凜然處親疏貴賤四字說得盡親疏以情言貴賤以分言親疏相接如合族會食之類貴賤相接如朝覲會同之類其相接處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故曰禮禮謂體式也度謂品制謂品物之制度指車旗服色等說度兼器數器是物采數是多寡本文制字當作字註品制制字是實字文書名書以形言如天字之形是也名以聲言如讀之曰天是也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也朱子謂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蓋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舉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

今天節○惟其皆出於天子所以今日之天下承文武創造之後其法制典章遵守無異以車而言造者非一人而轍迹之廣狹如一也此書而言筆者非一人而點畫聲音如一也以行而言行者非一人而親疏貴賤相接之次序如一也今日一統之盛猶如此正以無德位姜

降之天子不敢議禮制度考文也

此節就當時大同之象以証上節意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也軌者車之轍迹轍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爲驗也上度字包得廣不止車一樣車同軌舉車以概其餘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於冬官其輿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如一書是六書即字也同文兼形象與音聲言行是行出的禮倫非倫紀倫常即親疎貴賤相接處秩然之次第朱子謂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節○王制之大同如此故不但無位並無德者不敢制作也彼居上者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是愚者也固不敢作禮樂焉若爲下者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是賤者也亦不敢作禮樂焉爲下安可或倍哉

此承上言所以同軌同文同倫之故觀本文亦字須側到有德無位上方切爲下不倍本旨故下引孔子之事明之禮樂即上禮度文謂禮樂者禮樂是通當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故下文只說禮字

吾說節○孔子正有德而無位者觀其言曰吾嘗說夏禮之大意而杞乃夏之後也其禮已失不足爲吾言徵也嘗學殷禮之遺文而宋乃殷之後也其禮僅有存者亦前代之禮非當時之法矣惟吾學周禮正文武乘時之制作至今天下臣民遵爲法守旣可考証又合時宜吾惟從周以守臣子之分而已夫以天子而亦惟從周則爲下不倍之義愈可知矣

此緊承有德無位來因孔子作個樣子玩註旣不得位句意自融貫用之句正見與夏殷不同

王天章全旨○此承居上不驕以發明人道也首節是綱次節輕遞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盡善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君子制作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結民過之寡必有本身六事之善見居上者必以脩凝爲要也通章要得不驕意上章爲在下位者言重在位此章爲在上位者言重在德

王天節○子思謂君子居上不驕於何見之蓋聖人始受命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極重大事惟天子得行之以新天下耳目一天下心志由是諸侯奉法而國不異政臣民從化而家不殊俗天下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而得以寡過矣乎

王天下即上章德位時兼隆之天子以始受命者言非指繼統之君議禮制度考文是將宇宙從新爐錘一番與斯民更始功用大規模濶故曰三重有字重看如三者未善便不足言有有字中已含下本身六事在内此非謙虛體物曲盡人情從小心敬畏中來安能有之此即不驕之實也寡過根三重來重上之人有以寡之蓋議禮以正民之行制度以辨民之章考文以端民之習則天下皆無敢越理犯分敢度從欲假文飾僞而得以寡倍上之過矣章句國謂諸侯家謂大夫以下不異政不敢他有設施不殊俗不敢別有習尚人國家之人兼臣民說

上焉節○所謂王天下者人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是上焉者其制作雖善然世遠人亡非其時而無可徵者無徵則不足取信於人不信則民駭之而不從矣如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於制作然身屈道窮無其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取信於民不信則民玩之而不從矣欲寡臣民之過得乎

此節是上下過脈語上言惟王天下者乃能有三重以寡民過君上焉者下焉者皆不得如此所以君子於三者必視爲極重之事必徵者建質俟以求其盡善而後已也無徵以時言不尊以位言兩善字不同上善字已有制作下善字未有制作而可以善制作不信非民不信是我不足取信於民兩弗從方說到民上不信不從要見不能使人寡過意

故君節○夫有德而無時與位者尚不足以寡民過況徒有時位而無德者乎故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由德性既尊學問既道有以明天地萬物之情循禮樂事物之則而一一大諸其身固有其德矣而且乘時居位徵諸天下之庶民必其信也必其從也庶可以驗吾制作之善也而尤不敢以自驕必以我所待者考諸三王凡因革損益與已然之迹無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凡裁成輔相與自然之道無背戾也鬼神無形而难知必我之制作奏於徵妙即質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以理幽有以驗乎明而無疑也後聖未至而难料必我之制作更無以加即俟諸後聖其作爲運用不過此理遠有以驗乎近而不惑也君子三重之道出之有本而驗之各當如此

本身句是推原議禮制度考文之源有其德從尊德性道問學之功所致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考建質俟五字不作自然現成講蓋雖有其德猶恐本諸身者自是而爲一已之私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建不質不俟則猶無以見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不脗合而盡善也此分是以其难其慎之心處之正所謂不驕之實也本諸身是大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四句又根本身徵民來本身是三重皆從身上做出徵諸庶民是實驗得見諸施行者有以合人情宜士俗一一相安於禮度文章也三王之已然者如三綱五常之不變制度文爲之損益是也君子雖有率由通變之殊而總於理無可易則曰不謬天地之自然者如尊卑貴賤之妙其運下濟上行之一其機是也君子雖有效法裁成之異而總於理無所違則曰不悖鬼神之莫測者如盈虛消息之相倚屈伸往來之不窮是也後聖之难料者死化裁異宜而將來者不可拘沿革異勢而後來者不可必是也疑以幽明之不必盡合言俟之不惑者信其不能外吾之制作而別有一建立也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不是形迹上與他相合俱以理論蓋不能相合者天人異其分先後異其時而無不合者理也故下節註曰知其理也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对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未來对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对言

質諸節○君子制作之無不合非偶然也鬼神之幽而質之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達化於天道所以盡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天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由於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人自可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道所謂盡善也

此節推本君子之制作其所以合天人者由知天人之理也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而建天地考三王二句自訂在内兩知字非泛泛見聞之知工夫從尊德性道問學來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善也須知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爲有層級也說知天知人本身句已包在内而民之信從更自顯然可見雖是結上四句實是總結上一節也

動而節○君子既貫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有不足以寡天下之過者乎是故君子以三重之道動作於一身而及乎天下者一皆天

之不可違人之不可易也故非直一世由之世世為天下道而為人之所共由如動而見諸行則三重之設施都是經常不易之典章世世為天下法而為人之所恪守動而見諸言則三重之誥令都是明徵定保之聖謨世世為天下則而為人之所取正以言乎四海之遠則悅其言行可為法則而皆有仰望之心以言乎畿內之近則習其言行以為法則而無有厭斁之意君子之道垂之萬世而無弊推之四海而皆準寡過不亦宜乎

此節是寡民之過仍歸重君子動言行之盡善上動兼言行乃見之身而措之世者道由也言為天下之所共由也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故人準則之世道世法世則就今日制作之始決之世只指本朝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遠近就天下內抽出上三句不限於時下二句不限於地有望不厭俱重道其制作上兩之字俱根君子說

詩曰節〇寡過曰天下則君子之譽亦在天下矣然豈倖致哉詩美二王之後有曰我客在彼本國無人憎惡在此我周無人厭射彼此皆善庶幾早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夫永終其譽必由於無惡無射可見君子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從未協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過而能垂法則服遠近遂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修德凝道以居上而不驕也豈偶然哉此人道也

上節言民之寡過便是君子之譽處此節則引詩而決言君子無無本之譽以總申前三節意無惡無射即君子之道節無往不合之謂夙夜終譽即世為法則有望不厭之謂庶幾是難詞即下未有字意蚤先也遽也有三重之盡善然後有永譽未有不如此而遽便有譽者當看未有二字正謂必有本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此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以為重而君子本徵考建質俟之所以不容已也此不驕之意也

仲尼章全旨〇此以仲尼之德發明天道乃第三大支之結上數章言天道人道詳且盡矣此章見羣聖之道皆集於仲尼之一身而中庸之統所由歸也第二章述仲尼之言以開中庸之統此章述仲尼之行以立中庸之極前後兩仲尼字遙相照應首節已盡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言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仲尼與天地同其大意自見

仲尼節〇子思以中庸之統歸仲尼而終天道人道之說謂夫中庸之道集其大成者其惟我仲尼乎夫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為祖而繼述之如博約非精一之旨時中本執中之傳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奉為憲而表章之如政治欲舉方策禮樂必從先進皆所以近守其謨烈也春夏秋冬運行不滯者天時也仲尼則上律之法其自然之運而仕止久速變化無方直與天時相應也東西南北殊風異俗者水土也仲尼則下襲之因其一定之理而用舍行藏安於所遇直與水土為安止也是仲尼以一身而會乎帝王天地之全矣

饒氏謂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宇宙總見合帝王天地為仲尼之一身故曰大祖述憲章註分道與法言法不在道之外道寓於法之中但道統開自堯舜法制備於文武故註各舉其至為言耳祖述重心源契合上憲章如刪定贊修之類天時有變化推移之妙凡行事看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圓活不膠與天時同其遷轉故曰律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水土有一定不移之理凡行事但當如此定如此當如彼定如彼素位而行與水土共其敦止故曰襲如用舍行藏隨寓而安是也其實天地只是一理

上律下襲蓋有兩個但就其發動不居者而言便是律天時就其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襲水土成問謂古聖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氏以至禪繼放伐之各以其時者皆上律之事體国經野辨物居方以至昆虫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下襲之事可見堯舜之道之武之法亦不外上律下襲而已言律襲而祖述憲章即在其中故下文只以天地喻之律襲眞是用力字眼故饒氏以學言蓋仲尼於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惟其學積塞天地古今故其德臻於至極也前分天道人道而自此章以後遂合而一之矣章句內外本末各保中俱有心如是事亦如是蓋內外也大如是小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食息寢處之類其該本末可見乎見齊袁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其兼內外可見矣然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即爲虛器出爲粗迹精粗皆不相乎矣蓋聖人存主發用根本節目總是一以貫之也天時是天之時垂時字水土二字乎看水土合而成地即地字也

辟如節○夫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如此則以其合古今上下之道而兼備無遺者言之辟如地之廣博深厚無一物之不持載天之高大光明無一物之不覆幬也且以其通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不息者言之辟如天地中之四時一往一來相交錯而行如天地中之日月一升一沉更相代而明也仲尼之大如此是仲尼一天地也

士節言聖人之學此節言聖人之德惟學無不備故德無不備如地之無不持載也以上請見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如四時日月謂道理無時或息如剛柔互用仕止咸宜也首句博厚之至次句高明之至三四句悠久之至上辟如是無遺漏見道廣大之體下辟如是無止息見道變通之用但就上節四項合說下二句只重錯代二字見聖心迭運不窮意行明二字不重此節須重發仲尼方得辟如意只天地俱在下節九塡實不得四時日月在天地中不可與天地平對講盛錯行代明即無不持載覆幬者之運動也不可以上二句爲大德下二句爲小德蓋持載覆幬錯行代明即下節並育並行又是大德而不害不悖之小德就包在其中

萬物節○然天地果何如其大乎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並育其間性命各正而不相侵害也四時日月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並行其中遞迭循序而不相違背也夫其不害不悖者何也以天地有分散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流之千支萬派而分明不息也夫其並育並行者何也以天地有總會之大德爲萬物之本四時之宰而化原之敦厚盛大時出不窮也有小德以爲分有大德以爲合此天地之道所以爲至大而不可及也觀天地之所以大而仲尼之大可知矣此中庸之統所以獨歸仲尼也天道也

此節即天地以申明上文取辟之意萬物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大德是天地之所以爲大此節不必更添仲尼蓋說天地則見聖人矣上節未嘗出萬物字然含在無不覆載中故章句補出天覆地載句四時日月之進行變化謂之道並育並行宜相妨礙故看而字一折不相害只是各成個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而羽毛又各自羽毛而不相雜鱗甲又各自鱗甲而不相混非不相殘害也不相悖是各有次舍各有躔度不至紊亂舛逆意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位而觀之兩層是同時事只有分合而無先後也因就分處說故屬之小德因就合處說故屬之大德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是也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可太極之理以斡運是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

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須看註所以字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不害不悖爲此理之散殊而分布者亦然益不害不悖並育並行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小德大德須從內面說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能外此而他求也下句同須以化字爲主萬物與道即是化流即流其所敦之化敦即敦其所流之化如忠恕中和義一般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是也以其分散處因借言川流以其渾合處因實言敦化章句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各有兩層意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一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此只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四時日月言觀本文末句并章句末二句可見朱子謂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自古且今只是一個道理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都是這一個道理做出來人若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個事物許多頭項都有歸著

至聖章全旨○此節至聖以明小德川流就德之散殊上說首節詳論聖人之德下乃究極其盛而深贊之也通章一氣緊承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說緊承時出來聲名洋溢而至於尊親緊承敬信說來前重後輕總是從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贊其同乎天也章內言聰明睿知仁義禮智分別許多條自不比下章渾淪言之故曰承上章小德之川流而言

至聖節○子思承小德川流曰唯天下造其極之至聖天性粹精其生知之質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首出庶物畢天下之大無遺於並照之中吾知足以居上而臨下也生知之質如此以其仁之德言之爲能寬裕而不狹隘優游而不急迫溫厚而不殘刻柔順而不乖戾此是容保四方之度不待見於育物之日而自足以有容也以其義之德言之又能發奮而不廢弛強勇而不委靡堅剛而不屈撓果毅而不間斷此是執持萬物之操不待見於當幾之日而自足以有執也以其禮之德言之又能齊焉而純一不雜莊焉而端嚴不慢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曲此是不顯篤恭之神不待奉神使民而自足以有敬也以其知之德言之又能文焉而章美內含理焉而脈絡中存密焉而無少疏漏察焉而無少昧然此是昭融不昧之哲不待析幾辨類而自足以有別也既畢聰明睿知之資又備仁義禮智之德此所以爲天下至聖也

聰明睿知即包下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指出細言之耳文勢一氣直下爲能字貫通節聰明分屬耳目而所以聰明者屬心睿知則專屬心上知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別睿知與禮智智字別禮智之智猶人之所同睿知之知聖人之所獨睿知視禮智其所知尤爲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也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生知之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又實神靈首出庶物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誠服此便是足臨雖不待臨直是實事有容等皆有臨中事與上有字亚相應發與因循反強與委靡反齊者心之齊束者貌之肅文是燦然有章與紊亂反理是井然有條與混雜反密是詳審入細而無疎略之患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

義兩分之文理爲類密察爲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深於密有容主人言有執主事言有敬有別兼人與事言五德尚未是應用處主足以守只是足以待用如此章意承小德川流此節是就五者先臚列許多小德名目雖都是說著見處然未說到行處以有下節時出句也故此處只分疏出個小德來五足以雖是具有川流之理却非直說川流也至時出方是川流處

溥博節〇聖人之其此五德也但見其充積於中則一理有所不遺何周徧而溥也萬理皆所畢備何廣濶而博也渾然在中杳乎莫窺其蘊何其淵而靜深也一原自裕取之不見其窮何其泉而有本也惟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於是出其聰明睿知以臨天下時當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發見於外焉夫豈有或偏或匱者哉

此承上文申言至德積中發外之妙溥博淵泉不是到此方充積正是即五者之德充積處言之時出則向之足於用者今皆見於用矣溥博淵泉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淵泉字與溥博字一例看溥博總是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淵泉總是函萬理之原而不可測度意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干也故川流不過是敦化之川流所以說時出必本於溥博淵泉時乎仁之德出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也時乎義之德出焉去奸革弊誅暴鋤亂罰不避親賞不遺仇也時乎恭已正南面齊明盛服非禮弗動禮之敬也時乎人才賢否政事得失四海利病閭閻幽隱無不知察知之別也時出有一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時時出之則泛應不窮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如天節〇天溥博淵泉而時出者非尋常比也試以其溥博者揚之凡物之大莫過於天至誠之溥博則如天之無外焉以其淵泉者擬之凡物之深莫過於淵至誠之淵泉則如淵之不測焉其充積已為極盛矣由是時而見焉為德容之動而民莫不欽敬之時而言焉為德音之秩而民莫不尊信之時而行焉為德行之施而民莫不悅服之蓋發見各當其可有如此

此只是申明上節意非上只充積至此方極盛上只發見至此方當可也蓋上節已盡其意此特極形之耳天淵之溥博淵泉以形言至聖如之以心言蓋天無一物之不覆聖人則無一理之不該淵有莫測之機聖人則有不窮之蘊故曰如天如淵見而三句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誥誓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見言行統上五德說敬者不敢慢也信者不敢背也悅者不能忘也敬信悅不專民上只重聖人發見當可以形容時出之妙如天淵充其極其盛也見言行皆發見也莫不敬信悅當其可也不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

聲名節〇充積既極盛而發見又當可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國而偏及蠻貊皆敬信悅焉極而言之水陸舟車所可到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落之處其間凡有血氣者莫不尊之為元后親之為父母焉是天無不覆而君聖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矣書嘗曰聖人配天爲此故也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此天道也

此又承上敬信說而極形之通節一氣讀下歸重末句是以二字緊承上三句來德之發見而人皆敬信說處是即聲名所在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虛言敬信說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尊親即敬信說莫不尊親即無在不然以見敬信說之盡處天之體無一物之不覆聖之德無一物之不被故曰配天如天以德之體段言配天以德之

功用上章首句總挈上五者之德也朱子謂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此章是說發見處下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誠所以爲德自裏面那骨子說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此亦不是兩人事此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

至誠章全旨○此卽至誠以明大德敦化就德之渾淪處說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是說敦化處次節三句摹擬聖心乃是推原其爲大德也末節言非至聖不能知所以深贊其妙耳

至誠節○子思承大德敦化曰唯天下至誠極誠無妄爲能於五品人倫爲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相亂綸之合其類而不和理身盡當然之道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是天下之大經皆一誠之所流貫也爲能於所性之仁義禮智而爲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而一私不雜萬理畢該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是天下之大本皆一誠之所植基也爲能於一元迭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有以知之而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之理契合無間不但聞見之知而已是天地之化育皆一誠之所默契也其化之克敦如此若此者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夫焉有所倚着於物而後能哉

天下至誠號實理之自足於心而言爲能二字直貫下三句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三句從下說上知化育故能立本立本然後能經綸五倫爲生民經常之道故曰天下大經名分秩然之謂經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是也情意融然之謂綸如君臣相敬父子相親之類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是也雖有分合義却非兩截事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所謂人倫之至也所性之全體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間故曰大本性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僞立之者聖人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便是立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化者自有而無有者自無而有知字深看是於所以化所以育處實見得微妙處無間隔蓋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故曰浩浩其天贊化育是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知化育是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三句總要看首句數極誠無妄字如經綸一誠之盡道也立本一誠之盡性也知化育一誠之至命也夫焉有所倚要說得至誠自然意出語類謂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蓋大經大本化育總是一個實理至誠經綸之立之知之總是全此實理自然便能如此不更靠著心力如思勉處便是倚於物了三件是從淺說到深從顯說到微次序倒看自如此然不是截然三件事當經綸時立本者自爲之根立本時知化者自通其原總是至誠二字盡之至誠之經綸之立之知之總是一段眞實無妄之理流通其間故此節正說敦化然其所以經綸立知者皆其仁其淵其天爲之也故下節乃正推原其爲大德也蓋上章是自內發出外從小德說向川流此章是自外想入內從敦化說歸大德

肫肫節○言由至誠敦化之功用而思至誠大德之心體於經綸見聖心之仁焉慈愛浹洽恩意周流懇切而篤至者蓋肫肫乎其仁也於立本見聖心之淵焉私欲無間萬理沉涵靜深而莫測者蓋淵淵乎其淵也於知化見聖心之天焉心通造化過環無方廣大而難量者蓋浩浩乎其天也至誠之大德其難於形容矣哉

此節在上節中看出蓋曰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而形容其心體之大德也經綸處卽是仁肫肫者懇切而不虛浮渾厚而不間斷立本處卽是淵淵淵者湛深莫測而萬理中涵物欲不淆而本原澄徹知化處卽是天浩浩者心涵太虛神通造化發復之體無不包誠通之用無不運朱子謂肫肫其仁者人倫間若無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之化之理都在聖人之心何等廣大故曰天三其字指至誠是就他心裏言其淵其天卽把至誠心體當作大淵與仁字一例看與前章在天之天在地之淵不同章句非特如之而已正明其爲在心之天非擬彼進此之詞蓋敦化川流體用一也

苟不節○至誠之微妙如此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無以契至誠之心體卽無以測至誠之功用則亦何足以知至誠哉此聖人天道之極致也

此節只極贊至誠之妙不重知至誠重贊至誠之難知苟不至者字作一句讀聰明聖知卽上聰明睿知天德卽上仁義禮智合言之卽上章之至聖也但聰明聖知該得仁義禮智則達天德亦卽聰明聖知之妙契處固是實有意達者無所間隔卽下學上達之達知非但能知直與爲契合意註謂唯聖人能知聖人兩者俱以聖人言正見至聖至誠原非兩個總註至聖曰德德以發於外者言至誠曰道道以蘊於中者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故曰非二物也知至聖至誠不是兩人則知川流敦化並無二化而小德大德亦無二德矣史氏伯璿謂有以上十二章是第三大支皆反道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一支三達德第二支費隱之意在內蓋此文除誠明章統說外自盡性章至大哉聖人之道六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經綸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蓋大哉聖人之道章從脩德說入凝道正以勇而成知仁之德乃能凝費隱之道亦猶前面自第一支之三達德說入第二支之費隱上去也故此章乃前後數章之聯貫處大哉章章句分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所謂大小非謂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言之雖皆言費而隱自在其中繼此則仲尼祖述章之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言之至聖章言費而隱在其中至誠章言隱而不離乎費其實此一支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十二章中六章以前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其極耳六章以後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欲學者先循人道以爲階梯然後可以盡天道之極至自前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十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所以發明中庸也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提仲尼開端第一支言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而以孔子折衷之作一小束見仲尼備知仁勇之德而中庸非仲尼不能也第二支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作一小束見費隱之道非仲尼不能全也第三支反覆言天道人道而以仲尼祖述一章作一小束見盡人乃能全天仲尼以天道之聖不廢人道之功故能與天爲一而此二章卽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以贊之蓋就祖述章而言其極爾所謂至聖至誠卽指仲尼言也中庸極功至此章已盡末一章又是小中庸正與首一章相應蓋首一章爲總括而末一章爲總結也

衣錦章全旨○此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以與首章相應乃中庸一篇之大結束也章內以爲己二字爲主正所謂下學立心之始也凡入引詩前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後三條皆所以贊其不顯之德也細分之則首節言入德由於爲已而知幾未及工夫二節引詩

言愼獨之事所以著爲己之功三節引詩言存養之事見功之益密四節引詩言化民之事所以著爲己之效五節引詩言化成之事見效之益遠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性德進一層故效亦進一層也六節三引詩以贊不顯之妙所以著下學爲己之極功以終一章之意也

衣錦節○子思言至聖至誠之德可謂至矣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謂夫學者要於爲己詩曰衣錦而加之以絅詩之意盖惡其文之刻著而欲其斂於內也古人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爲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爲學之道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而雖闇然無華而美之有其中者自見章於外而不可掩豈若小人爲學之道專務人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實自就消亡者乎然所謂闇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立心爲己其日用言行外面雖只平淡而其中自有旨趣味之而不厭外面雖只簡依質素而其中自有文采燦然而可觀外面雖溫厚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井然而不亂此皆衣錦尚絅爲己之心也然不知其幾而謹之亦何以充其爲己之心哉故君子又知遠之幾在近遠而天下國家之有治忽由近而吾身之有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風度之在身者日得失由自心之有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邪正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善惡之由中達外者甚顯也知此三者而於近自微謹之則能加爲己之功而可與入聖人之德矣

道節以入德爲主詩曰至溫而理一截是立心爲己知遠之近三句一截是知幾末句入德則仍重爲己不得單承知幾盖爲己是總括說知幾只在爲己裏面指下手處說上截十句當以首三句爲主立心爲己正於此見故君子之道四句一正一反只承惡著蒔說以見立心爲己之爲要而淡而不厭三句只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非推進一層也引詩斷章取義衣錦尚絅卽以喻意當正意惡著句推原尚絅之意惡非惡文惡其著也惡字乃爲己意心發露處君子小人俱要貼立心說道字輕看活看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耳二段側重君子上闇然只是無所矜炫意章是英華外露日字有日新日盛之意闇然絅也日章錦也兩層分照首句淡簡溫卽闇然不厭文理卽日章總是串說士句盖子思深有味乎闇然日章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三句俱叨日用言行應事接物說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而可驚駭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支詞曼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實而熱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崎厲其稜角者溫也然事之是非人之賢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都是外人看得如此故以此形容之耳遠之近三句則就爲己中看出下手樞機所在與上面不並重故註著而又字遠近以己物對言遠謂天下國家近謂身也風自以身心對言身之行事動人耳目處卽爲風如風度風流風采者是自謂所從來處卽以心言也微卽是自顯卽是風故註皆貼內外說已說知風之自又說知微之顯者因謹獨存養身心交關處尤切故一表一裏又顚倒對說一倡知字卽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勿看得太深陳氏謂德字包上二章實本章說卽至誠至聖之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之極處也入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騖之心入之今由爲己而知幾卻是個沉潛收斂切己用功的人豈不可與入德謹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下節謹獨之謹只是卽所謹之謹之一半此節未說到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虛齋謂或問曰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此一章之言大槩首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溫曰近曰自曰微曰內省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德猶如毛云者大槩都

是僕反隱約是於己而無待於外之意此孔子家法千聖心法也朱子謂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末章知是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而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潛雖節○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人心一念之起潛藏於內雖隱伏矣然其善惡之幾亦甚昭明而易見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於一念獨知之地內自省察必期有善無惡而無一毫疚病方安於心而無惡夫不疚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出於內省是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於人所不見之地以致其謹乎此省察爲己之功也

上文引詩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此節言人所不見處甫首章謹獨意下節言己所不見處申首章戒愼恐懼意潛伏即隱微意孔昭即莫見莫顯意引詩言獨之當謹不會說着工夫而省二句正言謹獨工夫內即獨省即愼內省二字重一念初萌者且天理人欲以加存遏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不疚則質之初心無媿方能無惡於志不疚無惡即人所不及處內省正人所不見處不可及不是贊詞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愼獨而次戒懼似愼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愼獨愼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愼獨後做戒懼也詩本言魚此指獨說

相在節○然不但一獨已也詩云相爾在居室之中尚其常存敬畏不愧於屋漏之神乎蓋言靜之不可不愼也故入德之君子戒愼恐懼無時或忘不待動時方敬也雖不動時亦存此敬之心不待言時方信也雖不言時亦存此信之心夫不動不言即屋漏也敬信即不愧也此存養之事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此由上節之動察而進之於靜存也屋漏乃至靜之地屋漏上爲圓竅以通明便是天人相接處故亦指神而言尚庶幾也是警詞見必要不媿之意尸屋漏即不動不言之境不愧屋漏見當敬信故下遂承說不動二句不動不言如何敬信只是心體上十分操存不參以昇不雜以妄所謂常惺惺法是也蔡氏謂上節人所不見此節己所不見蓋不動不言念頭未萌即己所不見處也上文謹獨猶是謹之於言動之初此并謹之不動不言之時工夫自是更進雖此節與首章戒愼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須兼動靜言然畢竟是以靜包動却重在盡頭處說故下承此節而遂言其效首章從道理原頭上說來由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故先戒懼而後愼獨乃由靜說到動此章就下學做工夫說起從外面一節收斂一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先愼獨而後戒懼乃由動說到靜愈靜愈敬則爲己之功可謂密矣

奏假節○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自及於人矣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凡在廟助祭之人亦化之時靡有爭競而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即有是化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不待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於爲善不待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懲成畏上之威甚於鈇鉞夫不賞怒即無言也民勸威即無爭也德盛而民化其效如此

此下二節雖以效言却不重效只重德詩無言靡爭遍指衆人此則無言指主祭言靡爭指預祭言意尚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

一說則聳吾心之敬而不純一也不賞不怒由無言意民勸民威由靡爭意上節章句云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其效著言德而因及其故也此處原有德在蓋不賞民勸不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治國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與下節總承謹獨戒懼來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故

此節德與效尚淺下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敬信功深之後民爲德感不待此而後化耳

不顯節○然不賞怒而民勸威猶有勸威之迹也詩曰天子有幽遠之德則自辟皆向慕而法則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足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淵深不可窺測而天下之人自順則而翕然平治並勸威之迹而俱泯矣夫篤恭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卽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要非至德淵微烏能有是自然之應哉

上已是德深而效遠此比上更進一步故章句着二愈字惟德愈深故效愈遠只重不顯二字上幽深玄遠四字正極形容莫可端倪意刑是自然感化恭卽是德總上敬信說而敬可包信故只謂不顯其敬篤字卽不顯之義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做到十分純粹自然不自知其恭之謂篤恭皆貫動靜卽致中和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只是行所無事耳天下平卽百辟刑意然說得闊天下兼臣與民言平是藹然太和景象并勸威之迹德無可見上是變此則化篤恭工夫都在前內省一節到此是火候到極處故效驗亦到極處總是爲己一念充之而已以上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蓋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也

予懷節○君子不顯之德微妙極矣其將何以形容之哉詩云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顏色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夫子曾諭爲政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豈足以形容其妙乎詩曰德之細微如毛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也以毛比德則德猶有此類是未超乎倫類也豈足以盡其妙乎詩云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夫聲臭有氣無形最爲微妙而又謂之無則天下之至微至妙無過於此是其不顯之德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德至此則與天合德而爲中庸之極功也非由立心爲己而不已其功焉安能至是哉

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後面節節贊歎其德益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耳三引詩以漸而深總歸到無聲無臭上引臭矣詩只重不大二字聲指號令色指威儀化民末也句是夫子另一時說話不是說詩德字與詩意異彼言德輕而易舉

此是細微意毛猶有倫言以德比毛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上天之載二句卽言天德之至矣非借上天之載無聲臭以形容德之無聲臭也無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迹可測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也此句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專言性而不言道也至矣是贊不顯非贊形容不顯者之到極處也朱子謂此章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從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敬考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故此章以慎獨戒懼始終焉首章由天命而及體道之功自天而推之人此章由爲己而及上天之載自人而達乎天正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全書之大旨盡矣

